

語體文選集
第四冊



MG
G 634.3
43
:4

上海主教惠准

語體文選集
第四冊

王昌社楊晉雄編輯

上海土山印書館發行

N° 653-4

4000 2-41



3 1774 3772 4

ELECTA LINGUÆ SINICÆ ORALIS. VOL. IV.

Auctoribus Professoribus Junioratus S. J.

Zi-ka-wei, Shanghai.

Nihil obstat
3^o Oct. 1940
WAONG S. J.

Imprimi potest
die 4^o Oct. 1940
Y. HENRY, S. J.
Sup. rég.

IMPRIMATUR
Shanghai, die 4^o Oct. 1940
✠ AUG. HAOUISÉE, S. J.
Vic. Apost.

編輯大意

一 本集宗旨，在把辭句優美，思想純正，興趣濃厚的語體文，貢獻於一般讀者。所以本集既可作鑑賞的資料，也可為寫作的模範；如有初級中學採作國文科略讀用書，或語體文教本，也頗適宜。

二 本集共分六冊，由淺入深，由簡及繁，每冊各五十篇，可供初中一學期之用。

三 本集選材，以有文藝風味的文字為限；包括詩歌，劇本，小說，故事，傳記，遊記，雜記，日記，書信，演說，小品文等類。

四 本集每冊，選自公教作家的約三分之一，選自教外作家的約三分之二。又現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四，古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一。選擇標準，但看作品的價值。

五 本集為便利讀者起見，對於入選的文字，稍有剛易變動之處，尚希原作者加以原諒。好在所選各文末尾多註明出處，讀者如果要知原文真相，不妨查閱原書。

六 本集註釋，甚為簡畧，因註釋太多，易使讀者生厭；且原文中無關緊要的難字難句，本集已酌加改換，不需另行加註。

七 本集正文用四號字排印，取其字體較大，筆畫易於辨認。惟有換行太忙，或篇幅過長者，則用五號字排印。

八 凡通行的國文教科書中常見的文字，本集力避重複。

九 本集自某書選出作品，並非就把原書和原著者整個地向讀者介紹。因為有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未必全無疵病。尙希讀者注意爲幸。

十 本集爲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文學院所編輯。編者學識有限，且因種種關係，許多材料未能列入，當於再版時力求改善。如蒙大雅指正，不勝感激。

民國三十年二月編者識

第四冊 目錄

一	你要快，慢慢些！	一	一五	春晨	五七
二	隨于總監督兩廣視察日記	五	一六	寡婦的獻儀	五九
三	叩門	一二	一七	遊東天目	六九
四	風箏	一五	一八	孟子齊人章彈詞	七五
五	夢	一九	一九	復活瞻禮	八一
六	法國女子中學的學生	二二	二〇	露德朝聖遊記	八四
七	山打根通訊	二七	二一	青島	九二
八	國際聖體大會的如是我聞	三〇	二二	季遐年	九六
九	朱湘詩二首	三八	二三	唐宋人詞八首	一〇〇
一〇	桂公塘	四〇	二四	陳二郎	一〇三
一一	宋江被擒	四五	二五	郭里亞得	一一一
一二	劉大白詩二首	五一	二六	「怎麼能」	一一七
一三	前途	五三	二七	喬琪傳蘭薩蒂在大學校中	一二一
一四	鬱龍河走冰	五五	二八	梅花盛	一二七

二九	重遊司堡爾丁	一三一
三〇	在美國親見的一個小家庭	一三八
三一	古北口道中	一四二
三二	車上	一四二
三三	三娘教子	一四五
三四	香港之夜	一五三
三五	再談香港	一五五
三六	首先飛渡大西洋的林白	一六四
三七	挽救	一七四
三八	蛙唱	一八〇
三九	雨中漫話	一八三
四〇	憶兒時——釣魚	一九二
四一	寶箱	一九五
四二	蘇辛詞七首	二〇三
四三	繡枕	二〇七

四四	湖畔	二一五
四五	采蓮曲	二一七
四六	洛陽遊記	二二〇
四七	蛇肴與鼠肴	二二八
四八	誰是萬獸之王	二三一
四九	美與同情	二三九
五〇	毅力	二四四

語體文選集 第四冊

一 你要快，慢慢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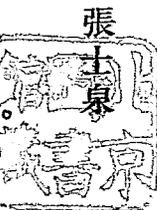
古時羅馬總皇名叫奧吾斯多有一句金口玉言：*Festina lente*。是用拉

丁文寫的，當時傳爲成語。後來法人 Boileau 譯作 *Hâtez-vous lentement*，不久也成了法國的成語了。現在我把它譯成國語，可這樣說：『你要快，慢慢些！』我想人們驟然聽了，都要下一個嚴厲的評論：『這是不通的，是衝突的，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要快，怎麼叫人慢呢？既然慢了，怎麼再會快呢？但是這類的成語，並非是外國的獨創品，中國早已有的，例如說：『欲速則不達，』『其進銳者其退速，』『大器晚成，』『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等語句，話法固有分別，但推考意義，確是不約而同。爲講明這話的意義，用不着長篇連牘說

一 你要快，慢慢些！

一

1



一番議論，也不必殫精竭慮從腦袋裏擠出許多理由來，只要把本國書籍上一段小故事述了一遍，便可顯然証明這句話真是一點兒不差啊！

據說在明朝末年，有一個書生，是浙江鄞縣人，姓周，名容，字茂三，某年冬天，他從小港擺着渡，要到蛟川城裏去。他的隨僕背了許多卷的書本。這些書本夾在兩塊木板中間，用繩緊緊捆住的。那時已日落西山，天色昏黑，家家現出燈火了。他們從火光中隱隱望見城牆，估量尚有二里多路。周容心裏很着急，想趕到城腳時，倘門已鎖閉了，將到那裏去借宿呢？加之北風怒號，寒氣逼人。他便急問擺渡的人說：『朋友！走到南門不知還來得及嗎？照你料想：到了那邊，門還開着嗎？』擺渡的張開眼，向隨僕和帶的行李注視了一下，鄭重地回答道：『要是走的慢，可望南門還開着；若使走的快，那我老實說，一定是關閉的了。』周容聽了這樣離奇的話，那裏肯信，暗想：『他或是說笑，或是有意戲弄人，或者是他確有好意思，故意說反話，其實是催促我們加緊快走罷了。』

「於是大喊一聲，叫隨僕快走，他自己搖搖擺擺地走不快。可是當着燃眉之急，一髮千鈞的時候，走不快也該快走，拼命拔出腳，兩步當一步地奔走。天雖寒冷，却滿頭是汗，滴滴的流下來。那個隨僕背了重担行走，自然更不便，然而也沒法，只得振作精神，搶步追上。正在跑得有勢的時候，不料一個不小心，脚踏了一個窟窿，撲躄一交，朝前跌下，全身震慄，痛得要命，仆在路旁，連呼救命。縛夾板的繩也不知斷了幾段，夾板東一塊，西一塊，書本散得碌亂天花。周容聽得喊救命，回頭一望，嘆一聲：「不好了，前功盡棄了！」但心急也沒用，只得催迫隨僕快起來。兩人同把書本一五一十的收拾疊好，把繩接好，把木板捆好。這樣費了至少半小時的工夫，方才再趕路。待走到城門口，寂靜無聲，門已關閉。問問鄰近的居民：「城門關了多少時了？」他們答說：「不過彈指間的時候。你們早一些來就好了，爲什麼不趕緊一些呢？」周容不住的太息說：「正是因爲我們趕的太緊，壞了事！倘使我們聽了那個擺渡的話，徐徐緩步，不

至於演出這顛覆的一齣！倒可在城門關閉以前到了。」

我們看了這段故事，那「你要快，慢慢些！」的見解，自然豁然貫通了。但那周容不得進城的事，還不算了不得；別的關係非輕的事，正不少咧！譬如建築一事，造高廳大廈，却要貪快，三和土打的不深，牆脚砌的不固，把凌雲矗漢的大廈，不滿二三個月已經蓋好。快呀！然而一朝狂風暴雨，忽然坍倒！請問豈不是白白地拋了許多金錢，恐怕再要壓死了多少人。快有什麼用呢？再譬如孩子們喜吃好東西，但吃得風捲似的快，嚼沒有爛，要緊嚙下去；於是不消化了，肚子痛了，胃口壞了。這不是使人健康的東西，反使人害病；養人性命的東西，反害了人的性命嗎？這不是吃的太快嗎？又譬如求學一道，學生到學校裏來讀書，有的想出洋遊學，原來是極好的事。可惜有許多性急的要緊畢業，得到一個文憑，就算了事，只學習一點科學的皮毛，會說幾句外國話。出了學校，夢想做這個，做那個。可是沒有真本領，這個不能做，那個不內行；不要說爲社

會爲國家不能辦什麼事業，就是爲自己餬口計，恐怕也尋不到一個位子啊！如今這樣一點兒不中用的人，車載斗量，不知道有多少。可憐呀！他們的禍殃根究竟在那裏？

所以我希望青年們把這「你要快，慢慢些！」一句話，當作座右箴。

選自滙學雜誌七卷三期

一 隨于總監督兩廣視察日記

劉鴻遜

(廿五年) 一月六日 瞻禮二 三王來朝瞻禮 陰

上午十一時半由潮州乘汽車赴揭陽。一路望着栽種香蕉樹和甘蔗很多。甘蔗普通分兩種：一種紅皮，本地買來吃的，一種好些的，是青白皮，運往外埠去賣，大部份作爲煉糖之用。

廣東公路，現在可說是四通八達，各處都通行。這在南方是很重要的，因為嶺南多半是水田，通過田地只靠小徑，往來只有步行，或推單輪車，或挑担；雙輪車，路就不夠寬。所以往昔運物，常用肩挑手推。爲搬運大宗物品，並求其速捷，是非建設公路不可的。行人往來，差不多都不穿鞋。男子和女子都是赤足。有的女學生，衣着很整齊；但也赤足，僅拖一雙木板罷了。

下午三時到揭陽。揭陽城週都是水圍着。汽車到河邊停住下車，已有歡迎的隊伍在那裏等候了。兩人舉着「歡迎全國公進總監督于神父蒞揭」的旗幟，後面跟隨三五十位迎接遠賓的教友。這時鞭炮都響起來。有兩位青年的國籍神父，很高興的來見我們。彼此談話的聲音提得很高，才能聽見。渡過河，進城。一路上跟隨着燃放鞭炮，聲音不斷，使得無數人都爭先恐後的隨來看。此地教友只有五六百人，誓反教人却有幾萬。這次歡迎于神父，也有一些傳教的意味了。公教在此地的事業，主要的是小修院。因爲蔡總主教向來

重視小修院，所以于公也乘着蔡總主教的意旨，特來一看。

于公進到客室，許多女教友一個一個的進來，跪地求降福。一方面又和本堂司鐸寒暄談話，頗有應接不暇之感。

此地小修院，設立已十八年。現有修生五十多人，分爲四班，相仿於初中一、二、三、四各年級。院長劉神父是國籍，所屬有中法六位神父，担任功課。每位神父平均教不到十個人。可見主教很重視培植神職班了！修生也都是短衣拖鞋，到進堂的時候才穿上鞋襪。修院空氣很肅靜，秩序也很好。修生四班，分別各編一部份壁報，內容有好幾類，並且畫了許多圖案，頗有趣味。夜飯就在小修院的食堂裏面。晚飯後李神父陪我去向公教青年談話。我講：「到廣東以後的感想，和怎樣準備參加公進會。」以後，他們還預備了一些茶點，又交換談話，才送別，回宿室。于公見此地有很多神父，不肯放去這種好機會，所以儘量和神父們在一起聚談。

一月七日 瞻禮三 晴

早晨五點起床。昨晚于神父說，打算今早七點乘長途汽車到梅縣去。起床洗漱後，天氣還是暗暗的，只有熹微之光。我從宿舍出來，下了樓梯，從更衣所進到聖堂裏去。裏面有一位中年婦人，正在那裏取火點燭。她見我衣冠整齊，像煞有介事地進更衣所來，就向我雙膝跪下，嘴裏稱了聲神父！我不好立時聲明我不是神父，怪使她難爲情的；好在神父是教友的捏格，我只算受了一次恭維罷！當時我想：假使我真的是神父，就要伸手來降福她，好不辜負她這番敬愛神父的熱忱。

六點，我還在大堂裏跪着望彌撒。于公已在修院小堂做完彌撒。黃克仁神父到堂裏來招呼我吃早點。七點，離開修院。劉李黃三位神父都來歡送。黃神父陪我們乘小划子過河，到汽車站那裏，等候去梅縣的汽車。

廣東有許多公路，實際是由商人自己開闢的，所以保持自己行駛汽車

的特權，別家汽車就不能逾越範圍。從揭陽到梅縣分成好幾段，要換四次車，就是這個緣故。聯運的辦法，還沒有應用。

從揭陽出發，第一段到湯坑。湯坑是萬山叢中的一個市鎮，人口約有五千。本堂是一位法籍司鐸龔神父。我們的車到湯坑後，去豐順的車還沒有來；我們就先去拜訪本堂神父。在街上遠遠看到一座很古雅羅馬式圓頂的聖堂；穿過水溝走過去，只見到處是香蕉樹，找了半天，才看見聖堂的門。初看的時候，我不敢相信這是聖堂。它竟然彷彿是一座破舊的廟宇。牆上的灰粉都剝落，烟熏火燎，黑黝黝好像一座古墓。走到裏面，祭台只剩下石砌的座，一切裝飾聖像都不見了。空洞淒涼，竟敗壞到這樣地步。但是附近各處也找不到神父。我們納悶得很。後來有一個小孩指給我們，在堂西邊有一座小樓，就是神父的住處。

原來民國十七年的春天，共產黨的勢力滿佈在廣東。豐順縣也為共產

黨徒所把持。他們向來存心積慮和天主教爲難，藉口一點事情，就要發作。一總理誕辰」的遊藝會，事向聖教會捐款，不會答應。他們就糾合很多人在堂前遊行，喊口號貼標語示威。堂門緊閉着，他們逼開堂門，放了一鎗。在外面居住的教友，見他們鬧得太兇了，也在外邊放了一鎗，這些人就作鳥獸散了。有一個人，自己打破了頭，充作被害者。於是有所謂湯坑教友屠殺民眾事件，通電宣言，鬧得雞犬不安。他們用學生聯合會的名義，組織所謂「湯坑教徒屠殺民眾後援會」，發表一篇措詞不通的宣言。教友也卽把事實真相印刷發表。事後，政府方面又幾次借堂住兵。至今兵雖退去，却還無力整繕修理。

六十多歲的龔神父在湯坑傳教，已經三十五年，謙遜忍耐，對於社會，不分教內教外，急難病苦，同樣幫助。所以市鎮上都知這位神父。他對於貧苦人診病，毫不要人的禮貌。儘有外教窮人，排闥直入，索藥求醫，他也一一診治送藥。他又設有無線電收音機，喜歡研究物理。很多人都來親近他。我們在他

房裏坐不到兩個鐘頭，已有三四個人來索藥。我們同他出去的時候，好多人很高興的和他打招呼。

下午三時，纔等到由湯坑開往豐順的汽車。在豐順再換車，經過畚徑到畚坑。天色已晚，又沒有去梅縣的車，只好住在畚坑。汽車站上，就有旅館攬生意的夥計，介紹我們過河對岸城裏去住旅館。當晚宿於遠東旅店。九點洗腳登牀，牀上只鋪着一條涼蓆，又有一條棉被。冬天仍鋪涼蓆，我受不了；只好把被摺起來，小心不使散開，免得涼澈皮膚。後來我留神到，梅縣好些地方，都只鋪一條涼蓆，不鋪褥子。

節自磐石雜誌第四卷第六期

註 ○當時于斌主教，任全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劉鴻遜君任全國公教青年會會長；兩人同赴廣東廣西，視察公教進行會與青年會。

三 叩 門

M D

答，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灑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惶忡的臉上。紙窗和帳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眈眈馳驅於長空！

然而巨聲却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寂寞的虛空。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沈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驀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不該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喚醒了人，却沒有回音！

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却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殷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桃，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裏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頭，慢慢地挨到簷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吠聲吠形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却只給人們一個空虛！[⊖]

選自宿莽

註

⊖此文是諷刺當時的革命文學家，說他們徒見嚷嚷，而「拿不出貨色來」。

四 風 箏

魯 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裏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它，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他

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他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蝴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上，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

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墮下去而至於斷絕；它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一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

沉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糊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卽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

全然忘却，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引起我久經逝去的回憶，引起我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五 夢

冰 心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件。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腳；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人生就是一夢嗎？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線，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眾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

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呀，海岸呀，荷槍的軍人呀……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嗎？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呀。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嗎？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嗎？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呀！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

聊呀！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嗎？

選自冰心全集

六 法國女子中學的學生

陳令儀

法國的中學分爲兩種：一爲國立中學，一爲州立中學；國立中學程度要比州立中學高一些。法國從一八八三年才有國立女子中學，到現在不過四

十六年。但是女子中學仍舊不如男子中學那樣多。我在未出國以前，總以為自由浪漫的法蘭西，他們中學生的學校生活，不知怎樣的自由活潑。現在才知道完全想錯了。法國教育保守而且閉固。現在把法國女子中學生的學校生活情形，大畧說一說。

她們大多數是住宿生。她們的寢室是一間很大的房子，裏面放了許多床。每人的床面前有一個布幔，可以啓閉。寢室祇是睡覺用的，日裏總是鎖着。就寢的時候，有一個小監學也睡在她們一塊兒，監督一切。（校中監學只有一個，其餘都是小監學。）在她們上床換衣服的時候，可以把布幔拉上；但她們睡好以後，每人就得把布幔拉開，使得小監學看見她們確是睡在床上。不論冬天夏天，她們總是早晨五時半起身，晚間八時就寢。就是夏天下午八時，太陽還照耀天空，——法國在北緯四十二度至五十度，夏天三時半天亮，晚十時後始黑，——她們也得爬上床去睡，不睡着也祇有睜着眼睛去研究天

花板的構造。寢室門每晚是要鎖的。小監學在她們中間監督着。校長每晚還要帶着鑰匙來察看一週，比監獄官對於罪犯，還要盡職！

她們的信件，不但是要經過學校拆看，通信人也有一定限制。會客限制更嚴；不是家屬，不得來校會晤。新聞紙固然是看不到，小說也不許看。常常看見校長從她們的教室裏，搜了許多小說書而去。

我們中國女中學生真自由：我們星期固然可以隨意出入，平日也祇要一紙假條；出得校門，就可任你到那裏。她們却沒有這樣自由解放的福氣。她們寄宿生，平日是絕對不可以出校的。到了星期六下午，必須有家族來接，才得回家。遠地的要回家一次，除由家中具函，得學校允許外，還有監學送上火車，家屬在那邊車站相待。監學並且看着火車開了才回校，彷彿是嚴防臨陣脫逃！

她們的受罵，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常常因為很小的事，要受監學的大罵，

狗呀豬呀都可以從小監學口裏罵出來她們無論怎樣的受罵總不敢稍稍辯駁，祇有暗中去哭罷了。她們雖受了這樣呆板嚴厲的待遇，但是她們仍活潑異常。祇要小監學面不向她們，就做出各種鬼臉頑皮。她們學校沒有什麼運動器具。她們的運動，就是跳舞和廝打。一遇着小監學離開她們，她們就打起來了。往往初時是玩，後來却真打了。墨水瓶哪，書哪，都是她們的兵器。打得衣服撕破，流血啼哭，但是過了兩三分鐘，彼此又笑起來了。

她們的服裝很樸素，在校裏沒有人穿艷麗的衣服的。風氣已經養成，自然都儉樸起來。華麗衣服，不但是學校不准穿，家屬不給穿，而她們自己也不願意穿；因為她們那樣活潑，不肯為衣服所限制。像國內有些學校那樣奢華，那樣裝飾，在法國學校內是看不見的。

女子中學的教室裏狀況，和男子中學差不多，極注重筆記的，而且要背誦筆記的緊要部分，背誦得不對，就要受責；并要再三復習，必到不錯為止。考

試的嚴厲，也和男學校一樣，是由官廳主試的，一點不容作弊，一點沒有人情。不用功的休想做倖，通過好在平日教師考核很嚴，不能通過的總是極少數。

校長是一校絕對的威權者，不但學生見了如小老鼠見了貓兒，即職員對於校長，也是極端的恭敬和服從。校長不兼教課，專理一切校務，管理學生除一個監學以外——監學的地位，僅次於校長，她有做校長的資格——就是許多小監學。小監學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學生；學生的一舉一動，她都跟着監督，甚至於到廁所，她也跟着。充任小監學的都是大的中學畢業生，她們有些一方面做小監學，一方面還在巴黎大學讀書。小監學的年齡雖和學生相仿，但一做了小監學，面孔就不同了。學校沒有成文的規則。校長和監學說的話，就是校規，就是金科玉律；就是沒有理由的命令，學生也得遵從。例如有一條走道，本是素來走慣的，有一天監學站在那兒，忽說：「這條路不能走。」小監學馬上執行這個命令，學生們也祇有不走，那裏有申辯的餘地。

但是她們的學校生活，並不因管理呆板而枯燥無味，仍舊有她們天機活潑的流露；社會上惡習慣因之不傳入學校之中，這也許是閉門教育的一些好處。不過我以爲法國都會生活恣意放縱，而學校教育呆板過分，終覺得有些不能相應。

選自深刻的印象

七 山打根通訊

鄭子瑜 ⊖

洪武先生：

你也許要怪我，到山打根 ⊖ 來住了約摸一個多月，才給你寫了這封信。這裏，我們的天主教堂，就在一座小山之上；拾石級登山，有一條「水門汀」的通道可以直達。這條通道的中央，有一條歧道向左邊蜿蜒如蛇形，那裏有一座基督教的教堂。每於星期日的早上，山道上人羣蜂擁，始終走正路

到堂的，便是我們的教友；從歧路上向左蜿蜒蛇行的便是馬丁路德的信徒。我每次目送一大羣的男女從歧路上走去，自愧沒有勇氣把他們招引回來，只是自走自己的路。

聖堂是用杉木蓋成的，富麗堂皇。每主日早上有三台彌撒；第一台是六點至七點，第二台是七點至八點，第三台是八點至九點。每台望彌撒的教友有數百人。歌經台上都是「會院」的女孩子。因為神父不會聽國語和福建話，而我又不能說英語或廣州話，（這裏通行的是廣州話）故辦告解十分困難；我告解了什麼罪過，他固無從聆得；而他命我做什麼補贖，我亦不得而知。結果只好自告自贖。我想我的英文若不早日學會，是時時要吃虧的。

聖堂之外，有一間「會院」，一座神父樓，一所公教進行會，和R C兩所男女學校。「會院」和神父樓，我都還沒有參觀過；公教進行會的組織，和國內的差不多；并附設一個聖物販賣部，售賣念珠、聖像、經本等等，由「會院」

的孩子担任「夥計。」男女兩校，學生約五百餘人。

神父，在這裏有三位。本堂神父不知什麼名，教友們都叫他做「大神父。」身體並不高，或許是因樣子的偉大而得名吧？他精神飽滿，有如吾國電影中的蕭英；演講的神態，却又與美國的總統羅斯福相似；處事鄭重，舉動迅速，在神父輩中，真是鮮見！他整日繁忙，不得暇隙；原因是聖堂中的大小事務，都由他躬親去做，而不喜交托在別人身上。

我第一次拜見這位「大神父」，差不多是在一個月前，分手的時候，他對我說：『你要常常來看我！』但我爲俗務所纏，至今竟未再作過第二次的訪候。我不能時時親炙神長，心裏覺得很難過。（下畧）

選自香港公教報。

註

○福建龍溪縣人，嘗在上海新文藝雜誌發表「偏見」一文，攻擊天主教。嗣於民國廿七年夏，逃難至鼓浪嶼，翻然悔悟，乃於同年秋間領洗入教。

①山打根 Sanda-
ran 在南洋北婆羅洲島。

八 國際聖體大會的如是我聞

楊慕時

國際聖體大會創始於一八八一年六月廿八日。中間除因歐戰會停頓數年外，迄今五十餘年內，共開過大會三十三次；計北美二次，南美一次，非洲一次，海洋洲一次，其餘皆在歐洲各國。本年（一九三七年）二月間第三十三屆大會居然開於菲島的馬尼刺，這是爲我遠東的一種破天荒。

馬尼刺乃菲律賓的首都，歐人呼它爲「東方之珠」，形勢的優越可以想見。菲律賓居民共一千四百餘萬，其中一千二百萬人信仰天主教。當麥哲倫發現菲律賓羣島之後，第一位信仰天主教者就是柴布區的酋長。他率領着自己的全家，在第一個傳教士的第一台聖祭中受了基多的洗禮。從此以後，西班牙教士陸續到來。他們對於教化工作，如建設聖堂、開辦學校、設立醫院和別的慈善機關等，無時不努力進行。現時在馬尼刺舊城內，大小聖堂不

下八十餘處，概皆宏壯富麗，可與歐美各公教國家齊觀。國際聖體大會初次舉行於遠東，而特擇馬尼刺爲會所，其中自非無因了。

此次在菲島舉行的聖體大會，二年前即開始籌備。菲島各地主教，二年中命令所屬教友，每月於第一星期日盡量募捐；因而此次大會所費總額，照華幣計算約五千餘萬元，竟能應付裕如，不顯拮据。大會前，據負責人談稱，所顧慮的只是處於遠地的各國代表團到期不能前往，致使世界大會變而爲菲民大會。（聖體大會，皆係自由參加者。）然事實上，除菲島教民參加之外，尚有五十三國的代表。我國參加大會的代表約二百餘名，計北平十五名，上海十八名，新加坡八名，福建三十四名，廣西八名，廣東二十二名，澳大利亞華僑三名，貴州二名；此外尚有主教、司鐸等數十位。日本代表團八十餘名。各國主教參加者在七十名左右，司鐸共千餘名。大會開幕前，城中旅館早惠客滿，馬尼刺港內停泊大型郵船十三艘，也供旅客住宿之用。

參加聖體大會的人物中，最令人注目的，當然是教宗代表，前任菲地傳教主教，現任美國斐拉代而費城總主教杜愛爾諦樞機。杜氏德高望重，很受菲島人民的敬仰。

杜樞機與使團隨員等，於一月間由羅馬出發，二月一日即安抵馬尼刺。當輪船靠岸時，菲島中央政府及市政府各級要人，尚有許多民眾團體，皆在碼頭表示熱烈歡迎。教宗特使下輪後，改乘專備大號蓬式汽車，先赴主教大堂行祈禱禮，然後赴奎松總統府休息。二月二日，菲島民眾在若瑟利沙公園舉行盛大歡迎會。該會只奏樂人員，已有五千餘名；一片樂聲與歡呼聲，衝破雲霄。奎松夫人及各要人皆親蒞歡迎會。此次，教宗特派上海陸伯鴻先生為教宗特使團團員；因此菲政府用上賓的禮，招待陸先生。

參加菲島大會的雖有五十餘萬人，屬於五十四國籍；但大家表現着一種和樂氣象，好像家人兄弟一般。大會共開五日。所有集會大抵可分四種：

一) 獻祭大會：數十萬生靈匍匐於耶穌聖體之前，一心一德，共同禱祝祥和；所謂種族的偏見，國際的糾紛，在這種場合裏均已雲消霧散。(二) 全體大會：每日下午六時舉行，每次皆由教宗代表主席。各國朝聖團領袖皆以本國語言做五分鐘的演說。他們所發揮的思想，無非是崇拜耶穌，衛護教會，宣播福音，促進和平；雖演員所用的語言有不同，但所表達的精神與意志，却是完全一致的。(三) 分組會：以一國爲一組，每日上午十時在城內公共機關舉行，根據大會所表現的共同思想，斟酌本地的特殊環境，而決定貫徹與實行的步驟，使由思想的一致與意志的一致，進而至於行動的一致。中國組在比昂道大堂舉行，每次到會者約數百人，由南京于主教、駐馬店王主教、廈門馬主教及多位司鐸輪流講演。(四) 聯歡會：五十餘國的代表團，在茶樓飯店內，互談心曲，交換意見，增厚友誼，消除誤會與隔閡。

國際聖體大會的焦點，是閉幕時的聖體出巡大禮。朝聖團員於此日無

不設法到臨；計在場者約五十餘萬人之多。「舉袂成雲，揮汗成雨」的形容詞，這裏正好用來寫實。巡禮的路綫極爲擴展。教友與神長兩地出發，最後齊集於露乃達廣場內。自出發地點至會場，共行兩小時；故下午四時開始集合，六時出發，而八時始到達。路中設有播音機多架，歌聲樂聲，遠近皆聞。最重要的巡禮路綫，乃數里長的濱海大馬路。此路寬擴整潔，兩旁皆植鮮花，枝葉交映，芬芳襲人。聖多瑪斯大學學生軍數千人，各著士官制服，肅立左右，維持秩序。在濱海路上進行中，停泊於港灣的數十艘兵艦，皆用探照燈放射强光，特示敬禮。教宗代表親捧聖體，跪於花車上，緩緩前進。此時歌樂齊奏，聲徹雲霄，使聽者心曠神怡。神長中有八十餘歲的老主教，也在隊中健步隨行，並不稍露倦容；這也可說是精神戰勝物質的一證吧！路旁觀衆，踴躍濟濟，靜默無聲，雙膝齊跪，態度極爲嚴肅。教士團於八時到達廣場，全場民衆早已擁滿。教宗代表隨即舉行聖體降福禮。驟聞司儀台上信號一發，全場蠟燭同時燃起，亮

光閃閃，夜明如晝，由台下視，疑是銀河墮地。此時情境，非親歷其地的人，絕難意想得到……

九時一刻廣播機發出報告，謂教皇即開始講話。全場民衆頓時肅然起敬，恭聽教宗由華底岡播到的綸音。

于斌主教由南京赴菲前，曾與中央攝影社接洽，臨時製出影片帶往菲島，使海外僑胞對祖國的復興建設多所領畧，同時使外籍人士也增高對我國的認識。影片共分四大部，長度不下四千尺，取名爲「今日之中國」，凡我國一九三六年的各種重要活動，皆一一選入影片內。中國代表團在航途中曾放演一次，引起同船數百人的同情。到了馬尼刺，又蒙中華總商會主席薛芬士先生的提倡，得在華僑大舞台映演，僑胞皆可自由入覽，成績也極佳。客居海外，偶然一覩祖國風光，當然也是畢生的一件快事。

與國際聖體大會同時舉行的，尚有傳教展覽會。此會佈置也非常得體。

我國海門朱主教、駐馬店王主教等，皆攜去珍貴物品，以供展覽。每日前往參觀者不下數千人。于主教會應展覽會之請，於八日晚，在會所廣場內，再度映演「今日之中國」影片，並將我國現時各種進步現象，充量介紹。上海陸伯鴻先生也將中國公教進行會影片帶往菲島，故當晚於演完「今日之中國」後，又將陸氏所帶的影片放映。于主教將中華教友於最近數年來的工作概況，以及對國家社會所興辦的種種事業，皆向觀衆詳細說明。電影閉幕後，有人對於主教說：『不知中國現時已如此進步了！』

大會第一日的獻祭大典，原定由安南董主教舉行。不料董主教因誤船未到，馬尼刺總主教就推我國首都主教于斌主唱大禮彌撒。按于主教於赴菲前報名最遲，今竟應此榮選，人人稱爲奇遇。整個會期內，隆重的獻祭大禮共舉行三次：教宗特使及馬尼刺總主教各主持一次；但第一次却由我國首都主教舉行！

馬尼刺居民共三十萬，我國僑民佔其總數十分之一。工商業十之六七均操於華人手中，故僑胞在此埠頗有相當勢力。代表團到馬尼刺時，蒙僑胞熱烈歡迎；彼等且肯不辭辛苦，多方指導，使代表團有賓至如歸之樂。故會畢歸國時，代表團曾公推于斌主教向各僑胞機關親致謝意。

我國僑居馬尼刺的教胞不下數千人；此次與世界各國人士共沐耶穌的寵恩，心靈的深處，自不能無所感動；故乘大會開幕時，教胞領袖發起改組已有的「中華公教會」爲公進青年部。舉行成立典禮時，我國代表團均被邀參加。前中華公進總監督于斌主教，及現任總會長陸伯鴻先生，對僑胞教友深致勗勉之意。馬尼刺的教胞，自從操華語的傳教士充任本堂司鐸以來，教務早已進入佳境；今日更有切對時代的組織應運而起，大批公青在神長指導之下，修養個人，造福同胞，將來前途的發展定是不可限量的。

節自文藻月刊

九 朱湘詩二首

搖籃歌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陣陣溫風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移動的多慢，
你聽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寶寶，

蜜蜂飛的真輕。

天上瞧不見一顆星星，
地上瞧不見一盞紅燈；

什麼聲音也都聽不到，
只有蚯蚓在天井裏吟：

睡呀，寶寶，

蚯蚓都停了聲。

一片片白雲天空上行，
像是些小船飄過湖心，
一刻兒起，一刻兒又沈，
搖着船艙裏安臥的人：

睡呀，寶寶，

你去跟那些雲。

不怕那北風樹枝上鳴，
放下窗子來關起房門；
不怕那結冰十分寒冷，
炭火生在那白銅的盆：
睡呀，寶寶，
挨着炭火的溫。

選自草莽集

春歌

不聲不響的認輸了，冬神
收斂了陰霾，休歇了兇狠。……

九 朱湘詩二首

嘈嘈的，鳥兒在喧鬧——
一個陽春哪，要一個陽春！

水面上已經笑起了渦紋；
已經有蜜蜂屢次來追問……
昂昂的，花枝在瞻望
一片瑞春哪，等一片瑞春！

好像是飛蛾在燈上成羣，
剽疾的情感回旋得要暈。……
糾糾的，人心在顫抖——
一次青春哪，過一次青春！

選自石門集

三九

一〇 桂公塘 ①

鄭振鐸

整整的走了一天，都是羊腸鳥道，有時簡直沒有路跡可循。那一帶沒有山居的人，也沒有茅舍、小廟，有銀子買不到東西充饑。大家餓了一天。金應②那小夥子，饑餓得要叫喚起來；但忍住了千萬的怨恨，不說什麼。文丞相走得喘不過氣來；扶在余元慶③的身上，勉强的前進。有幾次，實在走不動，便像倒了似的，坐在荒草上，一時起不來。休息了好一會，方才再得移動。

到了一個山谷裏。夜色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爬在天上。鑷刀似的新月纖秀的掛在東方。『過了這山谷，便近高郵了。是一條大道。只怕山頂上有哨兵。我們得格外小心。別開口。足步走得輕些。最好躲在巖邊樹隙裏走。』余元慶悄聲的說道。

『前面是桂公塘，有個土圍，我認得。原是一個大牛欄。如今欄內大約不

會有牛匹了。到那裏憩息一夜，養好了足力，絕早便走。除此可隱蔽的以外，四望都是空曠之所，萬不能住下。有幾戶山民，不知還住在屋裏不。但我們萬不可去叩門，韃子兵也許會隱藏在那裏。」余元慶又道：「在這條路上，他是一個嚮導，一個總帥；他的話幾乎便是命令。」

他們暫時占領了這土圍。金應們不一會便都睡着了；只有天祥和杜澣④是醒着。風露漸涼，只有加厚衣在身，緊緊的裹住。夜天的星光，彼此在熠熠的守望，正像他們的不睡。

新月已經西沈。烏雲又已被風所驅走。繁星的夜天，依然是說不出的淒美動人。文丞相和杜澣都仰頭向天，好久好久的不言不動。

彷彿已經過了三更天的光景。山道上，遠遠的傳來嘈嘈雜雜的馬蹄聲。

杜澣驚覺的站了起來：「不是馬蹄聲麼？」

「這時候難道有哨騎出來？」

「不止數十百騎；那聲響是嘈雜而宏大。」

余元慶也被驚醒過來。「是什麼聲響？」

「決然是馬隊走過。馬蹄踏在山道上的聲響，彷彿更近了些。但願不經過這土圍！」

余元慶淒然的說道：「只有這一條大道！」

杜濟有些心肺蕩動。「這一次是要遭到最後的劫運了！」他自己想道。騎兵隊愈走愈近。宏大而急速的馬蹄聲，聽得很清晰。金應們也都醒了過來。個個人都驚嚇得沒有人色。上下排的牙齒，似在相戰；膝頭蓋也有些軟癱而抖動。只有天祥和杜濟還鎮定。

馬蹄聲近了，更近了；嘶嘶叱叱的馬匹的噴氣聲也聽得到。馬上的騎士們的偶發的簡語，也明晰可聞。大家都站了起來，以背負土牆而立，彷彿想要鑽入牆隙裏一樣。

就在土牆外面走過一騎二騎……數十數百騎，陸續的過去。彷彿就在面前經過，只隔了一座牆。土牆有些震撼，足下的地，也似應和着外面的馬蹄的踐踏而響動着。總有兩刻鐘還沒有走完。

難堪的恐怖的時間！

「這土圍裏是什麼呢？」明白的聽見一個騎兵在說。

「下馬去探探看罷！」另一個說。

「這一次是完了！」杜濟絕望的在心底叫道，全身血液似都冷結住了。『沒有什麼，臭得很，快過去罷！左右不過是馬欄牛欄。』又一個說。馬蹄得得，很快的過去了。

總有三千騎走過。騎兵們腰上掛的箭筒，喀嗦喀嗦的作響；連這也響聲歷落的傳入土圍之內的他們的耳中。

當最後的一騎走過了時，人人都自賀更生。

馬蹄聲又漸遠漸逝了，山間寂寂如恆。不知從那裏，隨風透過來一聲雞啼。天色有些泛白，星光闌淡了下來；彼此的手臉，有些辨得出。

『趁這五更天，我們走罷。』余元慶道。

有的人腿足還是軟軟的。闖過了山口，幸沒遇見哨兵。

山底下是一片大平原。稻田裏剛插下秧苗，新碧得可愛。太陽從東方昇起，和藹的金光正迎面射在他們的身上，臉上，有一股新的活力輸入肢體。

山背後還是黝黑的。但前面是一片的金光。

節自文學創作專號桂公塘

註

○桂公塘全篇寫宋末文天祥及其手下義士爲國家民族而和元兵奮鬥之事。

①②③④都是隨從文天祥的義士。

一一 宋江被擒

俞仲華

却說張叔夜經略查點梁山賊目，或斬戮，或擒獲，或病故，却是一百零七人，只不見了一個盜首宋江。張公對雲陳二人道：「這是元惡渠魁，豈可漏網！公等可知其出沒否？」雲天彪道：「賊黨惟有鹽山一處；料此賊必然逃向此方，可速向此方追捕。」陳希真道：「此賊射瞎一目，最易辨識。」張公稱是，便繪圖宋江面貌，差康捷飛檄東平之路關隘，嚴行查緝。康捷領令去了。隨命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領兵四萬，飛速前去剿滅鹽山，沿途查訪宋江。鄧辛等四將領令去了。

原來宋江自那日魯達瘋死之後，便邀用入內議事。二人密室對坐，宋江長歎一聲，隱隱的流出一行淚來道：「軍師，你看大事如何

一一 宋江被擒

結局？先生作速爲我畫策！」吳用沉吟良久，目視宋江，將中指在桌上書一「走」字。宋江搖頭道：「這個斷斷不可，我一走如何對得住衆兄弟？若挈了大衆同走，官軍必然追來，仍與不走無異。」吳用遂道：「兄長且去，只要我不走，就無害了。」宋江道：「這話更荒唐了；豈有我得保全，先生受累之理？」吳用道：「兄長且去，小弟見機而作。至於衆兄弟，亦只好付之大數而已。」宋江浩然歎道：「鹽山情形，據朱全雷橫說起，十分興旺。如果如此，儘可去得。我且先去。」吳用道：「兄長須帶一人同去，以便沿途服侍。我看兵目中史應德，乃是小竊出身，兄長帶去大利。出後關時，也省得告知燕青。」宋江稱是，急忙收

四五

拾，帶了史應德去了。故爾梁山內外，寂無知覺。

且說宋江同史應德由洞內曲曲折折，爬出洞外，只見一片亂石縱橫，幸喜史應德窺身藉湖，如履平地，一路扶掖了宋江過去。過得亂石，又是一道山隘，兩邊陡壁，中間僅有隻身可過。過了山隘，又是細路一條，兩邊都是深塘及爛泥潭。又接著一片荒山，四圍榛棘。宋江到了此處，時已黃昏，便道：「今夜無處棲身怎好？」史應德道：「渡過此山山脚下，便是運河。更喜昏黑渡河，無人辨識面貌。渡得運河，那岸便有宿頭。」宋江依言，隨了史應德，跨過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跡。史應德敲火寬路，到得河邊，茫茫白水，無船可渡。宋江立在岸邊，躊躇無計，想了一會道：「我竟昏了。此路戴院長進出多次，曾說自造一隻

小船，藏在山洞裏，今日何不取來一用？」史應德也恍然大悟，便去尋着那山洞裏的小船，史應德划船，平平安安，穩渡中流。

到了東岸，宋江與史應德上了岸，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着一個小小桑村，時已夜半，那些人家，尙在續麻，燈火未熄。史應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門，裏面一老婦人問是誰，宋江答言過路客人，特來借火，特求方便。那老婦人來開了門，宋江同史應德進去了，故意坐着，與老婦攀談，方知此家只得一婆一媳居住。宋江看他情形樸陋，是真實鄉村人家，料不致踏着甚麼機關，便取出二兩來重一錠銀子，告求老奶奶造飯借宿。那老婦接了這錠銀子，歡歡喜喜的去了，便與媳婦去廚下燒茶煮飯。須臾間搬出來，請宋江主僕吃了。宋江深恐露出破綻，只推害眼，背燈光坐了；吃了飯，又推困

倦，那老婦急忙讓出牀鋪。宋江先去睡了，史應得也進去睡了。

婆媳在堂前績麻，宋江心虛膽怯，那裏睡得着。只聽得隔板壁有人說話道：「這遭天下太平了。宋江那厮何等得了得，今番也要吃張將軍拏了。」一人道：「宋江倒底爲射瞎了眼睛，一路倒運直到如今。」一人道：「若拏着了宋江，把來千刀萬剮，方洩吾恨。那年我外祖家好端端住在沂州安樂村，吃他殺得不知去向；至今提起來，頭髮直豎！」宋江聽了這番話，如臥針氈，周身冷汗，心中躍躍；提起了耳朵，離着枕頭三四寸，聽他們說，却漸漸說到別事去了。

須臾間，堂前婆媳熄燈就寢，四鄰亦寂然無聲，宋江提心吊膽，如何睡得着；望到窗櫺微明，一骨碌爬起來，喜那鄉村人家起早慣的

，那婆媳兩個，早已起來。宋江託言趕路，向那老婦討些湯水茶飯，道聲打攪，同史應德走了。一路平安，無人盤問。

主僕二人，過了東平，滿耳朵聽得街坊村落間，紛紛講到梁山宋江。宋江心中十分虛怯，同了史應德，只得揀僻路走，夜間仍就小僻村落歇宿。宋江心中提掛，又是一夜不睡，天明又行。行至申牌時分，走過肥城縣界的陶山，忽聽得路上紛紛講那張經略大將軍查拿宋江的文書到了。宋江暗暗叫苦道：「想是我梁山泊休也。我到此進退不得，如何逃命！」便引史應德到僻靜處：「今日怎好？」史應德道：「休管他，有路且走。」宋江只得依了，一路不問山高水低，荒榛叢棘，只揀僻路便走。天已晚了，看看四邊，無可棲宿。時方七月初八日，前半夜有月，宋江史應德趁着月光，兩脚

不停，只顧前走。走至半夜後，已是長清縣地界。宋江困乏已極，松樹下棲息了，打個鼾，不覺東方已白。主僕二人急忙又走，一路灣曲荒僻之徑，又走了一日。宋江道：「我實在來不得了，今夜可有安身之處，總要穩睡一宵再走。」史應德連打呵欠應道：「正是。」

二人說說走走，時又黃昏了。到了一處野渡，白水茫茫，又無船隻可渡。二人同立岸邊，徘徊四顧。忽遠遠望見蘆葦叢中燈火之光，宋江與史應德奔去，乃是一隻漁船。宋江便上前叩篷，問此處是甚地名。篷內漁人轉問道：「客官是到何處去的？」宋江道：「我們是在大清河去的；至此失路，故借問一聲。」只聽得又有一個漁人道：「這條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客官多與我們些酒錢，便直送你到大清河。」宋江喜極。只見篷內兩個漁人開篷出來，

宋江疲倦已極，也不顧吉凶禍福，一脚跳進艙來。史應德也隨了進來。宋江討口水吃了乾糧，在艙內鋪席便睡。史應德也睡了。兩漁人撐舟離岸，駕櫓搭槳，呶呶啞啞的搖出中流。

原來這兩人是兩兄弟，專靠打魚爲業，兼以濟渡客商，却是循良百姓，並非歹人。此番合當有事。那哥子在船頭，兄弟在船梢，正當轉灣之時，史應德忽立在船舷小便。那哥子將篙子打轉來，却打在史應德背上；史應德墮睡正深，立腳不定，不料一個筋斗，翻下水去。兩弟兄齊叫聲呵呀，急欲赴水撈救；苦於河水急溜，那史應德已影跡無踪了。聽那艙內客人，兀自呼聲連綿。兩人把船停了商議道：「此事若吃這客人曉得了，怎肯與我干休。」哥子道：「我前生和他無冤，今世無仇。不然，我今夜一發做了他，倒是安枕無事。只是天理難

容！」兄弟道：「我得個計較在此，我看他困倦已極，未必就醒。管他娘，搖出大清河市鎮去，待他醒來，誑說那人因叫你不醒，自己先上岸去買物，在某店等你。但只受他幾個酒錢，哄他上了岸，我們便走！」

正說間，忽聽那客人做起聲來。二人大驚，提耳靜聽，只聽那人哼道：「軍師，你看從鹽山與兵殺來，還是逃出海外？」兄弟道：「兀自說夢話哩。」那哥哥忽然福至心靈，便問道：「兄弟，這客人落船時，我在後篷看不仔細，你看是怎樣人？」兄弟道：「是一個黑矮子，一隻眼睛瞎的。」哥哥道：「想是我們合當發迹，天送這大利市來也。」兄弟道：「怎見得？」哥哥道：「你不曉得！我今朝進長清城賣魚時，聽說張經略大將軍有文書到此，說有人捉得宋江，賞錢三萬貫，而且還有什麼官

做。今日這客人莫非就是宋江？」兄弟道：「咄！你休癡想！那有這塊肥羊肉落到你嘴！」哥哥道：「運氣來了，那裏論得定？方才我聽他的夢話，又聽你說出他的面貌，這人定是宋江，端的十不離九。我有個計較在此：我進去如此，你進去如此；管賺出他的姓名來。」

兩人計議停當，那兄弟便上了岸，哥哥便取了繩索，輕輕的走進艙內，將宋江一索細了，便大叫：「兄弟快來。」宋江夢中驚醒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細我？」那哥哥喝道：「咱老爺生在深江，一生只愛銀錢。你問做甚？兄弟快來！」宋江急得極叫道：「好漢，我身邊銀錢，盡行奉送，只求饒我。」那兄弟一面說，一面持火進來，宋江哀告饒命。那兄弟將火一照，忙叫：「呵呀！哥哥休鹵莽！不要傷犯好人！這位客官，好像是及時雨忠義宋公

明·」哥哥道：「胡說！忠義宋公明現在梁山做大王，今夜單身來此做甚？」宋江到得此際，不知虛實，想左右終是一死；因回憶那年滄陽江清風嶺等處，曾經遇著此等僥倖；今日說出姓名，或者尚有生路，便開言道：「二位好漢，何處認識宋公明？」那兄弟道：「哥哥快把繩索解了！你此番得罪了上天星宿，大有罪孽。」哥哥道：「且慢！你說他好像宋公明，到底是不是宋公明，萬一不是宋公明，我兩人着了這個鬼，倒是一場笑話。」宋江忙接口道：「我真是宋公明。」那哥哥道：「客官你休要冒認宋公明，宋公明現在梁山，堂堂都頭領，單身到此做甚？」宋江道：「不瞞二位說，我梁山被官軍攻圍甚急，十分難支。我想逃到鹽山，重興事業，路上怕人打眼，特揀僻路走，所以走到此處。今懇求好漢……」話未說完

，那兩人哈哈大笑道：「你原來真是宋公明！你休要慌，那張經略大將軍等你已久，我們一俟天明，便直送你到他營前。」宋江聽了這話，方曉得着了他們的道兒，驚得魂飛天外。那兩人便加了一道繩索，捆縛了他。宋江半晌定神，剪著兩手，瞪著單眼，看那兩人。那兩人坐在艙內，講不出那心中歡喜，笑嘻嘻的看那宋江。宋江歎一口氣道：「不料我宋江，今日絕命於此。」

節自蕩寇志

註

○元人施耐庵水滸一書，描寫宋江等佔據梁山泊，假托忠義，橫行不法。清人俞仲華恐讀者誤會水滸真意，認宋江等爲英雄；因作蕩寇志，敘述宋江等被擒伏誅情節。

一一一 劉大白詩二首

賣花女

一

春寒料峭，

女郎窈窕，

一聲叫破春城曉：

「花兒真好，

價兒真巧，

春光賤賣憑人要！」

一一

劉大白詩二首

東家嫌少，

西家嫌小，

樓頭嬌罵嫌遲了！

春風潦草，

花心懊惱，

明朝又嘆飄零早！

二

江南春早，

江南花好，

賣花聲裏春眠覺：

五一

杏花紅了，

梨花白了，

街頭巷底聲聲叫。

濃妝也要，

淡妝也要，

金錢買得春多少。

買花人笑，

賣花人惱，

紅顏一例和春老！

選自郵吻

燕底言語

「今年春太遲了？

還是咱們太早？」

這雙燕居然會人言語。

「都道江南風景好，

算微微綠了芳草，

也不值得頡頏飛舞。

「不過幾行枯樹蕭條，

把一片黃沙圍繞，

虧它此地也有人住！

「已是比春先到；

反正要營巢，

且權宜挑個東道主！

「屋外竹籬回遶，

籬邊流水環抱，

算這一家頗有佳趣。」

安巢恰好，

却把梁下寄居人羞煞了：

「呀，怎地孤零無伴侶！」

選自郵吻

一三 前途

一三 前途

張尙生

前途！前途！

你被這層層黑幕，

遮得影兒也不能覩。

在那裏，也許有高的山，闊的河，

殘忍的豺狼，兇猛的犀虎，

毒極的蛇虫，狠心的惡魔。

這樣的前途，這樣可怕的前途。

叫一個軟弱無力的我，

怎樣能夠經過？

奈何？奈何？

五三

前途！前途！

你的面目究竟如何？

我一想到你，驚慌得模模糊糊。

可是，有什麼因，便有什麼果。

要得到個光明平安的前途，

只有現在謹慎努力去。

無力的我，

曾是驚慌得模糊。

亞物！亞物！

你是世海的耀星，你是人類的慈母；

請你光照我的前途，

請你即刻就來保護！

暗昧的前途，

我可不怕你了，

我有慈母的保護。

我有熱血如火：

努力前進！前進！

遇山越，遇水渡，

遇到敵人開血路；

壹匹輕騎掃敵陣，

敵軍敵馬如竹破；

奪得旗，奪得鼓，

高聲歡唱凱旋歌，

敬獻母前作慶賀。

一四 彎龍河走冰

陟岩女士

雖然現在內地已在過那小雨紛紛，杏紅似火的清明佳節；但像這塞北的關東，却仍然是積雪未融，堅冰在河呢。別久的故鄉，現在看起來，覺得很有趣味的；尤其是那冰天雪地的風景，更爲新鮮別緻。

在「清明」的這天，我和蘭妹表姐等，一齊的跑到郊外；雖然還沒有纔黃的綠柳，和含苞的紅杏夾道點綴着，但是也看見了許多飛起新紙灰的墳墓，和聽見些男女們的遠近哭聲。

記得在彎龍河[⊖]上；我和瑩攜手溜冰。不知爲什麼瑩把一隻新繡的「花毛窩」[⊙]「一不小心掉在冰的裂罅裏。我笑得彎腰，接不上氣。瑩拳着一條腿，伏在我的肩上，也是笑得前仰後合，誰也顧不得去撈那只毛窩了。後來還是瑀躡手躡腳的踏着那春風吹得欲蘇的冰走來，費很大的力氣，纔把那隻

毛窩撈出來，却早是濕淋淋的了。

珏和小林都帶着暖帽，披着紅氈，坐着駕一匹紅馬的「爬犁」，^④「很活潑而矯健的奔馳在那像鏡子般的冰河上，映着白的山，紅的霞；遠看去，我覺得這比寶琴^⑤立雪還要活潑些，標緻些。」

本來我是和瑩坐在岸上，燒茅草烘毛窩呢。因為看見她們坐爬犁跑冰有趣，我就把瑩一人丟下，也跑上爬犁；急得瑩亂喊，惹得大家都笑了。

林中幾陣槍聲。我們知道這是蘭和哥哥在打獵；但無意中都嚇了一跳！我忽然憶起遠在內地的瑞，不禁默然。後來看見對岸林中，飛起一只五彩斑斕的大雉鷄，曉得蘭和哥哥們要回來了，纔把不快的記憶打斷。

暮色裏，蘭和哥哥騎着載滿雉鷄的馬，興高彩烈的歸來。瑩和我說：「瞧你家蘭丫頭，這個打扮，看去倒和男人差不多。」

除了蘭和哥哥騎着馬，其餘的我們仍舊都坐在爬犁上，慢慢的走向城

來。晚風裏，蹄聲得得，隱約間還聽見蘭和珍商議：今天晚餐，應怎樣怎樣的去烹那些雉雞呢。

選自婦女雜誌

註

①即遼寧省。

②在遼寧省。

③原註：鞋名。

④原註：車名。乃關東北部走冰

雪之車。

⑤紅樓夢中人物之一。

紅樓夢中有「琉璃世界白雪紅梅」一回。

一五 春 晨

俞平伯

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個春晨。昨兒乍來，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朗朗的白紗帳裏，窺見山上絳桃花的繁蘗。因她儘迷離於醒睡之間，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時光，耳際再不聞沈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惟有聒碎妙閒的鳥聲一片，密接着戀枕依衾的甜夢。人說『鳥啼驚夢』，其實這樣說，夢

未免太不堅牢，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我只以為夢的惺忪破裂後，始則耳有所聞，繼則目有所見。這倒是較真確的呢。

記得我們來時，桃枝上猶滿綴着絳紫色的小藥，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便有牛株緋赤的繁英了。『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却也儘有翩翩而集的。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我想它的去時，即使萬幸不再添幾分的局促，也總是一例的了。何必待它委地沾泥，方始悵惜緋紅的妖冶盡成虛擲了呢！只是山後桃花似乎沒有覺得，冒着肥雨欣然半開了。

我瞅着這一樹緋桃；如此度過了湖樓小住的第一個春晨。

選自燕知草湖樓小攝篇

註 ○係宋陸游臨安春雨初霽中句。

一六 寡婦的獻儀 Reynès-Monlaur 原著

止之譯

晚經已唱罷了。全燔台上的火也漸漸熄滅了。南邊香台熾烈的炭上，還有司祭正在撒上各種寶貴的香料。

人羣漸漸散去，一層一層的自這露天大殿退下，自義撒厄爾的庭，退至婦女的庭，再退至外教人的遊廊。十三隻喇叭口式的錢櫃，叫做「塞法洛」的，排列在路旁，等候着吞下奉獻的金銀。經過的人民，都擁擠上前，投入獻儀服飾體面的富貴人，滿握投擲，黃白輝耀，聲音鏗鏘，很可點綴瞻禮日的熱鬧。救世主耶穌，那時正在大殿內講道，嚴厲地指摘法利叟的偽善。他講得疲乏了，逕往「美麗之闕」兩扇銅門下憩息，坐在錢櫃旁，觀看經過和獻錢的人們。他深沉的眼光，凝注在驕傲人的額上，審斷他們心中彎曲的計畫：竟然拿法律上奉獻天主的善事，變做誇耀自己的機會。

自私和硬心的經師經過了，錦團花簇只圖享福的富貴人經過了，漆白的塚墓法利叟經過了，義撒厄爾的元老也經過了；於是司祭們，末了兒，大司祭蓋法，也正在經過。救世主向蓋法深深地注視。那時救世主的眼中，顯露着莫名的悲傷。

忽然吾主的面容，發出愉快的神情……一個窮苦婦人，走上前來，又胆怯，又羞愧，好像在一般富貴人旁，實是無地容身；她抖擻地靠近錢櫃，投她的獻儀；算起來，單是兩枚「貝路大」，約摸值幾個銅元。同時旁的櫃內，正有一個富人，投下許多金元。婦人滿面羞愧，低下頭，心內向天主說，「可憐我窮苦寡婦，實在再沒有別的……」

救世主特別注意這寡婦的舉動，并指着寡婦，向宗徒們說：「這婦人所獻的，比眾人更多；因為她把她的幾個窮錢，完全奉獻了！」但寡婦沒有察覺救世主的注望，也沒聽見稱讚的話；仍舊孤苦零丁，退出聖殿去了。

慈善的耶穌，爲什麼沒有一句話，說給這窮苦寡婦呢？爲什麼讓這寡婦，依然憂苦回去，毫無安慰呢？但是救世主的稱讚，救世主的祝福，一定不會是虛空的。

窮寡婦撒辣，離開聖殿，急忙奔回家去。她家在日路撒稜新築的城垣內，荒涼的區處，一間破陋的屋。她回家去，找不到安慰，只是加增憂苦吧了。她是寡婦，她的獨養女辣格耳早已雙目失明。母女倆孤苦活命，除此以外，不過再有一個孤兒，不時來住幾夜。

這孤兒名叫若厄耳，是寡婦的外甥，因此收養在家。若厄耳在近處放羊，有時也教辣格耳學習編籃，執着盲女的手指，細細引導，很發顯親愛。但他們三人雖是盡力工作，終覺得度日艱難。

他們順聽上主的安排，半點沒有抱怨。辣格耳一年一年的長大了。她的

憂鬱暗淡的生活，越覺得淒涼。這一天，離巴斯卦瞻禮不遠了，人家都歡忻踴躍，趁着大好春光，預備過大瞻禮。辣格耳更顯憂悶。她的母親因此往聖殿去祈求天主，想爲女兒找些安慰；也因此把所有的幾個窮錢，完全奉獻。

寡婦還沒有歸來，若厄耳已到了家，盡力安慰辣格耳，把摘得的野無花菓給她吃，把收集的野花給她嗅，說了許多安慰的話。辣格耳纔收了淚，說：「你不知道瞎眼的人，覺得種種事情，都是無底深淵；沒有什麼可驅除他們的愁思。不但我自己受苦，也累得母親受苦，累得你受人家譏笑。那一天行路時，我的腳絆在石上，路上的頑兒，都來嘲弄取笑，想你還沒有忘記……」

撒辣進來了。若厄耳仍舊和辣格耳談話，說：「自從幾天來，我的性情變得和順了；人家雖是欺侮我們的窮苦，我心中却很平安。伯大尼村的那邊，離我收羊的處所不遠，來了一人，率領徒弟，坐着教訓。他的言語真是甘飴。我想他是先知。我躲在草叢內，偷聽他的講論；有時竟然一連幾個鐘頭，也不覺得

疲乏待他去遠了，我纔敢出來……好幾次，他講到像我們的窮苦人，他說：他要使窮人有福……他又說：我們窮苦人是他的小羊，他呼喚我們，他認識我們。辣格耳，你懂得：我沒有敢去見他，我是不識字的。但是他的話講得這樣好，只須聽他的聲音，就覺得世界上沒有難受的事了。因此，我就是缺了糧食，也不覺痛苦。辣格耳，你若是明天到那邊去，你再也不悲傷你的盲瞽了。」

辣格耳聽得出神了，便向母親說：「母親，我們明天到那邊去。你還要領着我。若厄耳，你說他愛我們；我想你懂錯了。尊貴的經師，不會愛窮苦人的。但是他不見我們，想也不來趕走我們。他若有幾句安慰窮苦人的話，那就好了。」若厄耳堅決地說：「他有安慰一眾人的話。只須向他說：主，請你做這個；他就做了。今天早上，在一棵無花菓樹旁邊，他的徒弟們詢問些不知什麼事，我太愚笨沒有懂得。但聽他說：有了一些信德，他們便可得到一切；只須求他，他就賞賜。」

辣格耳低聲說：『啊，他的能力這般大嗎？倘使我前去，倘使我求他……』她話還沒有完，身體已在發顫。若厄耳怕事情不湊巧，急忙添說：『他沒有講醫治疾病。』辣格耳說：『有什麼妨碍？他說：可得到一切！』

撒辣越發不愉快，說：『不必多講這事。若厄耳每每呆呆思想；方纔所講的，都是癡話。世界上有什麼人敢說能賞賜一切？我們的先知也不敢說。難道這人有天主的全能嗎？』

若厄耳不敢做聲。撒辣就講他在聖殿內所見所聞的事情，滔滔不絕。但是盲女毫不注意；只是不停說：『母親，我們明天去！明天到那邊去！』母親又煩躁，又悲痛；不得已，許把這事考量；最後許了明天前去。

一夜的憂慮和盼望過去了。天方破曉，寡婦就領着辣格耳出門向伯大尼路上去；若格耳在前趕着羊羣引路。切望如燒的胸懷，吸着清早的新氣，稍

覺和平涼快了些。爬上阿里伐園的山坡，又下降向伯大尼走；天邊的紫色，漸漸隱去，太陽出來了，陽光照射他們面上，小鳥一齊歌唱，棕樹的巨葉也微微的搖動。辣格耳雖不見太陽，也喜歡地伸着手，歡迎這可愛的陽光。

若厄耳趕着幾隻羊，忽而前，忽而後，眼看已到了昨天所說的無花菓樹。以前的青枝綠葉，如今都活活地殭死了！若厄耳心中想：今天那先知仍要來這裏嗎？仍要走原路嗎？若不是呢？將如之何……

辣格耳也不停向她的同伴說：『你該把我們密密藏着，勿使他看見。我怕他要趕走我們。你該仔細，若我覺得他果真是良善，我們纔可做聲；若我不說什麼，你決不可開口……啊，好怕呀！天又好冷呀！』

撒辣勉強鎮靜自己，裝做大意模樣，說：這一來不過是看看新奇事情，並沒有什麼關係；若這先知不就經過，她們也就要回去了。但是她聲音已變了，心中突突亂跳，不由自主的抱着盼望，又怕失望而發生恐懼。她心中默求說：

『如果這先知是要使辣格耳更加悲傷的，盼望他還是不經過的好！』

但是先知經過了，領着他的宗徒來了。若厄耳遠遠指着，說：『就是他。』
辣格耳急忙說：『勿做聲！』她全身都在打顫。三人蹲在溝內等候。

納匝肋耶穌，又莊嚴，又沉悶，上前走來，離溝很近，將經過了。

宗徒們說：『主，你所責斥的這棵無花菓樹已是乾枯了。』

救世主啓唇講論了……若厄耳說得不差，這神秘的音吐，有不可測的奧妙，有無窮的甘飴。幾句話還未完，辣格耳不能再耐，急忙爬出溝來，匍伏在主的足下。

救世主向她說：『該依靠天主！』又伸手指阿里伐山，說：『那個一心中毫不疑惑，堅信所言的必能成功，就是命這山搬移自去投在海內，這事也必定要成功！』

辣格耳伸着她的頸，發顯懇求。那時撒辣也上前跪下，捧合雙手，指着她的盲女；她不敢表示心中的盼望，深怕不蒙俯聽。

救世主慈祥的眼，如今注視着盲女和寡婦，緩緩地把聖手放在辣格耳的盲目上。辣格耳便不抖了，面上發顯出神的模樣，不動的等候着。

救世主發出全能的聲音：『若你能信，萬事可成！』

辣格耳答說：『我信。』

登時信德、愛德、敬順上主旨意的心，和天上的快慰，都飛也似的一齊來，充滿了辣格耳的靈魂。她想既然有「真光」的手放在她的面上，那即使終身盲目，也是覺得有福。

但是救世主願意安慰窮苦人，不肯讓辣格耳終身盲目。他全能的手輕輕移去；辣格耳的雙眼，便晶瑩流轉，諦視她的恩主。那時候，救世主並沒有向寡婦說：昨天我見過你；或是向盲女說：這是獻錢的報答。

救世主接續向前走去。他們正喜歡得出神。寡婦口中說不盡感謝天主的話；若厄耳抱了他最好的羔羊，追上獻於恩主；辣格耳雙目注視她的恩主，好像失了知覺。

這時候，若望不能再耐，問吾主說：「他們做了什麼善事，得以在路上遇着你呢？」

救世主遙遙指着寡婦說：『昨天她把幾個窮錢都獻給我了！』

選自聖教雜誌第十七年第三期

註 ○原註：Reynès-Monlaur 女士所著歷史小說，都是拿聖經內的片言旁事，佈置成

篇……路加經第二十一章一至四節·記載：「耶穌觀富人輸財於庫；見一貧婆僅投

二錢，告曰：『吾確語汝，此貧婆所納，多於衆人；因衆人以贏餘作獻主儀，而此婦於困乏中，盡納其餬口資也。』」聖經上只有此數句·本篇其餘情節，都是著者

添出·

一七 遊東天目

郁達夫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晴而不朗。晨八時起床，早餐後，坐轎出西天目山的禪源寺而東去。天目兩山相距約三十餘里，自西徂東，經六角嶺（俗稱）門嶺等險峻石山，然後到東天目西麓的新谿。東山下有一箇昭明庵，我們下轎小息。

從昭明庵東上的那一條天目山脚，俗稱老虎尾巴。從此一里一亭，盤旋上去，經過拼虎石、碎玉坡而至螺獅旋的路側，就看得見東面白龍池下的那箇東崖瀑布了。這瀑布懸兩峯之間，老遠看過去，還有數丈來高，瀑聲隱隱若雷鳴，但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因限於日期，不能慢慢的去尋幽探險，所以對於這東崖瀑布，只在路上遙致了一箇敬禮。

螺獅旋走完，向一支山角拐過，就到了東天目山門外的西嶺垂虹，實在

是一幅畫樣的美景。行人到此，一見了這銀河落九天似的飛瀑，瀑身左右的石壁，以及瀑流平處架在那裏的橋亭——名垂虹橋亭——總要大吃一驚，以爲在如此高高的高山中，那裏會有這樣秀麗、清逸、縹渺的瀑布和建築的呢？我們這一批難民似的遊山者，到了瀑布潭邊，就把饑餓也忘了，疲倦也丟了，文縹縹的詩人模樣做作也脫了；蹲下去，跳過來，竟大家都成了頑皮的小孩。天生的蠻種，完全恢復了本來的面目！等到先到寺裏的幾位招呼我們的人出來，叫我們趕快去吃午飯的時候，我們纔一步一回頭地離開了那一條就在山門西面的懸崖瀑布。

離瀑布，過垂虹，拾級而登，在大樹夾道的山門內徑上走里把來路，再上一層，轉一個灣，就到了昭明禪院的內殿，我們住的客堂，亦卽方丈。⊙打坐偃息之房，是在寺的後面東首，係沿厓而築的一間山樓。山房清潔高敞，紅塵飛不到，雲霧有時來，比之西天日，規模雖略小，然而因處地高，故而清靜緊密，要

勝一籌。東天目并且自己還有發動機，裝有寺內專用的電燈；這一點却和普陀的那個大旅館似的文昌閣有點相像。方丈德明，年輕貌慧，能經營而善交際，我們到後，陪吃飯，陪遊山，談吐之間，就露顯出了他的儘可以做得這一區名山的方丈的才能。

這昭明禪院的歷史，當然是因昭明太子^㊸而來。寺的規模，雖然沒有西天目禪源寺那麼的宏大，然天王殿、韋馱殿、大雄寶殿、藏經閣等，無不應有盡有。可惜藏經閣上，並不藏經，是一座四壁金黃的千佛閣，鄉下人稱百子堂，在寺的西面。此外則僧寮不多；全山的茅篷，仰食於總院者，也只有寥寥的幾個。因以知此寺寺產定不如西天目的富而且廣，不過檀主^㊹的施捨，善男信女的捐助，一年中也定有可觀；否則裝電燈，營修造的經費，將從何處得來呢？

吃過午飯，我們由方丈陪伴，就大家上了西面高處的分經臺。臺荒寺壞，現在只變了一個小小的茅篷。分經臺西側，行五十餘步，更有一個葛稚川^㊺。

的煉丹池，池上也有茅篷一，修道僧一。到了分經臺，大家的遊興似乎盡了，但我與金錢甫、吳寶基、徐成章三位先生，更發了癡性，一定想窮源探底，上一上這東天目的極頂。因為志書上說：西天目高三千五百丈，東天目高三千九百丈，一置身在東天目頂，就可以把浙江半省的山川形勢，看得澈底零清。既然到了這十分之八的分經臺上，那又誰肯舍此一簣之功呢！和方丈及同來的諸先生別去後，我們只帶了一位寺裏的工人作嚮導，斬荆披棘，渡石懸崖，在荒涼的草樹叢中，泥沙道上，走了兩個鐘點，方纔走到了那一座東天目絕頂的大仙峯上。

據陪我們去的那一位工人說，仙峯絕頂，常有雲霧罩着，一年中無幾日清。數年前，山中樹各大數圍，直連至山頂，故虎豹猴兒之屬，都棲息其間。後爲野火所焚，全山成焦土，從此後，虎豹絕跡，而林木亦絕。我們聽了他的話，心裏倒也有點兒害怕。因爲火燒之後，大樹雖只剩了許多枯幹，直立在山頭，但燒

不盡的茅草，野竹之類，已長得有一人身高，虎豹之類，還儘可以藏身。爬過二仙峯後，地下盡是暗水，草叢中濕得像在溪邊一樣，工人說，這是上面龍潭裏流出來的水，雖大旱亦不涸。爬得愈高，空氣也愈稀薄，因之大家都急喘得厲害；到了仙緣石上，四面的景色一變，我們四人的興致，於是更勃發了起來。

這仙緣石，是大仙峯龍潭下的一塊數百丈寬廣的大石。奇形怪狀的岩壁洞窟，不計其數。仙緣石頂，正當那一座峭壁之下，就是龍潭。雖係石壁中小的一方清水，但溢流出去，却能助成東西兩瀑布的飛沫銀濤，鄉下人的要視此爲神，原也不是怪了。但我們却既不見龍，又不遇仙，只在仙緣石東首的一塊像獅子似的岩石上那株老松——這松樹也真奇怪，大火時並未焚去——之下，坐了許多時候。山風清悚，山氣沈寂，在這孤松下坐着息着，舉目看蒼空斜日，和周圍的萬壑千岩，雖則不能仙去，各人的肚裏，却也迴腸盪氣，有點兒飄飄然像喝醉了酒。

從仙緣石再上百餘步，是大仙峯的絕頂了。東望錢塘，羣山之下有一線黃流，隱約返映在夕照之中。背後北面，是孝豐^⑤的境界，山色濃紫，山頭時有人家似的白牆一串一串的在迷人眼目，却是未消盡的積雪。大仙峯頂，因為面南受陽光獨多，所以雪早已融化了，且這一日風大，將蒸氣吹散，故而也沒有雲霧。西望西天目山，只是黑沈沈的一片，遠望過去，比大仙峯也並不低，因以知志書上所說的東天目比西天目高四百丈的話的不確。但上大仙峯來一看，羣山的脈絡，却看得很清楚。

在下山來的中間，慢慢兒的走着談着，又向南看看自東天目分下去的羣峯。
(下畧)

節自自由談西遊日錄

註 ① 寺僧住持曰方丈。

② 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兒子蕭統。

③ 卽施主。

④ 葛洪字

稚川，句容人，是東晉的道家。

⑤ 縣名，屬浙江。

一八 孟子齊人章彈詞

賈島西

時至戰國，古道云亡！倒是有志氣的吃虧，沒品行的討便宜。那遊人說士，不是朝秦暮楚，就是奔齊走燕；那些尾搖乞憐的光景，趨炎附勢的態度，一時也言不盡！今且說個樣子與列位聽聽。這齊國有一個人姓名不傳，里居不詳，大約住的還是自己的房子，也還有幾畝薄田；只是不安本分，終日浪遊；乞食爲活計，討飯作生涯；喪德敗行，雖瞞不得局外閑人；搗鬼弄神，却能哄得閨中少婦。那一日，吃的醉薰薰的，飽撐撐的，從外邊踉踉蹌蹌進的門來，一屁股坐下，邪瞪着眼，厲聲高叫道：『丙子○！看茶來！』齊婦聽說，不敢怠慢，一面吩咐其妾烹茶；自己房裏伺候。不多時，其妾烹茶已到。吃畢，兩口子遂扯起長談來了：

齊婦未開口，面上笑哈哈，嬌聲嫩語的，向他丈夫道：『是怎麼，逢你出門去，不醉不還家？待說是鄰里鄉黨，請酒，不過是十天半月，談談桑麻，似你這天天有酒天天醉。我問你肆筵設席，都在誰家？翻轉是這幾家子窮朋友，你可去，常擾攪他作甚麼？待說是一遞一舌輪流吃，可怎麼，從沒見你回遭茶，縱就

是，男兒慷慨志不論；可也該合我說說是誰家！倘若是早晚遇着他媳婦，我也好說聲打攪拜謝他。」

這齊婦圓款款的問了一遍，你道這齊人如何答應呢？誰知道他早知有此一問，卽應聲而對曰：「你待問我那些朋友麼？我的朋友多着哩！你且一旁站立，洗耳靜聽，待我從頭細細說來！」

這齊人未曾開口笑哈哈，叫了聲「賢妻洗耳聽我講，都像我，這個樣的窮朋友，他怎能朝朝酒肉，還蒸饅饅？^㉑看着我，帽破衣殘樣不濟，好像是，人物除裏數不著；那知我，交遍公子王孫貴！^㉒你不到西天，那裏得遇見佛頭！一個右師王驩齊相國，俺倆會同窗共桌上過學；他如今食祿萬鍾大得志，見了我，款待之間情不薄；吃他些龍肝鳳髓天鵝肉，吃他些熊掌猴頭並燕窩；喝了些玉露東洋糯米酒，烹了些六安武彝合松蘿。^㉓酒飯間，說待薦我把官做；我說過散淡神仙，受不得束縛。他見俺，落落高風氣節好，分外裏加意殷勤禮貌多。又一

個齊相儲子^①常請我，差管家騎著馬兒牽着騾。還有個那淳于^②駙馬是個飲者，俺兩個談古論今甚投合。」

這齊人一片虛言，把一個齊婦哄得眉開眼笑，加意奉承，點上燈，鋪下床，先着齊人睡了。忽然間又起了疑惑，說道：「這話不像個！常言道：『鮎魚與鮎魚一夥，瓦雀與瓦雀同羣。』我看良人這個樣子，那富貴顯者，誰合他輕自相與？這話不定真假，未可全信！」越想越疑惑；遂出了臥房，到了下房，對其妾道：「我有句話合你商量。」

其妻喚其妾，「講場事你聽：說起咱良人，本是窮漢精，每日出門去，歸來醉醺醺！方才問他道，他將大話烹。他說是共飲共食的無貧賤，盡都官宦之家富家翁；有幾家，轟轟烈烈正一品，有幾家，巍巍峨峨做公卿。他對我，一五一十講鄉宦，好叫我倉猝之間記不清；都是些，又富又貴的好朋友，相與的，那有一個是白丁！都說富貴之人眼眶大。是什麼，待咱良人都情不輕，待說是富貴不驕忘了勢，可什麼，全然不到我家中。雖說是柴門難以容車馬，從來說知己相

交不論窮通。這其間，不知真，不知假，我料着，一定是良人瞎拿撐。我有心，偷出閨門看一看。囑咐你，休要與我走了風。」

這齊婦與其妻商量一回，拿定了主意，要去看看，就顧不得睡覺了；雞鳴即起來，梳洗扎挂的停停當當，單等他良人的舉動。這且不表；且說這齊人撒了一天二地的謊，見其妻歡天喜地，加意奉承，他便得意之極；口中不言，心裏偷笑：到明天還有個好嘴頭，回來時另譏幾句混他一混。一覺睡到天明起來，披上衣服，開了房門，摔開大步，佯長而去。這齊婦沒聲的，也就接踵追塵，跟將出來了……

這齊婦，舉目抬頭將眼瞰；看了看，十字街四通與八達，許多的，樣題數尺。⑤好門戶，許多的，堂高數仞貴顯衙。是怎麼，良人至此竟行過，全不見良人走進那一家。這齊婦，心中暗把良人叫：我看你，走進那裏才住下。我忘了，昨日就該把你問，問一問，今日飯酒在誰家。這齊婦，提心在口糊打算。誰知道，眼前結了個平仆場……

不說齊婦暗暗躊躇，單說齊人一直出了東郭。這齊婦待要回去來，來做什麼？待說跟他去；走到何處了手？說：『罷罷！既到這裏，焉有空回之理？只得捨上性命看他看。』這齊婦出了東郭，遠遠望見一座松林，林上放着一架食盒，暗暗說道，『今日是一百五日寒食佳節，家上又添新土。唉！良人哪良人！你也有祖宗，從沒有見你燒一張紙，焚一炷香！你縱享盡富貴，也是個忘本之人了！這也不論；只是朋友長，朋友短，走徧國中並無一人答話，還有什麼望頭？哦！是了！莫不是那上坟的人，就是他的朋友；且看良人如何舉動，便知端的。』

這齊婦，隱身遙望松林坡，看了看，良人急走如瘋魔，照那赤松林前跑去。只聽的咕咚一聲響，他在人前短站着，叫了聲，『大叔大老爺，看顧看顧罷，我這裏給你老人家把頭磕。』那些人，見不上這個下作調，給了他一壺黃酒，二兩饅饅。只見他，張口鼓腮似餓虎，恰像是，遇着救命的活佛。這齊人，扒掬起來，又往別處去。咳！那齊婦，好像胸中支起滾油鍋！

齊人既是討飯吃，那裏討不得！爲什麼廬園中，出東門，偏偏往這播間而來？只因這日是寒食佳節，家上墳拜墓，這東外頭許多地段，那富貴人家，墳墓多在此處；他想着這個巧頭

，所以徑往此處而來，恰好有許多上墳的；這齊人走到近前，纏摸些東西吃了，覺着不大甚够，看見那還有幾家上墳的，他又跑去；把個齊婦，幾乎氣破肚子，暗暗叫道：「老天哪！老天！可苦煞我了！」

這齊婦，一陣心酸淚交流，罵了聲，「丟醜的強人不害羞！實指望，人前還有點虛體面，誰料想，你成了個無廉恥的死賊囚！最可恨，當初來看失主意，只弄得，進退兩難不自由！」這齊婦，滿懷苦楚，將天怨，他良人，還在墳前啃骨頭！

……

選自木皮鼓詞

註 ○彈詞是唱詞之一種，如今之蘇灘之類。這一節把孟子上的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衍爲

彈詞，很是幽默可喜。○古稱卿大夫嫡妻曰內子，今人專以自稱其妻。○北人

謂餅曰饅饅。○六安，武彝本地名，出茶葉。此處與松蘿同指名茶。○齊相；

曾以幣交孟子，孟子受之不報。○淳于髡，齊之贅婿。○椽題，今謂之出簷；

椽題數尺，言屋材之巨大。

一九 復活瞻禮

常粹然

四月一日底清晨，

四境闐寂，

晨曦透明；

爽朗蔚藍的天空，

漂散着幾朵魚肚白的浮雲。

「叮噹……叮噹……」

教堂鐘鳴，

發出抑揚頓挫的凱旋歌聲，

打破了一方底幽默、清靜，

好像是說：

「睡夢底人兒，醒來呀！

我報告你「戰勝死亡」的喜信」

天氣已是暮春：

綠草萌芽，

楊柳青青，

無處不在復活，

無處不在甦醒；

鳥語花香，

惹動了虫蝶底鼓舞，飛奔；

溫煦的陽光，

柔和的惠風，

復活了靠近村子的溪水、山林。

麻痺滯伏的靈魂啊，

你幾時復活，幾時甦醒？

「啊！來！樂呀……」

婉轉的歌聲，

遙遙地從遠處飄來，

激盪了我的脆弱的心靈，

說不上是喜是悲，還是復活底憧憬！

幾隻輕率的燕子，

偷偷地飛過了樹叢；

一片金黃色的光芒，掠過大堂鐘樓，

照澈十字窗底玻璃，燦爛如晶；

莊嚴、肅穆的祭禮就要舉行，

「啊！來！樂呀……主復活了……」

歌聲又復興。

主啊！復活的主呀！

長惹，悻怯，憔悴，憂鬱，萎靡，頹廢……

無不是致我死命的創痕

求爾加我神勇！

療我創傷！

慰藉我精神！

更復活我的意志，我的心靈！

賞我復活底四大奇恩：

徹透，健康，迅速，光明！[⊖]

錫我聖寵雨露滋潤浸淋！

我誓從今趨善避惡，革面洗心，

主吓！矜恤庇佑我！不再罪裏沈淪！

復活了的人兒喲！

奮勉，策勵，前衝！

來走那崎嶇的征途，

不怕那猙獰面孔底威嚇脅恫，

要與惡勢力周旋，扎掙。

我——是我——復活了的我，

要善度新生命，

——復活後的新生命，——

卽是：基多生命，超性生命，亞孟！

就在那一剎那，

「啊！來！樂呀……！」

靈魂底深處也有了愉快的歌聲。

選自磐石雜誌第二卷第八期

註 ⊖卽是 Alleluia 的譯音；尋常是作「亞肋路亞」。

神速，光明。

一九 復活瞻禮

二〇 露德朝聖游記

吳應楓

今年（一九三一年）法國公教青年會，開全國大會於露德，會期是四月十、十一、十二日。我乘着這個機會，就約了五個華友，於九日晚上，搭了里昂青年會的定備車同行：一面爲朝拜聖母，一面爲參觀盛典。八百活潑英俊的青年，胸前掛着十字徽章，在一團和氣的車廂裏頭，或唱歌念經，或談笑飲食，莊嚴時莊嚴，詼諧時詼諧，處處表現着爛漫的天真。

風馳電掣的火車，載欣載奔地，向西南而去，經亞未濃，蒙般利愛，多魯士，而到聖山。一路走來，籠罩於穹蒼下的名城古蹟，照耀於春光裏的青山綠水，都生面別開，另有一種駘盪的風情。

十日晨，十點四十五分，露德聖母大堂的頂，已隱約可辨。企踵遠矚，口誦「陟彼岵兮，瞻望母兮」之詩，手舞足蹈，心靈上的快慰，已瀟灑於面容上。忽

然一人起唱「我靈讚頌吾主」之歌，眾人一齊附上，聲徹雲霄，與會淋漓。十
一點一刻，車抵露德站，卽往旅館，安置行李；午餐後，就向山洞而去。

不五分鐘，已進了靈洞，先口親聖母顯現時立足之石，石因親吻多久，光
而又滑。然後跪於聖母像前，雙目注視着慈母的聖容，向她沉默祈禱。

洞石上，掛着許多病人痊後，留在的扶杖。聖母渾身像前，除一座祭台外，
又有一大蠟台：數十枝蜜蠟，日夜焚燒着，祈禱的馨香，上騰不斷。聖母像左邊
的鐵欄柵外，花籃花球，滿地芬芳。聖母像下的一個小洞裏頭，纍纍堆積的，都
是上呈天后的書信。我想天主的天神，早已代爲傳達，仁慈的聖母，早已藹然
可親地，一一答覆了。

山洞左邊有靈泉，我們都去啜飲：一杯盡後，又是一杯，像喝旨酒一般；太
陽裏驅逐，額上汗流的我們，頓覺涼快萬分。當時我心中求聖母道：仁慈的露
德聖母，將來邪魔咆哮，偏情猖狂的時候，另外我冷汗滿面，神志不清，離開這

涕泣之谷的時候，請你的聖目憐視我，你的聖手懷抱我，給我一滴龍水，解我的神渴，送我到天上清潔美麗的樂園中去。

泉水旁有浴室三間，二間爲女信友的，一間爲男信友的。來朝聖的人，無論有病無病，每每入室沐浴，求慈母的降福。

且行且談，拾級而上，已到了山頂大堂的門口。脫帽，點聖水，畫十字聖號，屈膝誦經，朝拜隱蹟於聖龕中的救世主，和不沾瑕玷的童貞女。隨後從右邊進去，繞正祭台背，由左邊出來，仔細觀察聖堂的內部：紀念的旗幟，謝恩的白石，名將貴人獻給聖母的勳章，琳琅滿壁，輝煌奪目，到處顯出聖母的大能和仁慈。信步而下，先看地窟堂，繼看玫瑰堂。這個進，那個出，朝聖的人，絡繹不絕。

三天會期內，天天有迎聖體，有提燈會；迎聖體在晚餐前，提燈會在晚餐後。這兩個禮節，爲朝聖的人，也是兩件最有精彩，最有興味的的事情。

十二日的迎聖體禮，是在四點半開始的，各區有各區的白漆黑字的木

板做前導，各團體有各團體的旗幟做領頭。隊伍分列左右兩行，每排三人；兩行中間爲各區各團體的旗板，和隨隊司鐸。迎聖體的出發點，是山洞祭台；參與的人，在一萬五千以上。時西半天的斜陽，射到頭面，逼人出汗，地上被踏的灰塵，飛揚空中，散落於衣髮上。但在場的人，都踴躍前進，沒有倦容。大隊到了玫瑰堂場，卽由童子軍圈定螺旋式的進行隊。執旗的人，從左右兩大石階上升，依次排列於半圓形的石欄上。數百面五彩鮮明的旗幟，飄搖於空際，像大將軍打了勝仗，回來一樣。聖體到了堂場，執「發光」的主教，卽往左面降福病人。這時候，歌聲頓息，忽然靈洞裏發出宏聲道：「主，我們愛你。」眾人同聲答道：「主，我們愛你。」靈洞和眾人先後接下去說：「主，我們常常愛你。」「主，你若願意的，你能看好我的病！主，你的聖旨奉行罷！」這些口號，念時一句比一句高，信德的活潑，望德的堅固，愛德的熱切，可算登峰造極了。俞君正康，是上海的信友留學法國研究工科，已十餘年了。他在露德，曾盡過二月昇扶

病人的義務；這次因快將學成回國，特同我到露德來，和慈母拜別。他給我說：病人的痊癒，每在這個時候，他親自看見過兩個聖蹟。這次我雖未見有形的聖蹟，無形的聖蹟一定不缺的。主教高舉「發光」降福雙膝跪於地上的信友；最後唱「請衆讚美吾主」而散。

十一日晚餐後的提燈會，舉行於八點半鐘。我們六點半吃了晚飯以後，就在旅館中，各人買了一枝穿着紙罩的蠟燭，向山洞而去。山洞前橫着一河，水聲潺潺，河邊有石欄石櫓。我們或憑欄而望，或倚石而坐。九天裏幾點明星，隔岸上淺草如茵，微風撲面，夜景清寂。我回頭望靈洞，鐵柵脚下，跪着四五個少年，伸臂作十字形，正在凝神祈禱。兪君告訴我說：每有終夜祈禱於山洞前者。我聽了感慨萬分，幾乎流淚。

提燈會前，公眾在山洞前念玫瑰經。每端開始，由某司鐸三言兩語，很簡單地說明每端當求的恩寵；每端結尾，公眾高聲三次唱「天主聖三光榮

頌。」

提燈會的時候到了，鐘鳴聲裏，只見萬枝燈燭，四面跑來。忽然大堂正面所裝的無數電燈，同時發光，一轉瞬間，黑暗的世界，變作光明的天堂。於是列隊前行，唱着「露德聖母歌」，歌辭印於紙罩上，可免另帶經本的煩。「亞物亞物」的聲浪，像汪洋大海裏頭的潮水一陣一陣，萬馬奔騰似地打擊耳鼓。五個同伴中，一個是華工，領洗以來，剛纔二年，信德很堅固。他從來沒有唱過這首聖歌，到了這時候，竟也唱起來。他的聲音很宏壯，到底他的音調，完全不合符節；前後的人，都舉目看他，他却視若無睹，仍舊唱他的新調，讚美無原罪聖母。我想仁慈聖母，必笑容可掬，從寶座上，格外眷顧他的。大隊到了玫瑰堂場，就開始唱信經，表示信仰聖教會所訓的各端道理。信經後，六位主教，同聲唱降福經，降福羣衆。到了這裏，提燈會就閉幕了。

苦路善功，是最能引人輕世愛主的一種敬禮。露德大堂的南面，有一小

山，名加爾瓦畧，山上有苦路，路高低不平，又多小石塊。十四處苦路像，都是渾身的銅像；悽愴悲涼的情節，令人一見傷心。第一處下有聖階，拜苦路的人，每膝行而上，走苦路時，到了一處，大概跪於亂石中，簡單地默想耶穌苦難；也有赤足而走者。我們於十二日早，也上山去拜苦路。我們念的經，是中國經；聽見我們念經的人，都顯出詫異的情狀。山路既崎嶇，陽光又熱烈，等到做完善功，已額汗涔涔了。

露德的旅館和聖物店，幾觸目皆是。我們也參觀過露德的本堂。聖女伯爾納德的住宅，我們也去過；到底因為主日，屋門禁閉。我們只得在外邊，瞻仰一回，存想這鄉女的幸福。

十一日晨，我們在山洞前，望了彌撒，領了聖體，即乘山上電車，作 Le Pic du Ger 之游。車行十二分鐘，纔到；再步行幾分鐘，始到山巔。露德和比賴南山的各種勝景，盡入眼簾。光怪陸離的大塊文章，都是大造的工程。

午後，因一法友的敦促，我同俞君正康、徐君雄萬和七個法友，坐了公共汽車，去游比賴南山的 Gavarnie 名勝，一路行來，汽車在萬山裏盤迴曲折，越走越高，越高，越覺空氣的清冷。我們都昂首雲霞，看山上的瀑布、積雪、削壁、奇峰。沿路上看了一座聖堂，古色古香，自成一式。車行二下鐘，過了拿破崙橋，已到了目的地。我們立刻下車，拿了杖，上山去了。我們停車的地方，是最末的一個法國村落。村前一路，叫西班牙。村落盡頭處，小驢十餘隻，專供游客的玩弄，彷彿我國的蘇州。我們一鼓作氣，努力爬山，足踏白雪，展開攝影機，拍了幾張照，作為游後的紀念。在雪中，望對面陽光照耀着的雪山雪谷，銀光炫目，氣象奇特，實在美不勝收。白駒過隙，恨光陰的過去太快；忽然西山的斜陽，將下虞淵；空中的倦鳥，翩翩而歸；山麓的山羊，離草地而去。我們只得同名山握別，賦「歸去來兮」之辭。

十二日午後，我們又去游了 *Les Grottes des Sarrasins* 山洞，洞在露德

的中央，離車站只有五分鐘路。我們各出了四個半法郎，買了一張入場券，跟了一個引導的人，下去參觀。洞中裝有電燈，內部終算清潔，石牀，石鐘乳，隨處可見。洞內的奇觀，很多：銅鼓，深淵，王家梯，大瀑布，聖水缸，大聖堂，小聖堂，懸空石，大禮堂，巴格的巨燭，Mirat 親王的寶座，Gavarrie 的豁谷，白冷的馬槽等等。可惜對於地質學門外漢的我，未能做一科學的研究，殊堪惋惜；到底聽了引導者的講解，我也覺到地質學興味的濃厚。（下畧）

一九三一，四，一九，里昂。

節自聖教雜誌二十年七期

一一一 青島

王統照

沿着海岸的太平路，萊陽路，隨了汽車隊的穿行，這真給我以重遊的滿足。一面是碧波明淨的大海，一面是山上參差的樓臺。滙泉一帶的新建築與

團團的一大片草場，那麼柔又那麼綠。未到公園以前，便看見比鄉鎮賽會熱鬧得多的遊眾。公園裏的玩藝很多：水果攤，咖啡店，照像處，小飯館，都在花光樹影下叫賣着。不是看花，簡直是「人市」。

實在這廣大的中山公園的美點並不止在這幾百株的櫻花身上。有許多植物從德人管理時代移植過來，名目繁多，大可供學植物者的參考。據說因為德人要試驗這個半島上究竟宜種何種植物，便盡量的撒佈下各種植物的種子……再則是最嬌美的海棠，在這邊也成了一條路，路兩側全是麗紅粉白的花朵，比滿樹爛漫的櫻花還好看。

翦平的圓草地，有小花圍繞的噴水池，難於一一說出名字各種松柏類的植物，薰人欲醉的暖風，每個人都很欣樂地在這自然的美景中遊逛，說笑……

因為太喧鬧了，我們便離開這裏往清淨的海浴場去。

海浴的時候還沒有到。一大片沙灘上，只有那些各種顏色的木板屋，空虛地呆立着。沒有特製大布傘，沒有兒童的叫嚷，沒有女人的紅帽。靜靜地看，由這處那處，一層層泛盪過來的碧波，輕柔地在沙邊吞嚙着。恰巧這不是上潮的一天，淺水明沙，分外顯得有趣。我們脫了鞋襪用海水洗過腳，在沙灘上來回的走着。看這片深碧色浮映着一種可愛的明光的圓鏡，斜對面的青島山，小小的山峰孤立在那裏，披上春天的薄衣。小的浪花疲倦地，遲遲地，由不知何處來的那股衝動的力量，使它覺到不安，可又不能作有力的掙扎。沙是太柔軟了，腳踏下去比在波斯織的毛毯上還舒適；是那麼微盪地又熨貼地，使腳心的皮膚感到又麻又癢的一種快感。

風從海面斜掠過來，挾着微有鹹濕的氣味；並不壞，因為一點也不乾燥。空中呢？在這海邊的天空是最可愛的，尤其是春秋的時候。晴天的日子那麼多，高高的空中，明麗的蔚藍色，像一片彩色的藍寶石將這個海邊的都

市全罩住。雲是常有的，然而，是輕鬆的，片段的，流動的，彩雲在空中時時作翩翩的擺舞，似乎是微笑，又似乎是微醉的神態；絕少有板起青鉛色的面孔，要向任何人示威的樣兒，而且色彩的變化朝晚不同。如有點稍稍閒暇的工夫，在海邊看雲，能夠平添一個人的許多思感，與難於捉摸的幻想。映着初出海面的太陽，淡褐色的微絳色的雲片，往往點綴於太空上面。午間有雲，晴天時便如一團團白絮隨意流盪。午後到黃昏，如果你是一個風景畫家，便可以隨時捉到新鮮、奇麗的印象，從雲彩，從落日的煊染，從海對面的山色上，使你的畫筆可以有無窮的變化。

這上午我同C君在沙灘上，被甚麼引誘似地，坐了許久的時候，時時聽到岸上車馬來回的響聲。

選自都市的風光

註 ○世界大戰前，青島是德國的租借地，後為日本所佔，華盛頓會議後交還中國。

一三一 季遐年

吳敬梓

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內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

他的字寫得最好，却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却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不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

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鞞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天寫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

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蹣了他一書房的爛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主人道：『你肯寫一幅字送我，我就買鞋送你了。』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

主人厭他腌臢，自己走了進去，拿出一雙鞋子道：『你先生且請先換一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抬舉你；我難道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呼呼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

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盒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日施御史の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幅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拿出一個大墨盒來，揀了一錠墨，舀些水，坐在禪牀上，替他磨將起來。和

尙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

他在那裏磨墨，磨得正興頭，小和尚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尙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週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尙那邊叙寒溫。

季週年磨完了墨，取了一張紙來，鋪在牀上，叫着個小和尚替他接紙，取了一管敗筆，側轉了頭，把紙相了一相，一口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邊小和尚動了一動，他就把筆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殺豬的一樣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鑿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鑿，替小和尚接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回，向和尙作別去了。

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週年問道：「有個寫字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週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週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

了。」

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什麼人，混往裏頭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內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廳上。

小廝進去，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仗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得閉口無言，低頭走開。季遐年依舊回到天界寺內去了。

節儒林外史

一三三 唐宋人詞八首

漁父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憶江南

劉禹錫

春去也！

多謝洛城○人。

弱柳從風疑舉袂，

叢蘭浥露似霑巾。

獨坐亦含顰。

又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又

梳洗罷，

獨倚望江樓。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蘋洲。

踏莎行

晏殊

小徑紅稀，
芳郊綠徧，
高臺樹色陰陰見。
春風不解禁楊花，
濛濛亂撲行人面。

採桑子

歐陽修

羣芳過後西湖好，
狼籍殘紅，
飛絮濛濛，
垂柳闌干盡日風。

翠葉藏鶯，
朱簾隔燕，
鑪香靜逐游絲轉。
一場愁夢酒醒時，
斜陽却照深深院。

笙歌散盡遊人去，
始覺春空，
垂下簾櫳，
雙燕歸來細雨中。

傷春怨

王安石

清平樂

黃庭堅

雨打江南樹，

一夜花開無數。

綠葉漸成陰，

下有遊人歸路。

春歸何處？

寂寞無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處，

喚取歸來同住！

與君相逢處，

不道春將暮。

把酒祝東風：

且莫恁匆匆去！

春無踪跡誰知？

除非問取黃鸝；

百轉無人能解，

因風飛過薔薇。

註 ○在吳興·

○即洛陽·

一四 陳二郎

胡山源

清兵進了江陰城，大殺三天，簡直將江陰城裏的人殺了一個淨盡，直等到無人可殺時，方纔封刀，出榜安民。據說：城裏被殺死的和自殺的，共有九萬七千多人；而勉強留得殘生的，大小只有五十三人。

觀音寺後華嚴菴，就是毛公祠，有三個人避在韋馱頭上的天花板內。清兵雖然進來用槍刺到他們所躲的地方，却沒有刺着他們。他們總算保全了性命。

又有一個人，等到清兵攻進城來時，一時無可躲處，就躲到一所佛殿的匾裏去。不料他一躲進去，裏面却早已有一個人了。大家都是避難的，只要地方够，就彼此將就了下來。可是過了一會，却又有一個人躲進來了。先躲的

兩個人，爲了地方的逼仄，當然不肯讓這第三個人加入，但這第三個人，却不肯出去。先躲的兩個人怕他嚷起來，大家沒有命，也就只好容忍下來，讓出一些地方給他。

這三個人在這個匾裏躲了三天，雖然沒有給清兵發見，却幾乎餓死。幸而其中有一個人，身邊帶着一些生米；他自己要果腹，不容他不分些出來給其他的兩個人。又幸而天下了一會雨；他們可以偷偷地伸出手來，在掌心裏承取些簷溜，和生米一同吞下去，纔維持了他們的性命。

觀音寺裏有一尊鐵佛，碩大無朋；他坐在蓮臺上，他的頭直聳到屋梁裏。江陰人大家都知道他的裏面是空的，於是便有幾個人由他的

耳朶裏鑽了進去，躲在他的肚裏。不知其中究竟的清兵，居然也留下了他們的性命。

此外，寶塔上，以及別的隱僻之處，都是這五十三個人的世外桃源。

清兵阿里達在封刀之後，覺得很無聊，他說，「媽的，江陰人真不經殺，一殺就完了。」

「他在城裏走來走去，所遇見的，都是自己的兵將；原來的江陰人，竟是一個都不見。因為江陰人現在只剩得五十三個，當然他一時不容易遇見。而且這五十三個人，在封刀後的最初幾天，還是提心吊膽着，不敢出來，他更是不能遇見了。」

這天，他一個人在花園巷相近的地方走着，忽然看見一堆死屍之中，有什麼東西在動着。他起初以為是狗，等到走近了一些，纔知道是人，壓在幾個死屍之下，正在掙扎着鑽出來。

·他不走，就立在那裏看着。

那人的頭鑽出來了，很小；手也爬出來了，很小；上身也露出來了，很小；全身霍然立起來了，原來是一個男小孩。他滿面是血，渾身是血，完全是一個血人。他一看見阿里達，並不逃走，只睜着兩隻眼睛骨碌碌地看着。

阿里達一看見這孩子，心裏便是一陣歡喜。他覺得到底發見一個江陰人了，他的找尋沒有落空；又覺得這個人是一個孩子，事情更非尋常可比。

「喂，小蠻子，◎你過來，我不殺你！」
阿里達說。

這孩子就從死人堆中走了出來，立到了阿里達的身邊。

「你不要怕，跟我去。」阿里達又說。「我有好處給你。」

這孩子果然不怕，就跟着阿里達走。到了一個池子旁邊，阿里達給他洗清了面孔和手腳。阿里達看見他眉清目秀，皮膚白淨，心裏便更爲喜悅。

「小蠻子，你叫什麼？」阿里達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問他。

「我叫陳二郎。」他說。

阿里達領他到一爿衣裝店裏，揀出了幾件華麗的小孩衣服，給他更換。他穿了新衣服，更顯出了他的美好，越發使人可愛。

阿里達給他收拾時，不住的問他這樣那樣。他見阿里達對他和氣，便也一一回答。他的聲音清脆，言詞敏捷，咕咕呱呱地說着，就好像枝頭的小鳥，唱着婉轉的曲兒。阿里達半生戎馬，萬里長征，那裏能够享受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樂趣！所以他對於他，起先是微微的笑

着；後來就索性嘴都合不攏來，自己說一句話，就是一陣哈哈，聽一句話，也是一陣哈哈。

「二郎，你就跟我在一起，不要到別的地方去。」阿里達領他到了他所住的察院裏說。

「好的，我就跟你在一起，不到別的地方

去。」陳二郎說。

「你喜歡和我在一起麼？」

「喜歡的。」

阿里達聽了這話，又哈哈地大笑起來。

從此，陳二郎就和阿里達同居在一起。阿里達很愛他，給好的東西他吃，也處處照顧着他。別的清兵看了他伶俐有趣，也都時常來和他小蠻子長，小蠻子短地說笑着。

不魯思是察院裏清兵的主將。有一天，他聽見了這個小蠻子的事情，便叫阿里達帶陳二

郎去見他。阿里達有些不肯，因為他想，無論不魯思是喜歡陳二郎與否，陳二郎見了不魯思，恐怕再難回到他的地方；不魯思如果喜歡他，自然要將他留下；如果不喜歡他，就要將他開刀。不過不魯思是主將，他不能違抗，只好將陳二郎帶到了不魯思的面前。

「你的父母呢？」不魯思看見了陳二郎，問了他的姓名之後說。

「早就去世了，」陳二郎清楚地回答。

「誰養你大的呢？」

「我的叔叔。」

「叔叔呢？」

「叔叔在幾天前也死了，」說着，眼睛紅了一下。

「你怎麼會活的呢？」

「我先在家裏的乾井裏躲了三天，後來又

在花園巷的死人堆裏躲了幾天，所以沒有死。

「家裏還有別的人麼？」

「沒有了。」

「現在你幾歲？」

「九歲。」

不魯思看着他笑笑，心裏着實也愛他。於是將他拉近身旁些，摩着他的頭頂，問他說：

「你就做我的兒子，好不好？」

「好的，爹爹。」叫了一聲之後，就格外

靠緊着不魯思，弄着不魯思的衣角。

「哈哈！」不魯思覺得開心極了。「你這

小傢伙倒怪靈巧的。」

阿里達在旁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很是難過。但是不魯思是主將，他自己是小兵；不魯思要怎樣便怎樣，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好悄悄

地，用死勁看着陳二郎。

「阿里達，」不魯思忽然喊着阿里達說，「以後我還是將二郎交給你，你須好好侍候他。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你須陪他；他缺少什麼東西，你都可以來向我要。」

「喏，喏，喏！」不魯思說一句，阿里達應一句。這真正出了阿里達的希望之外，想不到他所喜歡的人，不但不被主將所奪，反而託付於他，自己藉此還可以博得主將的歡心。

從此以後，阿里達便天天陪着陳二郎出去遊玩。陳二郎本來是喜歡遊玩的。只因爲起先幾天，怕不魯思知道，沒有敢公然出入，悶得慌，現在一切絕對自由了，所以便大玩特玩起來。而且阿里達一則本來喜歡他，二則自己又無他事可爲，三則爲了不魯思的託付，因此格外事事奉承他；他便時常和阿里達出去，向城

內城外各處走着。這時，城裏的江陰人，本來逃到城外去的，已經有些回來了。

到二十四日，阿里達又帶陳二郎到城外去看焚屍。那時大隊的清兵，已經北上。新任的縣丞卞化龍已經到任；他叫了許多夫役，將城內的屍首，都擡到花家壩東面的大墳場裏去焚化。不要說別的，焚後而沒有化去的白骨，就堆成了幾個小山。屍首之多，也就可想而知。

「爲什麼要殺死這許多人呢？」陳二郎看着又發了這樣的問題。

「少爺，你現在還不能知道，你大了就會知道。」阿里達仍是笑着說。

「我的叔叔不曉得在不在裏面？」陳二郎說着，眼淚落了出來，偷偷地用袖子揩去了。

「大概總在這裏面罷。可是那裏找得出來呢！」

這天，他們又出來隨便走着，走到了城內市橋相近的地方，看見有一爿藥店的門開在那裏，他們便進去坐坐。藥店裏只有一個老人。他一看見他們進來，便顯着疑訝的神色說：「呀，二朗，你還活着麼？」原來這老人是認識陳二郎的。

「可不是！你也活着麼？」陳二郎說。

「這位是誰？」老人指着阿里達問。

「你不知道呢！」陳二郎顯着得意之態說。

「這是我的爹爹派他伺候我的。」

「你爹爹？」老人大惑不解起來。

「難怪你不懂。我的爹爹便是住在察院裏的不魯思老爺。他認我做兒子的。」

接着，陳二郎便講了不魯思的許多好處。

老人的肩頭微微聳着，似乎也很爲他欣悅。

「少爺，」阿里達對陳二郎說，「這位老

伯伯既然是熟人，你就多坐一些時，待我出去小便一下。」

「你去就是，準沒有事。」陳二郎說。

阿里達一走出去，陳二郎就走到老人的身旁，拉着老人，在老人的耳旁說了一會話。老人先是面上顯着緊張之色，點了點頭，後是迅速地到藥櫃裏取出了一包東西，交給他。他就向懷裏一塞。

「二朗，」老人說，「你的主意不錯，事情應該這樣辦。我是年紀大了，就要死的人了。一切事情，你幹着就是，不必顧着我。我有辦法，但願你……」

老人的話沒有說完，阿里達已經回來了。

陳二郎便又恢復了來時的神氣，稱頌着不魯思的好處，顯着極其愉快的神情。

此後，陳二郎便時常到這個藥店裏來玩耍

，有時有阿里達跟着，有時竟只是他一個人。他一來到這裏，總要找一個便利，不爲別人所見，向老人取一些東西，和第一次一樣，從藥櫃裏取出來的東西。

自從陳二郎由這藥店回去之後，察院裏的清兵便都生起痘來。成人生痘是很危險的，所以死的人很是不少。而且痘是要傳染的，現在患的人既然很多，所以傳染的力量也格外大。傳染的力量一大，死的人便格外多了。最後，不魯思和陳二郎自己，也都染上了痘。

不魯思看見這個情形，心裏便起了疑惑。因爲有許多人本來從小已生過痘的，現在也發着似痘非痘的重症：這固然可以說由於傳染而起，却也可以說另有什麼不可知的理由在。他是領兵的將官，懂得一切與軍事有關的陰謀。他想，要是有人在暗中下毒，那就可怕了。於

是他下令他的全營的兵，着力偵察着。

陳二郎雖然病了，他還是照常作着他已作的事情：向藥店老人去要東西，然後撒到察院的井裏去。這天晚上，他又掙扎着要起來，阿里達不答應。他說要到後園去大便，阿里達却願意去爲他取馬子進來，不許他出去。他沒奈何，只好屈從，可是等阿里達一轉身，他却仍然偷偷地往後園去。

阿里達回到房裏不見陳二郎，知道陳二郎一定往後園去了，便也尋到後園來。陳二郎走得慢，阿里達走得快，所以陳二郎剛剛走到井邊，阿里達也就到了他的身後。阿里達看見他的行動有異，就不叫他，看他作些什麼。等到他從懷間取出一個紙包，正要解散了撒入井中去時，阿里達就一手去奪了下來。

阿里達不由陳二郎分說，便一把扯了他到

前面來，見了不魯思，將事實的經過都稟明了。

「有這等事！」不魯思在牀上坐了起來說

·「帶那小雜種過來！」

陳二郎被阿里達一推，只蹣跚地站到了不魯思的牀前。

「我問你這小雜種·誰虧負了你，你要下

這毒心？」不魯思怒氣沖沖地問。

「就是你們虧負了我！」陳二郎坦然說。

「什麼？我們虧負了你？」

「是的，你們虧負了我，」陳二郎侃侃地

說着：「我親眼看見我的叔父給你們殺死，我的嫡母給你們逼死，逼得她跳井；還有我的街坊鄰里，凡是我認得的，我都親眼看見他們被你們殺死；逼死·我恨極你們！我恨不得也能够拿了刀來殺死你們，逼死你們·可是我太小

，我沒有這個力量，所以只好去拿一些藥來代我報仇·可恨現在手裏這一包藥還沒有撒下去

……」

「去你媽的，小雜種！」不魯思不等陳二

郎說完，就從枕邊抽出刀來，向他劈了下去·同時站在牀前的清兵·也都拔出刀來，將他刺成了肉醬·

阿里達連忙趕到藥店裏去·等到他打門走進裏面時，只見那個老人已經僵在地上了，不知吃了什麼劇烈的毒藥，嘴裏還在流着血·

選自江陰義民別傳

註○佛教中之神名·各佛寺中都有他的偶像·

○北人稱南人為蠻子，

南人稱北人為韃子·

○即都察院司監察事，這裏作察院衙門解·

一五 郭里亞得

沈則寬

那時斐利斯定人依山紮寨，義撒厄爾人也靠山立營。兩軍各據一山，恰好遙遙相對，中間隔開一谷。那兩山的兵弁，大有虎視眈眈的光景，只待將命下來，就要廝殺。

突然從斐利斯定營中，跑出一個長子來討戰。那人身長九尺有餘，頭如笆斗，眼似銅鈴，頭上帶著金色銅盔，身上穿著魚鱗銅甲；大小兩腿，都有銅甲遮護，重二百零八斤。兩肩也有護牌，手中拿著長鎗，鎗柄粗如杼柚，鎗頭重二十五斤。又有執刀的小廝一名，做他的前導。這人名叫郭里亞得。他家住在熱德城中，據說是個私孩，並不是正路出身。他挺胸凸肚的走出營前，對着義撒厄爾高聲大叫道：「義撒厄爾民兵聽者：你們若要和斐利斯定人交戰，何必全師盡出？我不是斐利斯定人麼？你們不是撒烏耳的奴才麼？爲什麼勞師動

眾，靡費錢糧？依我看來，倒不如便捷省事的爲是。只消在你們中間，選一個驍勇的良將，單騎出來，和我拼三百合。其餘的兵，一概不許列在陣前；那些將官，也不容助戰。倘你們能勝我的，斐利斯定全軍，就情願認輸，將來爲奴爲婢；倘我勝了呢，你們全軍，也就算敗，將來也要爲奴爲婢。」說畢，呵呵大笑。大模大樣的回到自己營裏去了。

撒烏耳和眾兵士，見了這個異樣的人物，心中十分惶恐；却是無計可施。最可惡的，天天早晚兩時，常來激罵，一連四十天。眾人聽的腦門都氣破了；到底都是你推我，沒個人敢去敵他。

當時達未在家牧羊，一日，他的父親向他道：「你的三個哥子，從軍出外，早晚在行伍中度日；往往枕戈臥甲，少睡耽飢，種種辛苦，不是耍的。我心中只是撇不下他們。今兒要叫你去看看他們，討個確信回來，叫我知道。」達未領了父親的命，清早起來，把羊羣托別人代牧了，自己遵著父親的吩咐，帶了東

西，別了父母，起身就走。一脚趕到一個最近戰場的村莊，叫做瑪加拉。在那裏，只聽見鼓噪喊殺的聲音，震天動地。就把行李和帶來的東西，寄頓在一處，託個人照應着；自己兩足如飛的，跑到戰場上，探他哥子們的信息。

達未尋着了哥子們，正在叙談間，忽然看見對陣裏，走出一個奇長異大的人來，開口就罵。義撒厄爾民兵見了，都面形懼色。達未那時心抱不平，便問旁人道：『這是甚麼人？』眾人胆敢辱罵天主的大軍，倘然有人能除去這人，不知有怎的奇賞呢？』眾人都答應道：『小官人賞賜是大的很哩；只是沒一人有這福氣來消受！』達未道：『莫管他！且說給我聽聽。』眾人道：『現在營中懸着一個大大的賞格，說道：有能除去這人的，朝廷賜他一個大富貴，并招他爲駙馬，把公主配他，還豁免他家輸納錢糧國庫。』達未只管和兵士們兩相問答，說不罷休。眾人見達未再三再四的細問賞格，諒來是有趣意思的。就去報知了撒烏耳。

撒烏耳王立即召見達未，問他意欲何爲。達未道：「陛下聽奏，小民非敢托大自誇；但依我看來，這個斐利斯定人，可以不必怕他。小民自願去取他的首級，獻於帳下。」撒烏耳道：「小孩子說的這樣容易！我料你斷乎敵不過這人。你是年紀輕輕的一個孩子，他是能征慣戰的一個英雄。像你這般光景，怎的敵得過他來？」達未回答道：「陛下有所不知。若就外貌而論，我自然萬不及他；若以實力爲憑，只怕他倒萬不及我哩！小民自幼牧羊，天天的把羊羣散放在深山曠野，獨自在高處巡行照望。那豺狼虎豹，不敢近來傷害。一日，有一頭獅子，和一頭人熊，突如其來，把一隻羔羊腳了就走。小民見了，急忙趕上，從牠們口中，活活的把羔羊奪了回來。那兩隻猛獸見我奪去了羔羊，轉身撲將上來，要想害我。我却騁準了牠們的下頷喉嚨口，就去一把一隻，拿牠們掀翻在地，牢牢按住許久不放。那兩隻猛獸，一時上氣接不著下氣，一口氣換不過來，就死了。那時小民年紀更輕，尚且能扼死那兩隻大蟲；如今年紀稍壯了些，

倒不能殺却這個蠢夫麼？倘陛下准小民前去，我就去取他的首級，以雪我民的恥辱。請陛下寬心，小民自有取他的法術。」

撒烏耳聽了達未一番言語，心裏十分許可，便向他道：「好孩子！朕准你前去對敵他。我望天主保佑你。」達未就在河邊，選了光溜溜的石子五個，藏在袋裏；一手拿了牧杖，一手拿了根發石的繩兒，漸漸的迎著郭里亞得走去。那郭里亞得全身披掛，有個執刀小厮，在前開導，自己耀武揚威的走出陣前；那一種目中無人的氣象，真的難畫難描。走了幾步，抬頭望見達未近上前來；仔細一看，是個俊俏後生，柔弱孺子，一些兒沒有英雄氣概，手裏又沒有什麼利兵，只拖根杖兒，心中十分藐視，暗暗的好笑，又禁不住心頭勃然大怒，厲聲高叫道：「你這小畜生，好這般無禮！我又不是狗子，你怎的竟拿根杖兒來敵我呢？我今兒誓欲取你這個狗頭，好饗空中的飛禽，野外的走獸，使牠們各各飽餐一頓。」

達未道：『你妄想拿大話來嚇我，我並不怕你。你來戰我，不過仗著那堅甲利兵；我來戰你，却仗著天主的全能。你雖是肆無忌憚，膽敢侮辱天主；你可曉得，就是這個天主，今兒要把你交給我手裏了。你這狗頭，頸脖子上要攔不穩了；不久，就要滾落在地了！今兒我要把你的屍身，和斐利斯定人的屍身，一齊喂天下的飛禽，地上的走獸，使天下的人都知道義撒厄爾有全能真主保佑的。』說還未了，郭里亞得就大踏步趕近前來。達未也緊趨幾步，一手探入囊中，取一石子，夾在繩頭上，把繩旋了幾轉，乘勢一發，叫聲著，不偏不倚，正打在那長子的當額中心。郭里亞得吃了這一擊，登時腦門打破，不覺天旋地轉，耳響眼花，立脚不住，狂叫一聲，撲的倒在地上。

達未見他倒了，便連奔帶跳，縱身撲上，拔他腰間的佩劍，把他斗大的頭，一劍砍下。那邊斐利斯定的兵士，眼見上將陣亡，嚇的不由不棄甲拋戈，亂紛紛的逃命去了。這邊義撒厄爾民兵，見敵人敗走了，心中萬分歡喜；各自鼓勵

銳氣，一聲吶喊，千軍萬馬，一齊掩殺上去。那敵人死傷的不計其數，但見一路上人頭亂滾，屍首縱橫。民兵仍舊馬不停蹄的緊緊追殺，一路上斬戮更多。民兵得勝，收隊回來，重復殺入敵營裏，拿他們的輕重什物，收拾盡淨。把營寨踏爲平地。達未獨自取了郭里亞得的首級，及兵器，回到日露撒冷，獻功請賞。

節自古史參攷

二六 『怎麼能……』

葉紹鈞

『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喫的！』

『這樣的材料，這樣的裁翦，這樣的料理，怎麼能穿的！』

『這樣的地方，既……，又……，怎麼住得來！』

聽這類話，立刻會想起這人是懂得衛生的法子的；非惟懂得，而且能夠「躬行」。衛生當然是好事，誰都該表示贊同。何況他不滿意的，祇是東西、材

料、裁、翦、料、理、地、方、等、等、並、沒、有、牽、動、誰、的、一、根、毫、毛、；、似、乎、人、總、不、應、對、他、起、反、感。

反省是一面瑩澈的鏡子，它可以照見心情上的玷污，即使這玷污祇有蒼蠅腳那麼細。說這類話的人，且莫問別人會不會起反感，先自反省一下吧。當這類話脫口而出的時候，未必懷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見發出的是怎麼一種聲調。而且，目光、口腔、鼻子，從鼻孔畫到口角的條紋，也必改了平時的模樣；這心情，這聲調，這模樣，便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氣概。

傲慢必有所對。這難道對於東西等等而傲慢嗎？如果是的，東西等等原無所知，倒也沒有什麼；雖然傲慢總教人不大愉快。

但是，這實在不是對東西等等而傲慢。所謂「怎麼能……」者，不是不論什麼人「怎麼能……」，乃是「我怎麼能……」。須要注意，這裏省略了一個「我」字。「我怎麼能……」的反面，不用說了，自然是「他們能……」。

他們配……他們活該……」那末，到底是對誰不是對「我」以外的人而傲慢麼？

對人傲慢的，看自己必特別貴重。就是在這極短的幾句話裏，已經表現出說話的是個絲毫不肯遷就的古怪的寶貝。他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別人正在那裏喫，正在那裏穿，正在那裏住。人總是個人，爲什麼人家能而他偏「怎麼能……」！難道就因爲他已經懂得衛生的法子麼？他更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還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想「怎麼能得到這個」呢！

對人傲慢的，又一定遺棄別人。別人怎樣，他都不在意；但他自己非滿意欲不可的。「自私」爲什麼算是不好？要澈底講，恐怕很難。姑且馬虎一點說，那末，人間是人的集合，「自私」會把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覺得它不好。不幸得很！不顧別人而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就是極端的自私者。

這樣一想，這裏頭罅漏實在不少，雖然說話時並不想到有這些罅漏。可是，懂得衛生法子這一點總是好的，因為知道了生活的方法如何是更好。

不過生活是普遍於人間的。知道了生活方法如何是更好，在不很帶自私氣味的人就會想「得把這更好的普遍於人間才是。」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一「怎麼能……」一類的惡劣語，表示意欲非滿足不可，滿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發戶似的亮光光的臉。這樣的人雖然生活得很好，決不是可以佩服的。在滿面菜色的羣眾裏，喫養料充富的食品；在衣衫襤褸的羣眾裏，穿適合身體的衣服；羞恥也就屬於這個人了。

人間如真有所謂英雄，真有所謂偉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隨時考查人間的生活，隨時堅強地喊「人間怎麼能……」而且隨時在謀畫，在努力的。

一七 喬琪傅蘭薩蒂 在大學校中

一九一九年，在都冷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喬琪便加入了凱撒萊巴爾蒲（Caesare Balbo）學生會。這會是一八九六年成立的義國公教大學生聯合會的分會。這個組織的宗旨，在保障一般肄業於國立各大學的公教子弟的信德。那時候，義國人民正當大戰以後，剛過了那種社會上和精神上擾攘不安的時期，國家的政權操在仇教者和非公教人手裏；國立各大學的各種規定，都不依着公教的精神。所以那時的公教大學生聯合會便成了公教界一種有力量的組織，可以遏止共產黨和非公教份子的活動。在這無神主義邪說盛行的時代，一個公教大學生要當着衆人，公然表明自己的信仰，不願仇敵們的肆意譏嘲與侮謾，那就非有絕大勇氣不行。

一九二一年，義大利全國的公教青年，決定在羅瑪開全國大會。那時義

國政府和天主教反對得最利害。政府當局知悉了這回的公青全國大會，便想盡種種方法，加以阻撓。政府對於共產黨迭次示威遊行，不但每次容許，還處處加以放縱；可是對於這回公青大會，却死勁的反對着。公教青年們決定在那古代人獸鬥場高利寨廣場上，舉行露天大禮彌撒。——在古羅瑪帝國時代，公教信友們在這場裏慘遭屠殺而致命的，不下數萬人。——義國政府起先雖則很不願意，却無法批駁，不得不勉強允許；可是到了最後幾分鐘，又突然下令禁止。這種反覆的舉動，除了當局的反公教情緒外，別無理由。九月四日，主日清晨，五萬多公教青年們，從羅瑪各方面，打着旗號，排了隊伍，到高利寨去會集。只見四周都有軍隊把守着，不准進去。那時候，青年們的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五萬多青年差不多個個都守着空心齋，預備領聖體；當下便會合了，向華諦岡進發，到聖伯多祿大堂去參與彌撒；彌撒後，到華諦岡花園去觀見教宗本篤十五世。

青年們在華諦岡，議定列隊遊行，到無名軍人碑爲止。可是政府却下令教警察沿途攔阻，禁止通行。這些青年中，有許多是參加過大戰的退伍軍人，見政府這樣對付他們，只因他們是公教信友，就連向無名軍人致敬的權利也被剝奪；於是勃然大怒，一聲吶喊，向前直衝過去。警察方面，妄想他們能攔阻這五萬青年，把他們驅散，就在街道中排開隊伍，阻住去路。那裏料到這五萬人來勢勝如潮湧，一衝便衝開了一條血路，稍微受了一點苦，便依舊整隊前行。同時，在學生們中，一經燃起了義憤的怒火，便像野火一樣，一立見燎原，不可嚮邇。於是一隊一隊的，在各街道中擺開陣勢，攔住去路的警察，都給他們衝過了。一會兒，那無名軍人碑已可望見了。他們忽又在一條街上遇到了馬隊；可是他們溜來滑去，仍能在人馬中間竄過，繼續向前邁進。

據喬琪一個朋友的記載：「那時候，喬琪手裏，擎着公大青年會的三色大旗，奮勇前進。不料有一個仇教的警官，指揮着兩百多個警察，躲在一座王

宮大門背後；一見了我們，突然跳出，向我們衝過來。同時，只聽得有一種粗暴的聲音，拉直了嗓子喊道：「提鎗衝上去！搶掉他們的旗幟！」他們就一齊衝過來，逢人便打，竟把我們當一羣野獸看待。他們提起鎗柄，像發了瘋一般，亂揪亂打，搶着旗便撕碎了。我們也竭力自衛，用牙齒和指甲來抵抗他們。我在慌亂中，還看見喬琪和兩個警察奮鬥着，不讓他們搶去他手裏的旗。我們便跑上去幫助他；他還緊緊抓住那已經折斷的旗杆，和撕成粉碎的旗幟。別的警察們都來包圍我們，亂推亂撞的，把我們推進了這座王宮裏的場地上。便有一個警官來問我們姓名、年歲，然後急急忙忙地記在小冊子上。

『他問到喬琪了；你叫甚麼名字？是誰家的兒子？』亞弗列多傅蘭薩蒂是我的父親。——你父親是幹什麼的？——義大利駐德大使。——那警官一聽，就喘了一口氣，他的腔調立刻改變了，說：「沒有關係，你去吧。」喬琪却說：「放了他們，我才同他們一齊走。」

「同時，在街上被捕的青年們，也都帶進來了。有許多衣服被扯破了，渾身是污泥，有幾個還血流滿面。更有一位司鐸，竟被警察們提起，拋擲進來，他的外衣被撕得粉碎，臉上有一條很深的刺刀傷口，血流不止。他們大聲吶喊，表示憤怒的反抗。警察們不住拿鎗柄亂打。有一個兒童，執着旗，死不放手；警察們就用鎗刺刀威脅他。喬琪於是勃然大怒，仗着他父親的聲威，提高了嗓子，警告那警長注意他的責任，好好約束部下。警長就喊住那人不得用刺刀，回頭再對喬琪解說，說他可以自由回去。但他依舊拿着那面破旗，站着不動。起先他的怒火把臉燒紅了，可是一會兒，他又回復了他平素溫和的態度。他看見一個威尼斯的兒童，忍不住放聲大哭；他就走過去含笑安慰他。

「我們便在場地上，一齊跪下，那穿着破外衣的司鐸，流血的手指間，捻着念珠，向我們舉起手來說：『兄弟們，我們爲自己祈禱，爲那虐待我們的人祈禱吧。』」

「我們終究是被釋放了。喬琪回來時候的情景，至今還使我留着很深刻的印象。我還能想起那時他蓬頭散髮，臉上容光煥發，滿現着一種不能形容的快樂，手揮着那面破碎的旗，一路回來，逢人便訴說被捕的情形，意氣豪雄，像大奏凱旋一樣。這時已是下午三句鐘了，他還沒有吃得一點東西哪。」

自然，這種事情，使人們十分注意他。他回到都冷之後，雖則竭力躲在背後，可是大家已在紛紛議論，講着他勇敢的故事了。他不願意受各方面的人給他道賀。這些可厭的讚頌，在他看來是很不合宜的。他不懂得在這種環境下，一個公教青年怎可臨難畏縮。

節自喬琪傳蘭薩蒂小傳

註 ① Giorgio Frassati (一九〇一—一九二五) 是義國駐德大使的長公子。他是一個

大學生，運動健將，同時又是一個公進會會員。不幸他享年僅二十四歲，便患病去

世。

一六 梅花盛

韓天民

梅花盛領洗以後，快樂非常。他的妻子王氏，連生四子，取名大元、二元、三元、四元，全是器宇軒昂，聰明伶俐。他夫妻二人從小就教訓他們聖教道理，扎下信德的深根。這四子善承教訓，拿着恭敬天主，當作最快樂的事情。

不幸王氏夫人，過事操勞，一病不起；當大元十歲、四元四歲的時候，竟然去世了。花盛哭了一場，極爲難受；然想人生在世總有一死，天主既早收她的靈魂，也只得等待天堂再見了。諸事完畢以後，花盛親自教訓四子，并且立誓不娶外教妻子。

到底人心太弱，私慾難克。一日，來了個媒婆，名叫王三娘，見了花盛，就施展她這狡猾的手段，抹油的唇舌，說道：『梅大兄，一向久別了。前聞尊嫂去世，甚爲難受；因事多纏身，未得前來慰吊，實甚抱歉。』花盛道：『王大嫂不用太

謙了！今日來到寒舍，不知有何忠告。」三娘道：「俗語說的好：遠人進宅，無事不來。今日來到貴府，不過是瞧瞧令郎，黃不黃，瘦不瘦。不料進門的時候，看見大元面帶土色，瘦弱不堪，沒娘的孩子，真是教人可憐！若是有個後娘，也不至於如此。大哥若不續絃，天長地久，恐要將四位令郎餓死！」花盛道：「我本欲再娶；到底鄰村左右，沒有門當戶對的。」三娘道：「噯呀！你真是因死了先妻，不知東西南北了。我們這商南縣，就沒有個相稱的麼？我聽說李家店、李宅，有一姑娘待嫁。這位姑娘，堪稱國色，真是杏臉桃腮，蛾眉鳳眼，身材適中，同兄是一表人才，門庭相對。兄若首肯，我就做個冰人，成此美事。」花盛道：「兄弟本是願意。但我奉教多年，外教妻子，有碍教規。」三娘道：「那就更巧咧！這位姑娘，生來的秉性，不拜神佛。看起來是前生的緣分了！」花盛聽她說的這一段話，心裏沒了主見，半推半就，說不出不願意來。王三娘又來了幾次。花盛耳根一軟，親事就辦妥帖了。三娘一領了介紹錢，也不再來了。

過了幾日，便行完婚。趕一入洞房，罷咧！看不見那杏臉桃腮的姑娘，竟是一個黃面粗大的老婆。花盛心裏說：「你看那三娘，前日說的話多麼甘甜；豈知也是這麼個莊家後婚兒！中國做媒妁的人，慣愛欺人！」然事已至此，也不用說別的了。再說這個李婦，雖然黃面粗大，像個夜叉，却有一番買哄丈夫的本領。一進門，先恭敬丈夫，言語和氣。丈夫說事主，她就說念經好；丈夫說奉教，她就說進堂好。真是百依百隨，哄的丈夫心花俱開。正當丈夫歡喜的時候，她就讒謗前子四元：「什麼該當做活，不當空閑咧！什麼四子有這個毛病，那個不好咧！說的花盛漸漸心動，慢慢的也就把四子托她管轄，由她作主了。」

李婦見丈夫的心，已經籠絡住，便大張雌威，暗暗的禁止四子，誦經事主；一見他們從堂裏出來，不是捶楚，就是辱罵。鬧的四子天天涕哭。後來花盛知覺，便勸說了她兩句。不料她依恃前日之寵，比丈夫更氣盛三分，竟同花盛吵鬧起來。花盛若是打她兩下，她便裝瘋賣傻，尋死投河，無故的拿刀動劍，閉門

不語。鬧的梅宅一個大好地堂，變成了紛爭地獄。花盛雖嘆惜娶了外教妻子的害處，愧悔逞着內人的過錯。到底勢已至此，也無可如何。遂把家中一推六二五，竟然往南昌貿易去了。

李婦見丈夫既已出門，便肆無忌憚，大施威風。命大元二元三元，每日每人當砍柴草兩筐。不然，必施以毒鞭痛打；又命四元爲人看豬。他四人自幼嬌養慣了，那裏受過辛苦呢？如今無法，只得眼含淚珠，奉命唯謹而已！可惜四子墮在惡婦手中，天天不給吃，不給喝，一天只給兩碗飯湯，還得砍兩筐柴草；不是打，就是罵；真令人心痛鼻酸！這個李婦，又是外披人皮，內藏魔心的東西。她最恨的就是念經敬主。每見大元等從堂裏出來，不是用鞭子打，就是用錐子扎，恨不能着他們快死了纔好。這麼一年的工夫，打的他們全身是傷，餓的皮包瘦骨，栽倒爬不起來，還得天天出去做活計。他們終日眼淚不斷，大哥可憐小弟，到一處就是哭泣。

一九 重游司堡爾丁

丁文江

在英國前後不過四天，我還偷空到我十八歲進中學的鄉鎮去了一趟。

我是一九〇四年到英國去的。當時聽見吳稚暉先生說，在英國留學，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我學了幾個月的英文，大膽的自費跑了出去。到了蘇格蘭，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僅僅够住房子吃飯，衣服都沒有着落。不用說念書了。幸虧無意中遇見了一位約翰斯密勒醫生。他是在陝西傳過教的，知道我是窮學生，勸我到鄉下去進中學。於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鴻回到英國東部司堡爾丁 (Spalding) 去。這是一個幾百戶的鄉鎮，生活程度很低；我三星期的膳宿費不過十五個先令，（合華幣不過三十元一月），房東還給我補襪子。中學的學費

一年不過一百餘元，還連書籍在內。我在那裏整整的過了兩年。書從第一年級讀起，一年跳三級，兩年就考進了劍橋大學。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紳士，他不但給我介紹了學校，而且因為他的關係，所有他的親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飯，使我有機會徹底的了解英國中級社會的生活。

我是一九〇六年離開中學的。以後只有一九〇九年去過一次，屈指已經二十四年了。一九一九年我到英國的時候，想去而沒有成功，所以這一次決心去看看。

從倫敦到司堡爾丁要坐四點鐘的火車。早

車去，晚車回來，最多只能在那裏耽擱一個下午。我上了火車就打算道：去是去了，到了司堡爾了究竟去找誰呢？老年的人不知道是否尚在人間？同學中與我要好的不過四五個，不一定還在本鎮。而且二十幾年不通信，見面還認識與否，都是問題。

下了火車，看見一位白頭的行李夫，我問他道：「朋友，你在這裏服務了幾年？」「先生，三十一年！」「那麼你或者還記得我。我二十九年前提在這裏中學念過書。」他向我看了兩眼道：「先生是中國人罷？我記得那時候有位中國學生在鎮上住。」「我就是那兩個中的一個。我請問你住在維蘭得河邊的顧克還在嗎？」「活是還活着呢；可是因爲他的大兒子做投機的買賣虧空了好幾萬鎊，他一氣一急就發了瘋了，他的太太也還在，但是也龍鍾了。」

「法諾呢？」「老夫婦早已死了。大兒子承繼了老宅子，但是常常不在家。二兒子住得遠，要坐汽車纔能去呢。」顧克是斯密勒的姊夫，夫婦待我最好。法諾是我最好的同學，我想不如先到一個地方吃了午飯，再慢慢的打聽。

記得惟一的旅館「紅獅子」是在市場上。於是就向市場走去。不多幾步就看見「紅獅子」的招牌在市場的鐵欄杆外邊。司堡爾本來是一個農村；市場上最重要的買賣是牲畜，所以四邊有鐵欄杆圍着，進去一問，掌櫃的是新來的，不十分知道本地的舊人，但是他却認識我的朋友法諾。「法諾博士是本鎮的科學家，誰都認識他。我替你打電話問一問，好不好？」我詫異道：「住家的人也有電話嗎？」「先生，現在不比得二十九年以前了。」說着，電話就接通了，只聽得法諾的洪亮的聲音：「說

話是誰？」『說話的是文江……』『甚麼？文江……你不是在中國革命被人槍斃了嗎？』『我既然在這裏說話，當然沒有被人槍斃。』『哈哈，我真糊塗。你幾時來的？能住幾天？甚麼？當天要走。到我家裏吃中飯……一點鐘。我還是在老宅子住。你認得嗎？文江，你真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拿錶一看，纔不過十二點，不如先到中學去看看。出了一「紅獅子」的門，記得應該先向左轉，再向右轉。果然不錯，走不幾時，望見滿鋪着扒山虎的牆了。門前是短鐵欄杆，門裏一塊草地，右面一個門是校長的住宅，左面是講堂，完全與二十九年前一樣。不過左面新添了一座新房子。到校長家門口按鈴，半天沒有人出來。只聽得隔壁有人說話。走過去一看

，原來是工人修理房子。他們帶我各處看看。除去新添一所實驗室之外，沒有任何的變動。出了學校向右手轉，不幾步就到了維蘭得河邊的小橋。當年我住在河的右岸，每天要經過此橋四次。從寓所到學校不過十分鐘，但是遇見雨雪也就很狼狽。記得第一年冬天，鞋子穿破了，沒有錢買新的。一遇下雪，走到這座橋，襪子一定濕透了。從學校回家，當然可以換襪子的。可是到家的時候，襪子只有兩隻；一隻穿在腳上，一隻在洗衣服坊裏，沒法子，只好把濕襪子脫下來在火上烘。吃中飯的時候，往往濕襪子沒有烘乾，就得穿上跑回學校上課去。

我站在橋上，想起當年的光景不覺出神。直等到一輛汽車來，纔打斷了我的冥想。汽車當年剛剛通行，司堡爾丁鎮上沒有幾輛，而

且當時是石子路，汽車走過，灰塵冲天；報紙上天天看見有人寫信罵坐汽車的人不道德。而今一概都是柏油路面了，灰塵也少了。我所住的一層樓的小屋也改造了。回轉頭來，看見橋頭上一家藥房，記得這是中學裏教化學的貝爾先生開的，但是招牌已經換了，走了進去，櫃上站着一個中年的男人。我向他問道：「這不是原先貝爾先生開的麼？」「是的，貝爾先生死了多年了。我是他的女婿。你怎麼認識貝爾先生？」「我在此地中學讀過書。他曾教過我化學。」「啊，你是文江罷？我常常聽見他們講起你來。一年跳三級，兩年進大學。就是你罷？貝爾太太還活着呢。她一定歡喜看見你。請你五點鐘到我家裏吃茶，好不好？」

出了藥房門沿河走去，早望見法諾在門前

等着我。他歡天喜地的接着我進去。「不是我咒罵你。實在因為許多老同學二十多年沒有接到你的信，大家都以為你死了。……你同班最好的幾個人都很好；司金諾得了文學博士，現任沙賴省最大的中學校長；湯謨現任劍橋市教育局局長；喬治現任外交部書記官。其中以司金諾人緣最好。你記得嗎？當你沒有昇級以前，第一都是他考的。等到你考在他前面，他不服氣，到教員棹上偷看你的卷子；看了以後，他反特別給你要好起來。老校長杜以得早已告老，現在還健在。」「你自己呢？聽說你專習植物得了博士，為甚麼不做植物的工作？」「生活太難了。當一個植物助教，薪水纔六十鎊一年！接着父親母親都去世了。留給我九千多畝田，我就回家來種地。可是這兩年來真不得了；我辛苦一年，把糧食收了賣出去，還虧九

十多鎊的本錢！今年我把田荒着不種了。幸虧我和我妹夫合開一個販賣農具的公司，還可以維持。」說着又同我向各處看了一遍：「這是你以前睡過的屋子。這是你教我解剖田雞的臨時試驗室。你看這房子比以前有不同的地方嗎？」『我從前覺得你家裏房子很大，現在似乎變小了。』『哈哈！我家的房子並沒有變小；是你的眼睛瞎子變大了！』

吃了午飯，他同我去參觀他的農具公司。各處打電話問我舊日女房東的蹤跡，不得要領。他又逼着我寫了許多明信片，給舊日的校長和同學。然後同我到顧克家裏去。顧克先生完全變了瘋子，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我要破產了，我受了兒子的累！』他的夫人也將近七十了。見着我完全不認得。我對她說道：『二十九年我在這裏讀書。你待我極好，所以來謝

謝你。』『啊！是真的嗎？你不要謝謝我；我要謝謝你，給了我一個機會做點好事。』我們惘然的走了出來。到了門口，一個白頭的老僕對我說道：『老太太不認得你了。我却沒有忘記你。你記得我在這邊草地上教過你騎馬嗎？』『怎麼記不得！你故意的把馬打了亂跑。幾乎把我摔死！』『哈哈！他們那時都說你如何聰明。想不到你騎馬那樣不中用！』

法諾又同我去看一個老教員，他沒有在家。忽然有一位中年婦人開着汽車趕了來：『文江！你還認得我嗎？』我細細一看，原來是顧克先生的大小姐。我認得她的時候，她纔十四歲。『你是梅願克。』『是而不是。我是梅貝遲，因為我嫁給貝遲。我剛纔回娘家，聽說你來了，特地趕來看你。到我家裏吃茶去！』法諾說道：『好極了。』文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我事前一點都不知道。現在我還有事，把他交給你罷。」我告訴梅：「先要到貝爾先生的女婿家裏吃茶，約好吃了茶再去看她。」

走到吃茶的人家，開門的却是老貝爾夫人。她看見我如親人一樣，拉着我說道：「可惜我的丈夫不能見你！他死了十年了。你是他的最得意的學生。我還記得：你化學考第一得獎；他對梅和羅伯說：『你們還不用功，看一個外國孩子，不上一年，考在任何人的前面。』他是得肺炎死的。幸虧梅的丈夫很好，我就和他們同住。他們帶了小孩子看電影去了，立刻就回來的。可惜我的兒子羅伯不務正。這都是打仗學壞的！拿上槍就是英雄，放下槍甚麼事不要幹。」說着，他的女婿，女兒，孫女，和兒子都回來了。圍在一桌子吃茶，談起許多舊

話，彷彿是自己家裏人一樣。

吃了茶，去看梅貝遲。剛坐下來，忽然有人在窗子外面喊我名字。回頭一看，原來是司金諾。他帶着高帽子，穿着禮服，活現是一位博士校長。他走了進來立着談道：「文江！你二十多年不寫信，真正對不住人。我放假回來看母親的，五分鐘裏就要上火車回學校去。在「紅獅子」聽說你來了。從法諾家裏追蹤到這裏，給你見一面。我因為認識你，常常留意中國的事。現在正在看大地。你要常常寫信來，介紹幾本講中國的書籍！」說着就握手走了。梅貝遲道：「你的運氣真好！司金諾多年沒有回來過了。今天你居然見着他。我聽說，我母親不認識你了。請你不要生氣。她的光景太不好了。約翰叔叔早已死了。他把財產都留

給我小兄弟，我們分文都沒有分到。我丈夫早死了。我現在種花爲活，還算過得去。你說我給拖着燕子的時候一樣少年？我的大兒子已經十八歲了！司堡爾丁變了嗎？電話，新房子，柏油路，電影館！不錯的。但是這都是物質的。精神是一點沒有變的。我是寡婦。一有男朋友來，四鄰都延着頸項，張着眼睛看！一個小鄉鎮，大家閑着無事說是非！」

因爲我要打聽舊日女房東的消息，梅同我去看她的老朋友班奈兒夫人。她今年八十二歲了。一進門，看見她和她的第三第五兩個女兒坐在家裏做生活。她的記憶力絲毫沒有差。問起我的舊房東來，方知道她已經死了十幾年。班奈兒夫人的第五個女兒對我說道：「你還練習鋼琴嗎？我記得你跟我學了兩星期就能够彈

Home! Sweet Home! 我笑道：「你不要挖苦我了。你難道不記得？等到你在鋼琴上彈這個調子的時候，我一點聽不出。你氣極了，不肯再教我！」「不錯，你的耳朵是差一點！」坐了十分鐘，就坐了梅的汽車趕到車站。不一刻，車就到了。梅指着站外一排玻璃屋道：「這都是我的花房，——就是我的飯碗。啊！今天送你到車站，我的四鄰又要批評我，說我交結中國朋友了！」「不妨事的。我很少有再來的機會！」車動了，在她搖着手巾中，我又離開了我的第二故鄉！

節從紐約到柏林

三〇 在美國親見的一個小家庭

鄒恩泳

這個小家庭就是我所寄宿的人家。我是由人介紹，才到這家居住。既經居住之後，也就像一家人，彼此感情甚好，竟成了好朋友。他們對我，也不拘束客氣；我對他們，也樂於相聚快樂。

這個家庭中人口祇有三位：一對夫婦和一個男小孩。夫姓郝艾，婦姓白克利。郝君曾在利海大學肄業二年；現今在一裝置水管汽管的舖家工作。他的夫人白氏是本城有名富翁的女兒。郝君三十四歲始娶白氏。白氏嫁時已三十歲。郝君三十八歲才生這男孩，取名羅素。

郝君每星期工資可得美金六十元；除家用外，可以積蓄一部份。郝夫人告訴我，他們已積蓄了美金千餘元存在銀行。他們所住的房屋就是郝君岳父白君的產業。白君在本城爲有名的富戶，房產甚多。他有四個男兒一個女

見這個女兒就是嫁給郝君的。他雖甚富，但他的成室的兒子與女婿住了他的屋，仍舊要付租金。郝君的屋，每月租金六十元美金，是要照付的。有一天，郝君的屋須油漆一過。他的岳父白君派第二兒子來上油漆，令郝夫人紀錄工作時間，由白君給與工資。

郝君除星期日外，每天早上穿上工作衣服去工作。他出去很早；我沒有起來，他就出去了。到下午五點鐘，他始回來；面和手也污黑了，衣服也污皺了。這時我也工作完回家，祇看見郝君兩手拿了幾包東西，笑嘻嘻的走回家來。他每天工作完回家，總是順便到市上帶回菜物，備次日三餐之用；因此可免他的夫人上街買菜，却是一個省事辦法。他回家後就要洗面洗浴，換上一套好衣服，預備舒舒服服的吃下一頓晚餐，快快樂樂的抱抱他的小孩兒。晚餐後，看看晚報，聽聽留聲機，談談天。這時候，免不了我一位在裏面湊熱鬧。樂哉樂哉小家庭！郝夫人是一個很勤儉的婦人。郝君出外工作，她就在家料理家

事；洗刷器物，拭掃地板，喂飼小孩，洗衣烹飪，還要整理我的臥室。郝君工作疲倦回家，自然覺得十分快樂；郝夫人也笑臉相迎地安慰他。夫妻常和樂融融，沒有聽見他們口角過一次；真可作夫妻相處的好模範。到星期日，他們夫妻倆總是衣冠楚楚，特別整齊。在早上，他們用一小推車，將羅素推至戶外散步，常到公園中玩耍。回家後，兩人又出去到教堂做禮拜。下午，他們或到戲院看戲，或與家人聚談。總之，這半日是他們娛樂的時間；一星期工作的辛苦情形完全置諸腦後，務使忘却。今日玩得心滿意足，明日工作自然格外有精神。

他們的小孩羅素從不懷抱。他們用一露頂木籠，籠底鋪着軟褥，並置許多玩物。羅素終日在裏面。晚上睡覺另有小床。除喂飼與睡覺，羅素總是自己一人過生活，我有一天守望許久，看羅素或立或坐，自玩各種玩具，津津有味；玩到疲倦就躺下睡了。郝夫人一身料理家事，不必分心，不過有時走來看，如果羅素睡着了，就蓋上絨毯；如果溼布濕了，就換上乾的。羅素當時祇有一

歲多。郝君雖成立了小家庭，但是他還有老母和妹。他的妹年近三十，還未出嫁，在家鄉某中學教書，一面可以服侍老母。他的老母和妹，每年中必到郝君家數次。老母看見孫兒，妹子看見姪兒，都是樂不可言。他們一來，多是連住好幾日，並且喜歡和我談天。

他們每遇請客，多邀我作陪。一年中最要緊的一日是耶穌聖誕。這日大餐是很講究的，常是火雞大餐，或用鴨。聖誕前夕也是很熱鬧。這晚，他們將玩具放在一隻襪內；次日哄羅素說：「聖克羅○遺贈的。」羅素未必理會，但他們的習慣總是如此。以後我離去他們，他們都很依依不捨。郝君說，他積蓄多金以後，要遊歷世界；如到中國，定要找我。我現在很希望他能夠達到他遊歷世界的目的！

選自深刻的印象

註 ○即聖誕老人。

三〇 在美國親見的一個小家庭

一四一

三二 古北口道中

陳夢家

過一片平陽的懷柔，
過密雲，密雲似的山巒，
虎縱，龍飛，又像三峽間
無數支湍流的奔竄。

白日，是渾渾的死黃，
大月下，萬重山的冷淡，
山澗，溪流，停住了嗚咽，
倒掛着絲帛一千丈。

三一 車上

徐志摩

這一車上有各等的年歲，各色的人：
有出鬚的，有奶孩，有青年，有商，有兵；
也各有各的姿態：傍着的，躺着的，
張眼的，閉眼的，向窗外黑暗望着的。

車輪在鐵軌上輾出重複的繁響，
天上沒有星點，一路不見一些燈亮；
只有車燈的幽輝照出旅客們的臉，
他們老的少的，一致聲訴旅程的疲倦。

有時候兩三株枯樹
叫來茅店中一聲雞唱；
或是遠處隔多少山谷，
飄起駱駝鈴的叮噠。

過一線巉岩的山峰，
青石梁，紅石梁的嵯峨；
雄偉，陰險，你好似太白[⊖]
與長吉[⊖]的長歌短歌。

直下三千仞的懸崖，
過灤平，那平定的灤河；

三一 古北口道中

這時候忽然從最幽闇的一角發出
歌聲：像是山泉，像是曉鳥，蜜甜，清越，
又像是荒漠裏點起了通天的明燦，
它那正直的金燄投射到遙遠的山坳。

她是一個小孩，歡欣搖開了她的歌喉；
在這冥盲的旅程上，在這黃昏時候，
像是奔發的山泉，像是狂歡的曉鳥，
她唱，直唱得一車上滿是音樂的幽妙。

旅客們一個又一個的表示着驚異，
漸漸每一個臉上來了有光輝的驚喜：

三二 車上 一四三

短笛，山歌，催牛羊下山，
平林後有幾家炊火。

沈沈的薄暮，那羣山
又似昂首奔騰的瘦馬，
跨着山下那一條雲氣，
蹴開了滿天的黃沙。

註 ① 太白長吉二人都姓李，都

是唐代的詩人。

買賣的，軍差的，老輩，少年，都是一樣，
那喫奶的嬰兒，也把它的小眼開張。

她唱，直唱得旅途上到處點上光亮，
層雲裏翻出玲瓏的月和斗大的星，
花朵，燈綵似的，在枝頭競賽着新樣，
那細弱的草根也在搖曳輕快的青螢！

選自猛虎集

三娘教子

劇中人

王春娥（旦）

薛倚（童串）

薛保（老生）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守貞節冰霜凜凜；效孟母教子成名

·白霧密不知天早晚，雪深那辨路高低；矢

貞不負夫妻義，形管○何須姓字題！奴家王

春娥，配夫薛廣，去往鎮江貿易；不想命喪

鎮江，多虧薛保搬屍回來。可恨張劉二氏，

見夫一死，另行改嫁！是我對天發下誓願，

永不改嫁，撫養前房之子倚哥。今日孩兒學

三三 三娘教子

中攻書去了，我不免機房織絹便了。唱二黃

慢板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嘆；思想起，

我的夫，好不慘然！遭不幸，在鎮江，一朝

壽短；多虧了，老薛保，搬屍回還。薛倚兒

，好一似，無弓之箭，老薛保，好一似，失

舵舟船！將身兒，來至在，機房織絹；等候

了，我的兒，轉回家園。

薛倚 丙白走吓。上唱慢板小薛倚，在學中

，懶把書念；懷抱着，聖賢書，轉回家園。

衆學友，一個個，說長道短；他道我，無親

娘，好不慘然！因此上，回家去，

薛保 上白外面好似東人回來了，如何比每

日早了？待我出去看來。

一四五

薛倚 唱與母分辨！又只見，老薛保，站立

門前。白老哥哥！

薛保 東人回來了。

薛倚 回來啦；我媽呢？

薛保 你母親在機房織絹。請隨老奴後面用

飯。

薛倚 見過我媽，再來喫飯。

薛保 你就要來吓！笑哈哈！下

薛倚 唱原板 聽說是，我母親，機房織絹；

走上前，施一禮，兒問娘安。白參見母親！

王春娥 罷了。兒吓，回來了。

薛倚 回來啦。

王春娥 爲何今日下學甚早？

薛倚 先生不在學中，故爾回來甚早。

王春娥 拿書來背。

薛倚 媽呀，喫完了飯再背書。

王春娥 背了書，再去用飯。

薛倚 要背就得背！

王春娥 將臉朝外！

薛倚 是。

王春娥 背吓！

薛倚 媽呀！我忘了書尾！

王春娥 敢是書頭？

薛倚 正是書頭。

王春娥 待爲娘提兒一句。

薛倚 母親提兒一句。

王春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王春娥 「爲……」

薛倚 「爲……」

王春娥 「爲……」

薛 倚 媽吓！咱們娘兒倆「爲」了什麼？

王春娥 「爲人謀而不忠乎？」

薛 倚 「不忠乎！」「不忠乎！」媽媽娘你

好糊塗！哎哎呦！媽媽娘你好糊塗！

王春娥 往下背！

薛 倚 往下背！

王春娥 叫你往下背！

薛 倚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哇！畜生！指望兒在學用心攻書；誰

知兒在外貪玩？貪玩不值要緊，豈不誤了兒

的青春年少？還不與我跪下！

薛 倚 要跪就得跪！

王春娥 畜生哪！

薛 倚 畜生哪！

王春娥 唱快三眼 罵一聲，小奴才，真個劣性

！待爲娘，把古人，說與兒聽：小甘羅[㊟]，

十二歲，當朝一品；那商輅[㊟]，中三元，至
今揚名！小奴才，你也該，習學孔孟！做好
人，才能够，顯耀雙親！白罷！擡板手執家
法將兒來打！

薛 倚 接唱你打別人家的孩兒，你好不心疼

！白你要打，何不生一個你打？養一個你打

？你打別人家的孩兒，好不害羞！好不害

臊！

王春娥 兒呀！這兩句話是誰教導你的？

薛 倚 呦！我書也會念，飯也會喫，連這們

兩句話，我就不會說了嗎？

王春娥 可惜兒你講遲了！

薛 倚 今日你不打我，我還不說哪！

王春娥 天哪！

薛 倚 地呀！

王春娥 唱原板 小奴才，他一言，問住我！閉

口無言王春娥！我哭一聲，亡故夫，在陰曹等我；等候了，你妻子，同見閻羅！怒氣不息，在機房悶坐，思往事，不由人，珠淚如梭！

薛倚 我玩去嘍！

薛保 上唱原板 小東人，下學歸，機房闖禍

；母子間，因何故，言語失和？王春娥哭介

薛保唱 見三娘，含悲淚，機房悲坐；轉面來

，問一聲，東人倚哥！白東人！

薛倚 作什麼？

薛保 接唱 你的母，教訓你，出言不錯；把

好言，當惡說，你爲什麼？東人哪！

薛倚 少管我們家的閒事！

薛保 接唱 這纔是：無父孩兒難管約，幼而

失教惡人多！老薛保進機房，雙膝跪落，雙膝跪落——三娘呵！問三娘，發雷霆，却是爲何？

王春娥 唱快三眼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你主母，言來，聽根苗；實指望，教訓兒，終身有靠；不想他，劣根性，狂妄難饒！

薛保 接唱原板 勸三娘，休得要，珠淚掉；

老奴言來聽根苗；千看萬看，看東人的年紀

小；望三娘，輕打輕責，饒恕這遭！

王春娥 唱 你道他年小，他的心不小；說出話

來如同鋼刀！織什麼機來，把什麼子教？

唱散板 割斷機頭兩開交！

薛保 唱 見三娘，他把那，機頭割斷；唬得

我，老薛保，膽顫心寒！走上前來，好言奉

勸，尊一聲，三主母，細聽我言；都只爲，

老東人，鎮江命短；是老奴，千山萬水，搬

屍回還。

王春娥 哭介

薛保 白老奴好恨！

王春娥 恨着何來？

薛保 三娘！唱恨的是，張劉二主母，把心

腸改變；一個個，反穿裙，另結姻緣！

王春娥 哭介

薛保 老奴好喜！

王春娥 喜從何來？

薛保 三娘！唱喜的是，三主母，發下誓願

；要學那，秦雪梅^⑤，撫養孤男！

王春娥 哭介

薛保 老奴倒明白了！

王春娥 明白何來？

薛保 三娘！唱莫不是，三主母，也把心腸

改換，要學那，張劉二氏，不顧罵名傳？

三三 三娘教子

王春娥 哭介

薛保 你要走只管去走，你要嫁只管去嫁！

王春娥 哭介

薛保 三娘！唱拋下我老的老，小的小，挨

門乞討，我也要扶養東人不畏難！呵呵呵！

不明白的三娘呵！

王春娥 唱我哭，哭一聲，老薛保；我叫，我

叫，我叫一聲，老掌家！小奴才，下學回，

我把書來問；不想他，他，他，對我信口胡

云！

薛保 就該責打！

王春娥 唱手執家法未曾打下，他，他，他，

他，他……

薛保 他便怎麼？

王春娥 唱他倒說，我不是他親生的娘，難管

旁人！呵呵呵！老掌家！

一四九

薛保 呵！唱聽罷言來纔知情，回頭埋怨小

東人！白東人！

薛倚 作什麼？

薛保 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 呦！你們倆人唱了半天，還是我的不

是啦？

薛保 你下學回來，一言冒犯你母親，就該

上前領責纔是！

薛倚 什麼叫領責呀？

薛保 領責就是挨打。

薛倚 挨打疼不疼？

薛保 焉有不疼之理呀！

薛倚 你也知道疼呀？你替我挨去吧！推介

薛保 叫頭咬呀！東人哪！去與不去，但憑

於你；你將老奴推倒塵埃，倘有不測，看你

是怎生得了？

薛倚 薛保！你別哭，我去就是了！

薛保 好！待老奴教導於你：

薛倚 你教給我吧！

薛保 這有家法在此，頂在頭上，跪在你母

親面前，說道：「孩兒下學回來，一言冒犯

母親，這有家法在此，望母親高高舉起，輕

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

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疼在娘心！」你母親

一聞此言，一下也就不打了！

薛倚 喝！這們些個哪！你得給我寫個本子

，我得念個冬三月！

薛保 來不及了！

薛倚 又來不及了！

薛保 東人轉來！

薛倚 作什麼？

薛保 你母親若問，莫說老奴教導你的！

薛倚 我知道呵！咳！薛保！我媽要打我，你可給我拉住點兒！

薛保 那個自然！

薛倚 母親在上，孩兒下學回來，一言冒犯母親，這有家法在此，望母親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疼在娘心！母親若有愛子之意，就請饒恕兒吧！媽呀！這幾句話，可是我自己說的；不是薛保他……教給我的！

王春娥 兒呀！你早有這兩句好話，也免得爲娘生氣了哇！

薛保 三娘！老奴跪下了！

王春娥 唱二黃頂板起老薛保，你莫跪，一旁立

三三 三娘教子

站；聽主母，教訓這，不肖兒男！兒的父，鎮江命短，多虧了，老薛保，搬屍回還！兒親娘，他一見，把良心改變，忘節義，反穿裙，另結姻緣！爲娘我，不改嫁，爲的是那件？都只爲，兒年小未成人，絕了宗嗣，我心何安？白罷！散板 怒氣沖，用家法，將兒來管！

薛保 老薛保向前忙遮攔！你要打，將老奴，責打幾下；你……打小東人，老奴心酸！王春娥 呀！唱春娥女一見心好慘！他主僕的恩義重如山！走向前來用手攙——白兒呀：唱從今後，讀詩書，要學聖賢！

薛倚 母親哪！唱母親今日教一遍，從今後，念書篇，永不胡言！

王春娥 好哇！唱只要兒安心把書來念。

薛保 唱要做高官有何難？

一五一

王春娥 唱但願得，兒早成名，把門庭改換！

薛保 三娘！唱你教子的名兒萬古傳！

王春娥 薛保！

薛保 三娘！

王春娥 我兒！

薛倚 母親！

王春娥 隨娘用飯來呀。

薛倚 薛保來呀！

薛保 來了！笑介

(完)

註 ①「彤管」，是紅管的筆。古時

侯女史拿着它記事的。 ②甘羅

年十二，秦相呂不韋派他到趙國

去游說，趙王割五城以事秦。戲

裏說他「當朝一品」，是錯誤的

。甘羅並沒有做過秦國的宰相。

③商輅，號弘載，淳安人。明朝

正統年間，鄉試會試殿試，他都

高中第一名。這就是俗話叫做連

中三元。 ④陰間，閻羅，都是

釋道妄說。 ⑤秦雪梅，俗傳是

明朝商輅的母親，守節教養商輅

成名，與正史不合。事見三元傳

鼓詞。

三四 香港之夜

巴金

我們搭小火輪到廣州。晚上十點鐘，船離開了香港。

船開駛的時候，同行的朋友在艙外面喚我。我走出艙去，便聽見朋友說：『香港之夜是很美麗的，你不可不看。』

我站在艙外，身子靠着欄杆，望着那漸漸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對面的香港成了萬顆星點的聚合。

山上有燈，街市上有燈，建築物上有燈。每一盞燈就像一顆星；在我的肉眼裏，它比星兒更要明亮，更光輝。它們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就像一座星的山，放射着萬丈光芒的星的山。

夜是靜寂的，柔和的。從對面我聽不見一點聲音，香港似乎閉了它的大

口。但是當我注意到那一座光芒萬丈的星的山的時候，我又彷彿聽見了那許多燈光的私語了。因着船的移動，燈光也似乎移動起來；而且電車汽車上的燈也在飛跑。我看見它們時明時暗，就像人在雲眼，或者像它們在追逐，在說話。我的視覺和聽覺混合起來，我彷彿在用眼睛聽了。那一座星的山並不是沈默的，在那裏正奏着偉大的交響樂。

我差不多要到了忘我的境界。

船似乎在轉灣，星的山變得窄小了；但我的眼裏還留着一片金光，還響着那美麗的交響樂。

後來船駛進了山的中間，（我不知道是山還是島嶼，香港就完全被遮住了。海上沒有燈，濃密的黑暗包圍着我們的船。星的山變成了一個渺茫的夢景。

我還呆呆地站在那裏；我想找回那座星的山，但我什麼也看不見。外面

的空氣很涼爽，風吹得我的頭有些兒受不住了，我便回到艙裏去。艙裏很熱鬧，完全是另一種的世界。當我把腳踏進那裏面的時候，我不禁疑惑地自問起來：我先前看見的，難道就只是一個幻景？

三五 再談香港

魯迅

我經過我所視爲「畏途」的香港，算起來是第三回。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恩恩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訴他，這裏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裏只有三個字：『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自然打開

來。於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不同。我出廣州，也會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可以不看麼？』我低聲說。

『給我十塊錢。』他也低聲說。他懂得我的話的。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

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二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擡到艙面上。他如法泡製，一箱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羣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議，只是一「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彷彿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入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却全是

伏園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於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我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你的房裏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託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裏等我了。牀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只將裏面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着，彷彿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裏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牀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着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在底裏，却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提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

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畧遲，同胞已經捏着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裏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我就抓起手巾包裏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裏查書籍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却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洋桃的事。後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着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麼？』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着麼？』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於是抽出一枝來，嗅着。後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隻了。這時却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隻裏並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搗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於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裏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隻箱上畫了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並不將錢帶

走，却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着餅類的饅頭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饅中，這纔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裏，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並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却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裏，沈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

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纔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我想，主人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於是先將第一隻衣箱整理，細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着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這裏不畫着查過的符號麼？」

「那麼，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賂賄……」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夥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後便不再看見。

「真正天下太平。」

我纔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着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傢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爲「凶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

三六 首先飛渡大西洋的林白○

張憶梅

從紐約飛到法國的首都巴黎，海上路程共三千六百英里。林白想用世界上最小號的來恩式單葉飛機，一口氣飛渡過去，實在是令人咋舌；可算得危之又危，險之又險。從速率方面講，這種單葉飛機雖算是世界第一，但是翼葉非常短，機體非常小，只能乘坐一人。一個人獨駕飛機，沒有幫手，要一口氣飛到巴黎，豈不更是難事嗎？

「生特路斯之精華」號○飛機，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午前七點五十二分從紐約出發，沿着北美洲的東海岸斜向北東進行，看看就過了諾發士可西亞半島。那飛機本是最小的一種，司機席也狹到身體不能動彈，一張柳木的椅子僅僅能容屁股，舵輪的轉軸是夾在兩腿的當中；可見司機的人不能坐得舒暢。

林白自從由紐約出發，大約過了兩三點鐘，海岸一帶忽然起了濃霧，遮蔽凹凸的海岸，透視起來和淡墨煊染的一般。

濃霧這樣東西，本是大西洋沿岸一帶的名產，林白老早就知道了。他那司機席的四週都張有玻璃窗，可以避風雨的打擊。玻璃窗上也裝有自動的揩拭雨點的裝置，免得妨礙了司機者的視線。又備有極上等的望遠鏡，可以攷察四周的情形。

飛渡大西洋所以困難的原因：第一是常有濃霧；第二是氣流不良。林白在未出發之前，曾經深切地研究這事；所以他備有特殊的裝置，而且預先決定了一條最適宜的航空路線。由紐約飛到巴黎，或者是循着一直綫飛行；或者是一直朝東，望見歐洲大陸然後折而東北；或者先沿海岸朝東北進行，然後向東直駛。茫茫天空，航路本由人選擇。林白預定的航路，是沿着北美洲附近的羣島，先向東北進行，然後折而趨向歐洲大陸，經愛爾蘭、英倫，而達巴黎。

他選定這條航路的原因，是倚傍陸地的路線較長，越過海洋的路線較短，一旦遭遇意外，容易趨向陸地，免致墮入海洋。

林白駕馭飛機沿着海岸進行，飛行異常平穩。低頭下望，只見白霧茫茫，無邊無際。但是抬頭一看，長天渺渺，却又一碧無涯。林白不覺悠然神往，暗想：『眼前這種境界，更有誰能領畧，更有誰能想像從前人類的思想，以為只有神仙能這樣；却不料現代的人就是前人想像的神仙了。』

林白身體坐在柳木椅子上，不能轉動一下；手裏握着舵輪，頃刻不敢放鬆。雖然比監牢裏的罪犯還要拘束，但是精神上却能享到一種旁人不能領畧的興趣。

林白的爲人，本來具有冷靜透闢的頭腦，輕易是不會動心的。不意一旦離開了人類一切的社會，一個人孤寂寂置身於長天巨海之間，環境改變得太速，自然有許多平常不會有的思想和感慨，在腦中往來經過。

飛機過了紐芬蘭大島，濃霧也漸漸的晴了，大西洋又露出他本來的顏色，藍得無可比擬。

「天又是一樣的藍，海又是一樣的藍，美哉藍乎！」

林白心中正在暗暗地讚美。因為濃霧退了，大陸也看不見了，和眼簾接觸的只有上下兩種的藍色。環境的單調和孤寂，任你什麼人也不會經過。說話也沒人聽見，也沒人回答。他寂寞無聊起來，就一人自問自答，聊以解悶！

「你看藍得好看嗎？」「是的，真是藍得好看咧。」

他一個人這樣的自言自語不止一兩回了，哈哈……

林白當時的寂寞和枯索，恐怕漂流荒島的魯濱生也還不能想像。因為魯濱生雖然也是一人，但還有人外之友和種種不同的接觸。林白唯一解悶的方法，就是常看看水準器、羅盤針、角度傾斜器、高度儀等等器械。這時飛機仍然保持着每小時一百三十六英里的速率。

蔚藍色的天空一變而爲紅色了。天也紅，海也紅，乃至林白周圍的物體無不被夕陽映得燿紅，看起來無限美麗。好像大自然也怕單調而寂寞，過了幾時總要換一換腔調。轉眼間暮色蒼茫，自從離開了紐約，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鐘頭了。若是平安無事，預算三十六乃至四十個鐘頭就可以飛到巴黎。那麼現在還只走了四分之一多一點的路程。

太陽已在地平綫下了，光也一點沒有了，看起來也不像平常的圓形。本來太陽入了地平綫就應該看不見了，爲什麼還看得見呢？何以又會無光呢？這是因空氣疏密不同，光綫屈折的道理。所以登泰山而觀日出，或者登喜馬拉雅山而觀日出的人，都說有不可思議的壯觀，留些詩詞文章給後人傳誦。至於在大洋面上，置身數千公尺的高空，親眼看見日落，在那時恐怕還是空前的事。

再過一會兒，連黯淡無光的太陽都看不見了。天空和海上都變成了紫

黑色。林白回轉頭來向四周一望，只有後面來的方向隱約有一點燈光忽明忽暗，那是紐芬蘭島岬上生特張斯燈台的信號。

再過了二三十分鐘，那燈台的光愈離愈遠，漸漸的小到看不見了，真成了黑暗世界。本來是應該有月亮的；但是陰雲四合，遮得一點光也沒有了。前後後都像鐵桶圍住一般的黑。除了飛機上點的警備燈之外，尋不出絲毫光線。自從下午八點四十五分經過紐芬蘭之後，大洋面上連島嶼也沒有了。雖有飛機的爆音幾乎震破耳鼓，但是林白常年聽慣了這種聲音，似乎充耳不聞。他腦中感到的靜寂，正和他幼年時代想像的大沙漠一樣。

這樣在黑暗中飛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早上，熹微的晨光照到他飛機上時，已經靠近了歐洲的愛爾蘭，只離開數百英里。

他回頭一想，只靠了一只羅盤針，就逃出了那黑暗的世界，他不覺大大吸了一口冷氣。看看所指的方向，一點也不會錯。他覺得自出娘胎以來，從沒

經過這樣長久的夜晚，又從來不曾看見天亮竟有這樣的快樂。

一會兒快樂過去了。忽然之間，林白的頭上脚下以及左右兩旁，都是一朶一朶的濃雲劈面飛來，和火山噴火口噴出的烟灰一樣。他知道飛機已卷入層雲的漩渦，一霎時就有豪雨襲來了。

轉眼間，果然大雨傾盆。他知道不免有些危險。

他念頭還未轉完，那渺小的來恩式飛機究竟經不起波折，好像塗了油似的隨着大雨飄流；每小時的速率竟超過二百英里。看看兩翼傾斜了，大有蜻蜓點水之勢。

林白用盡了平生氣力，把舵輪握緊，竭力保持水平。這種危機的襲來，真所謂千鈞一髮。林白不由得一聲嘶喝，頃刻間精神陡漲，方能化險爲夷。

林白在雨中飛行，把飛機節節降低，大約想避一避雨勢。飛機在水面上離水不過五英尺左右。水面上跳起來的飛魚的鱗光，在飛機上都可以看得

清楚。碧綠的海水，翻起雪白的浪頭，一個大鵬樣的黑影在波濤上疾駛而過。

林白保持低空飛行，約經了二三十分鐘，並沒看見一條輪船。那雨勢來得更凶了；他想還是飛上去吧。飛機就漸漸升高；雨也漸漸小了，後來竟變成了雪珠。飛機再往上升，雪珠也停止了，露出一片的青天。但是其冷無比，冷得林白牙齒鑿鑿的發抖。

飛機這時已經昇到一萬英尺的高空了，在那兒忽然又受了雪珠的打擊。他一想不對，重復降到五六英尺的低空，緊貼着水上飛過。他憑著一己的意志，上下遨翔，忽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忽在二三公尺的水面。記得蘇東坡的赤壁賦裏有一句「挾飛仙以遨遊」，可算是替他寫照了。

那雨從早上六點鐘一直降到下午三點鐘，足足有一千英里範圍之廣。大約下午四點鐘左右，左邊發見了一帶青山連綿的陸地。他不覺大聲歡叫道：『愛爾蘭居然也到了。』那飛機的機器和翼葉，也嗡嗡發出不同的

聲響，好像作得意之鳴，因為有了陸地的回聲。

愛爾蘭沿岸布滿了無數的漁村；從飛機上看去，都不過茶色的小塊。又看見沙岸上有黑色的小點，大約是晒乾的漁網上結住的海藻了。

天空又和昨晚一樣，紅了。抬頭望過去，已看見明星點點，漸漸的光亮起來。他又低頭向暮色蒼茫的海岸一瞥，想起從前所唱讚美愛爾蘭的許多歌曲，他就情不自禁的搖動着身體，在天空中獨自高唱起來。看看天就黑下來了。

「哈哈，這就是我平生羨慕而未曾到過的歐羅巴洲了，現在居然也身歷其境。」轉眼間又飛過了多維爾海峽，再過去就是歐洲大陸了。右手方面，遠遠看見許多疎疎密密的燈光，大約就是法國了。

飛機前點着比金星還亮的警備燈。歐洲大陸就在眼前了。他並沒想到飛渡大西洋的冒險飛行已經成了功，他只是貪看所過城市村莊的燈火；每

過一處熱鬧的都會，都有一大羣黃寶石樣的燈光向後飛過去。

一進了歐羅巴的地界，氣候就暖得多了。氣流也說不出的調勻。

林白把住舵輪，向前看去，望見前方遠處一羣燈光，照耀得天空像失火一樣光亮，在那光亮之中，隱約有一道白光直衝霄漢。他知道就是全世界第一繁華的巴黎了，那道白光，是由葉佛高塔探照燈發出的航空標誌。

林白喜得直叫：『巴黎到了！巴黎到了！』

林白到了這時，幾乎全身發熱，心旌反搖搖不定了。他不覺得自己是從西大陸飛渡過來的；他覺得好像自己被人家趕到這裏一樣。

節自少年飛行家的故事

註 ○美國飛行家 · ○就是林白用以橫渡大西洋的來恩式飛機的名字 ·

三七 挽救

周信華

××鎮上，不過四五百戶人家，可是茶坊倒有十七八家，賭博場也有十二三所；所以一般鎮民，一空下來，不是往茶坊去，左一壺，右一壺的吃閒茶，便是到賭場去，「天天寶」，「一地寶」的賭銅鈔！

賭博當然沒有好結果。賭空了錢，投河的也有，跳井的也有，上吊的也有！因討賭錢，於是釀成了人命的也有！此外父子爭鬧，夫妻反目，全是因賭博而發生！至於吃閒茶，也不會有好事體的，說長道短，播弄是非；此外打架口角，也是茶坊裏的常事！

一般外教人是這樣，倒還次之；很多的教友竟然也是這樣，這是最可痛惜的！

四五百戶人家裏，有一百另幾戶是教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地方茶館既是這樣興隆，賭風又是如此旺盛，所以一般教友，一空下來，也跟着他們上茶館，進賭場；起初祇是少數，逐漸逐漸，幾乎全數教友是這樣！

本堂神父姓田，年紀已六十另了，有德有才，可敬可愛。他對屬下教友的這種惡習，非常痛心。在主日或什麼瞻禮日講道理的時候，總是嚴厲地的加以痛斥，苦口地的加以勸戒。無如一般教友，竟當作耳邊風，聽如不聽，聞如不聞；你祇管說，他們祇管做。但聽善勸的不是絕對沒有，祇是極少數罷了。

大夥兒既染上了這種惡習，熱心兩字還談得上嗎？所以早上彌撒時，除女教友外，男教友光另另星星的幾個。主日上，雖多了些，但

很晚很晚才來；可是彌撒還沒有完，又溜了去。下午降福呢，更不必談，可說是全數缺席；若沒有女教友和幾個兒童的話，降福也舉行不成。

本堂神父看了這種情形，傷痛的了不得。他自認德薄功淺，不能感化教友，所以天天在天主前哀懇祈禱。據說，有時整夜的祈禱着，同時還打苦鞭，爲贖教友們的罪。

神父的德表，自不能不使教友們感動，自不能不使他們覺得慚愧。無如惡習已深，好如迷了似的，除少數外，大夥兒仍是沒有勇氣改過自新。

田神父因過度的刻苦，再加內心的苦痛，於是身子一天衰微一天，精力一天減弱一天，除做彌撒和聽幾個神工外，簡直不能幹別的了，出門看教友更談不上。於是他寫信給主教，

陳明一切。主教允准派遣一位神父來幫助他；他老人家自然喜歡得了不得。教友呢，無可無不可，也沒表示歡迎，也沒表示不歡迎，光大家這樣傳說着：「聽說將有一位姓張的神父到呢！」

半年後的×一天吧。田神父和張神父面對面的坐着，在討論商議那個問題。田神父說：「教友全這樣頑固，不肯戒除惡習。我們除祈禱之外，也得想個人事方面的方法才是啊！」張神父說：「神父說得一些不錯。我們一方面祈禱，一方面也得想個挽救的方法。神父，你有什麼辦法嗎？」田神父摸摸他花白的鬍子，閉了一下眼睛，才開口答說：「我確想不出相當的辦法呀！」張神父說：「我倒有一個辦法呢。但不知中用不中用，神父贊成不贊成？」

田神父聽說有辦法，興奮極了，忙把頭湊近過來。不知來勢太猛，祇聽得咚的一聲，和張神父來了一個額碰額，大家喊了一聲嘩啞！結果兩人笑作一團！吓，虧得是田神父碰張神父，張神父還碰得起；若是張神父碰田神父，田神父還得碰翻哩！

這一場歡笑倒很好，似乎減輕了他們重壓的心靈，也消去了他們不少的苦痛！

過一會，大家笑停了，於是張神父有條有理的說出他的辦法和計畫。張神父說一句，祇見田神父把頭點一點；張神父說個不息，田神父也把頭點個不停。最後決議，依照這辦法進行。

又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吧。張神父突的到寧波去了。教友們也不很注意；有許多人賭博也來不及，更沒空去顧到神父的來去。

過三天，張神父又突的回來了，還帶了很多很多的東西呢。這消息傳出去，便集合了許多的人，爲要看看張神父究竟帶了些什麼新奇的東西來。張神父這次帶來的東西，除一部份，是爲堂口需用的緊要物件外，大部份是兒童玩具和糖菓；此外，更有乒乓球和很大很大的皮球。這些人，沒有見過世面，沒到過大城市的居多，所以對於乒乓球和皮球，覺得非常奇異。有幾個女的竟然說乒乓球是蛋，大皮球是西瓜。當張神父把大西瓜和蛋向地上一擲，又跳得高高的，那更使她們驚奇萬分。她們以爲蛋裏必有一隻小猴子，西瓜裏是一隻大猴子，不然，怎的會跳得這樣高呢！有幾個較內行的說：「裏面藏着的是一股氣，所以會彈得高高的。」有幾個却不服的說：「阿根的爸爸，上次和徐鄉長爭鬧，給徐鄉長打了兩個嘴巴，弄得他」

肚子的氣，但怎的不會彈得高高的呢！」這種似是而非的反駁，倒弄得那些所謂內行者，沒有話可以答應。

第二天，又有不少的人到堂裏來看球；其中還是男子佔多數。張神父知道機會已到，便對他們說：「下主日降福前，請你們到堂裏來，我教給你們怎樣玩球。」

主日的降福前，果然來了不少的人，張神父說：「好的，你們大家先到堂邊空地上去，我一會兒便來。」他們到了空地上，却發現了一件新的東西，便是有一根木柱，差不多有丈許高，豎在空地的一端，柱上有一個和球差不多大的鐵圈；這又使他們大大的驚奇起來，全猜不出這是作什麼用的。一會兒，張神父拿着球慢慢的來了，後面還跟着一個人，捧着一隻很大的紙盒兒。神父到了，他們便圍集攏來，

於是神父高聲說：「現在要舉行的，便是投圈遊戲，就是把這個球，投進那圈裏去；誰投進一次，可得糖一粒。」說完，便把那捧着的的一隻盒兒的蓋揭開，花花綠綠，非常美麗的糖菓，便呈現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有人說：「糖菓是騙騙小孩子的，大人如何引得動！」拿普通說，確是不錯。但那裏是極偏僻的一個鄉鎮，居民全是少見多怪，些微新奇的東西，便能引動他們；如今這些糖菓，是他們從未見過，從未吃過的，所以也有這種效力。當盒蓋揭開後，便有很多人，咕嚕咕嚕地在嚙着涎唾呢！這便是一個鐵証呀！即使有些人不要吃糖，但拿到了，給自己的小孩子吃，不也很好嗎？所以這個辦法，很是有效。神父接着又說：「一家限一個人參加，每人投三次；投進一次，得糖一粒。」

分派定當，計參加的人有四十三個。於是按着號碼，立在距離籃柱十二英尺處，拿着球向鐵圈擲去。

看着容易，做着難！那些參加的人，起先以為三粒拿不到，兩粒是可以包的，豈知有很多的人，連投三次，一次也沒投中；有的祇投中一次；成績最好的，也不過投中二次。所以結果，光分去二十五粒糖。拿不到糖的，自然很覺失望；拿到的，不用說，開心的了不得。其中有一個拿到了一粒，上自父母，下至兒女，全家七個人，個個吃遍呢！想來是你含含，我含含，大家含含。不然，祇有將那一粒糖刨粉，大家分嘗一點了。

那些人高興的了不得，對神父說：「一下主日再來一次好嗎？」神父說：「好的，好的！即使平日，你們也可以來練習；那末到了主日

，得糖的希望自必更大呢！」大家說：不錯，不錯！」張神父又說：「現在降福的時候快到了，你們望完降福回去吧！」那些人，既吃了神父的糖，又玩了神父的球，現在叫他們望降福，若不望，自己也說不過去；於是大夥全進堂望降福了。降福時有這許多教友來參加，還是近數年來第一次呢！

第二天的清早，神父還在做默想，突聽得有人把大門碰得應天響。張神父想是出了什麼亂子，便急忙的跑出來，同時門房也已把大門開了。一看，進來的是王姓的夫妻兩個。神父問他們有什麼緊急的事呀，老清早跑到這裏來。或許是來練習投圈吧，這也未免太早，太勤力些了！男的說：「練習倒不是為來練習的；但事體的發生，却是爲了那個鐵圈。因為我昨天參加投圈，沒投中，糖自然沒得着。回家去

，她便說我沒用，（同時用手指在旁一個女的，）這麼大的一個圈也投不進去，害得阿毛頭糖沒得吃！她說：「祖根的爸，不是連中二次嗎？」我說：「這看着容易，其實是很難投中的呀！叫你去投，也未見得會投中吧！」她便不服氣的說：「叫我去投，包投中；針孔兒我要穿過去呢！偌大的圈，有投不進的道理呀！」我也不服氣起來說：「就給你投一百次，也不會給你投中一次的！」她當然不服，要試給我看，所以清早便來，爲的是要想借一個球，投給我看呢。我也要看看她究竟投得進投不進呀！「張神父很覺不高興，說：「你（指男的）也太量小了些，讓她說聲沒用，也不打緊的呀！何必同她鬧起來！」又對女的說：「你也太自信些，太氣盛些了！很多的事，是看着容易做着難！若沒有相當的練習，要投進那個圈

裏去，確是不容易的呢！吓，爲了這一星星的小事，便鬧到這樣，也太不值得了！况老清早到這裏來，也不是時候，你倆和平解決了罷！別再鬧了！」兩個人聽了神父的話，也有些慚愧起來，便匆匆的回家去了。以後倒也沒有同樣的事發生過。

以後果然天天有人來練習，這些人本是坐在茶坊賭場裏的一羣，如今却在這裏從事運動了。可喜可慰！

節自挽救

三八 蛙 唱

陳醉雲

青蛙，這小動物，真太可愛了。春天的鳥聲，是有名的，但牠們到了夜裏，便也像人們一樣去做好夢，不再歌唱。這時，卻要讓青蛙來繼續雅奏了。

春天一到，彷彿水也暖了；即使不暖，至少已不寒冷。於是青蛙們久蟄思動，從地底一翻身，走進了柔美可愛的水中。牠們這一高興，非同小可，便「閣，閣，閣，閣，閣！」地唱起歌來。

牠們把身子浸在水中，仰起頭來唱；似乎嘴裏邊還含着一口水，唱得十分含糊。但這含糊的聲音，也頗美。當你漱口的時候，你能唱嗎？誰能唱出像牠們那樣的似水的調頭。

當牠們獨唱的時候，彷彿像空谷零雨；當牠們羣唱的時候，却又似一片晚潮。有人把牠們的聲音比作鼓，但鼓聲那有這樣好聽。

當這種晚潮似的聲音，捲到我的林上時，我總是異常歡迎。這聲音帶來了春的溫情，帶來了夜的和愛，祇有平息我的煩躁，決不會使我感到絲毫喧囂。

朋友，你也許不大喜歡這聲音罷？或者不但不喜歡，甚至於討厭牠們的絮聒罷？但是，這不成問題。各人的心境不同；我們的感受，原也不必盡同呵。

至於我所認爲最討厭的，却是深夜的汽車聲。都市中很有些人們，像老鼠一樣，白天躲在家裏睡覺，晚上却出來了，坐著汽車，到處亂跑。車輪像雷一般震動，喇叭像惡梟一般怪叫。那些刺耳的聲音，使得勞作一天的人們不能安眠。但他們把這種損害到處散放，却絲毫不負責任，也沒有人給他們一點妨害安寧的罪名。你想，我們人類，是多麼缺少理智呵！

歐美人有一種習慣，假使有一家人家，他們的孩子夜裏常常叫哭，那麼，兩旁的鄰居便可加以干涉，或者老實不客氣，請他們搬到別處去。因爲既然

妨害公眾的安寧，這個懲戒，確乎是應當的。祇可惜他們不會用同樣的理由去干涉汽車。

朋友，不瞞你說，壞孩子的濫哭，我也討厭；但如果是確有痛苦的人，悲悲切切地哭出來，像「嫠婦夜哭」那樣，這是我所非常諒解的，也許還有點愛聽呢。我說「愛聽」，自然太不該。當人家正很悲痛的時候，這「愛聽」的程度，實是表示我的同情；并且正因為很悲痛，總訴出真摯的聲音，真摯的聲音，每使人深深感動；能使人深深感動，不該說是世間最好的聲音嗎？

不論它是悲，是喜，祇要是真摯的，能夠感動的，總是好的聲音。祇有那些浮薄的，機械式的濫調，纔能使人刺耳，惡心。

你如果是愛聽音樂的人，想不致否認我的話罷！其實，不但音樂這樣，一切的聲音，語言，文字，也都可以作如是觀。

呵，青蛙！當牠們越感到春天的溫暖時，不是越唱得起勁嗎？但當牠們感

到嚴冷的時候，却比牠們再沉默也沒有了，甚至於自己埋葬在土中，連動也不願動。但是，朋友，請你不要誤會，我在這裏所說的「埋葬」並不是真的埋葬，不過是說牠們因寒威而蟄伏着，雖生猶死，同埋葬着一樣。

我們不是常常用「冷血動物」這個名詞嘲罵別人嗎？青蛙固然是冷血動物；但我覺得牠們的心，也許比有些人們更要熱些。牠們在冷酷的時代，也像厭世家一樣沉默着；但一到熱情的時代，却又歡欣鼓舞而歌唱了。

選自文藝月刊

三九 雨中漫話

石 泉

昨天是入夏來最熱的一天。晚上十點回來，滿街還盡是乘涼的人，到寓不敢進屋去睡，搬出藤椅來在院裏閒坐。院子因為過小，又被些花木遮蔽，全沒一些風。手裏的扇儘管不停的揮，滿身的汗却總不減少。天色愈陰愈沈，氣

壓低到萬分，使人呼吸全感困難。夜深，才勉強歸寢。不久，就聽見浙瀝浙瀝的聲音，似乎在落雨；果然，漸漸大了；簷際，階前，花木的葉上，都響起來。天氣也漸漸涼爽了。

早晨醒來，雨仍在下。院中的茉莉海棠和別的花草，都非常清新碧綠，滿含生意的在雨中挺立着。天氣陰沈而靜漠，彷彿都在沈睡；只一聲兩聲的小販叫賣聲，從街頭巷口送來。

傍午略停。午後又下起來，並且緊一陣慢一陣的愈下愈大。院裏積滿了水，水面泛着水泡兒，隨風旋轉，起滅。頭上層層黑雲向東北飛駛，看看非常的低，好像擦着樹梢過去。天色愈形陰沈，漸漸發暗，大概今天是不會晴的了。

古人以『玉壺買春，賞雨茅屋』爲韻事，而鄉間亦有『小雨紛紛，燒酒半斤』的諺語；足見「喝着酒賞雨」是雅俗俱宜的事。可惜我不會喝酒，不能嘗到那種情景的滋味；但總覺賞雨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尤其是在江上

或山中。

像這樣的雨天，如能坐在臨江的大屋裏，煎着雨水，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茶，憑窗默看空中濛濛的雨，雨腳下來往的帆影，隨風飄拂的青青楊柳，和像罩上白紗般的煙洲草渚，聽着閣閣的蛙聲，細碎的鳥語，和一聲半聲悠揚的漁歌；或者坐在山中的草亭上，聽着滿山蕭蕭的雨聲，潺潺的泉響，以及一陣一陣的澎湃的松濤，看着片片的黑雲在山頭往來飛駛，迷濛的山峰忽隱忽現，蒼茫的遠村若有若無：那是多麼超絕人寰的仙境呢？若再有二三舊友，促膝閒談着，那更好了。不過這只是空想而已，實現不知何日，也許一日都不會實現。

其次，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樓頭賞雨和村外賞雨。我家住在村邊，前臨曠野。家居時每逢下雨，便跑到門洞裏，和村夫野老們，一面談着，一面望着雨。雨初來時，像白色的烟霧瀰漫了天地；漸漸失迷了遠處的村莊，失迷了前面

的禾稼；最後連村邊的樹木也失迷了，一切全隱在迷濛的雨腳裏。同時蕭蕭的聲響，忽遠忽近，忽緊忽慢；潺潺的流水，泉水般的匯合向溝渠下注；更有一隊一隊的農夫，荷着鋤，偻着腰，戴着草笠，赤着雙足，一面跑着，一面說笑着，歡呼着。那種鄉野的情景，亦自有一番逸趣。至於城市，似乎是最俗最齷齪的地方；但雨中亦微有不同。在校時，常常登在樓上，遠眺着北京的全市魚鱗般的房屋，輝煌巍峨的紫禁城，蒼翠如雲的樹木，和裊裊不斷的炊烟，以及街上來往的車馬，雨中看去都似有種畫意。正所謂「禁城柳色雨中新，」「雨中春樹萬人家」了。

現在呢，江上山中的仙境既屬無望，鄉野的觀賞亦難辦到，並且連個樓頭略得放放眼界也不能；只困守在這小小院落的斗室裏，實不免令人寂悶！書不願再看，看看天色，聽聽雨聲，不由沈沈的想起往事來——幼時關於雨的事。

不知別人怎樣我幼時極喜歡下雨，一遇到下雨，便高興的了不得，在雨未來或雨剛下時，常是和哥哥弟弟們拍着小手，唱長工老武教給我們的歌：

『老天爺，下大雨，收了麥子貢獻你！』

像這樣的天，便要吹胰子泡了。那是極快活的事。將胰子水研好後，大家便站在窗前用竹管吹起來。有時一吹只吹一個，有時一次兩個三個。幾人同時吹起，常常像許多輕氣球似的一齊飄飄上升。飛得高的時候，可以超過屋簷，許久才滅；但多數半路便被雨點衝破，變成兩個而破裂。有時瞥見天空飛駛的雲頭，大家齊唱起歌來：

『雲彩跑南，必定行船；

雲彩跑北，必定發水；

雲彩跑西，必定打堤；

雲彩跑東，必定刮風。』

雨略一停，便忙跑到院裏，或外面低窪處去淌水玩。初下的雨水，並不涼，非常溫和柔滑，赤足踏在裏邊，肌肉上起一非常的快感，尤其是地面是平靜的清沙時。你濺我一身，我濺你一臉。一失腳，很容易滑倒，弄得滿身泥污，惹旁人哄笑一陣；不過極少因此停止，哭的更沒有了。且有時故意滑倒，以博旁人一笑，實則常摔得臀部酸痛。

雨後的樂趣也很多，通常是拾蟬和捉蛤蟆。雨後的蟬，被沖落到地下，伏在草間，不能飛動，很容易捉取；捉取了回來，既可聽叫喚，又可燒着吃。蛤蟆却不很容易捉，因為非常機警，且跳躍得極靈敏，一聽見聲響便急忙跳入水中。有時一隻草蟲的跳動，也足使牠受驚。牠大概是動物裏最膽小的了。捉蛤蟆用一長竹竿，一端縛上一鐵絲磨的尖錐，——愈尖愈好，——到水塘邊青草裏，乘牠不備，在後面穿取。牠平時不大到岸上來，雨後因快活，多蹲到草裏，閣閣高鳴，所以較易發見。這可以說是『多言招禍』，亦可以說是『樂極生悲』。

「——但穿取時必須迅速眼快還得準，牠是不容穿第二次的，有時用力猛了，被青苔滑倒，弄一身泥水。捉得多了，——牠的種類有老包、清水、花皮等，——便叫家裏給炒着吃，比燒的蟬是要好吃得多。」

其它如拾蘑菇，挑尖，那就非久雨後不可。因它們是非經連陰幾天不能長出的。蘑菇卽「菌」人所常見。在鄉間最好的一種是叫雞腿蘑的，根莖特別肥壯，味極鮮美。尖尖亦菌類，比較的小，形似木耳，多生在年久的苜蓿地中，雖不如蘑菇的肥美多肉，亦自有一種味道。久雨略停，村邊便常見有許多人到野外去拾蘑菇挑尖，於是家裏也慫恿我們去。戴上草帽，提着竹籃，高興的跑到田中，不久就得一籃子回來。到家炒着吃，或者做成羹湯吃麵，都很好；如加上些肉或別的材料，那更好了。所以每次久雨後，常常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午餐或晚餐。并且家裏人特別優待，那天總是先揀好的給我們。東西的本身格外有滋味不用說，就僅僅看着別人享受自己勞力得來的東西，已儘數

教小小的心愉快到萬分了！

雨後釣魚，那更好了；不過只得到幾次，那是住在姨家時的事。姨家門臨大清河。每到雨後，便同表兄弟們掇着小凳，到河坡去釣魚。河裏的水，雨後特別澄清碧綠，鏡平的波面，有時隨風起些細碎的縠紋。水邊楊柳青青，柔條直飄拂到水面，點點的雨珠，時從樹上落下。鳥唱着快情的歌，水草散出清幽的香氣。一面垂着釣絲，一面玩賞着這種畫境，快活不可言喻。我不大善釣。有時看見浮子一動，急忙掣動，却一無所有；有時太遲了，餌被魚白喫去了。有時魚上了鉤，却因掣動不靈敏，魚落在水裏，或水邊。落在水裏，只好徒呼負負；落到水邊，便拋下釣竿，急去捉取，常因而滑倒，失足落水，惟因原來赤足，倒也不算甚麼。不過亦有時釣得很大的，那就向表兄弟們誇示。其實他們的成績常較我好的多，自然是他們常釣之故。釣滿了籃，攜歸家內，姑母特爲我們加意烹調，一面吃着，一面想着說着釣時的情景，真再有滋味也沒有了；比從街上買

來要好得多。

這些事情，現在回想起來，全成了甜美的夢境了。久矣夫，沒機會再嘗那種滋味了，實也沒那種興會了！像淌水，今日未必不可作，也確幾次想試一試，但總沒有那種勇氣。就是真做起來，一個人又有甚麼意思。世界許多事情，論它本身，原沒甚麼，常因外界條件具足而異其趣。這自然也不是例外，記得去年回家時，看見姪子們在院裏淌水，亂跑亂跳，快樂情形，彷彿我當年在旁看着，亦爲忻然。今日連那一點也不能設了。

看看外面的雨，還是緊緊的下。暮色漸漸深了，全院——不，全世界——靜悄悄的惟有淅瀝瀝的雨聲。心思愈加寂悶起來。

四〇 憶兒時——釣魚

豐子愷

那是我十二三歲時的事。隔壁豆腐店裏的王囡囡是當時我的小伙伴。中的大阿哥。他是獨子；他的母親、祖母和大伯，都很疼愛他，給他很多的錢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遊玩。他家與我家貼鄰而居。我家的家人們每天赴市，必須經過他家的豆腐店的門口。兩家的人們朝夕相見，互相來往。小孩子們也朝夕相見，互相來往。此外他家對於我家，似乎還有一種鄰人以上的深切的交誼。故他家的人對於我家特別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本產的豆腐干、豆腐衣等，來送給我父親下酒。同時在小伴侶中，王囡囡也特別對我要好。他的年紀比我大，氣力比我好，生活比我豐富。我們一淘遊玩的時候，他時時引導我，照顧我，猶似長兄對於幼弟。我們有時就在我家的染坊店裏的榻上談笑，有時相偕出遊。他的祖母每次看見我倆一同玩耍，必叮囑囡囡好好看

待我，勿要相罵。我聽人說，他家似乎曾經患難，而我父親曾經幫他們忙，所以他家大人們吩咐王囡囡照應我。

我起初不會釣魚；這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買兩副釣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在米桶裏捉了許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頭裏，領我到木楊橋頭去釣魚。他教給我看，先捉起一個米虫來，把釣鉤由虫尾穿進，直穿到頭部，然後放下水去。他又說：『浮珠一動，你要立刻拉；那麼鉤子拉住魚的顎，魚就逃不脫。』我照他所教的試驗，果然第一天釣了十幾頭白條，然而都是他幫我拉釣竿的。

第二天，他手裏拿着半罐頭撲殺的蒼蠅，又來約我去釣魚。途中他對我說：『不一定是米虫；用蒼蠅釣魚更好。魚歡喜吃蒼蠅！』這一天，我們釣了二小桶各種的魚。回家的時候，他把魚桶送到我家裏，說他不要。我母親就叫紅英去燥煎一煎，給我下晚飯。

自此以後，我只管歡喜釣魚。不一定要王圉圉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釣，又學得了掘蚯蚓來釣魚的方法。而且釣來的魚，不僅夠自己下晚飯，還可送給店裏人吃，或給貓吃。我記得這時候我的熱心釣魚，不僅出於遊戲慾，又有幾分功利的興味在內。有三四個夏季，我熱心釣魚，給母親省了不少的菜蔬錢。

後來我長大了赴他鄉入學，不復有釣魚的工夫。但在書中常常讀到讚詠釣魚的文句，例如甚麼「獨釣寒江雪」，甚麼「羊裘釣叟」，甚麼「漁樵度此身」，才知道釣魚原來是很高雅的事。後來又曉得有所謂「釣遊之地」的美名稱，是形容人的故鄉的。我大受其煽惑，爲之大發牢騷：我想「釣確是雅的，我的故鄉，確是我的釣遊之地，確是可懷的故鄉！」

四一 寶箱

止之

根據聖依物傳中之一節，事在一二八〇年
左右，法國都耳城內。

登場人物 聖依物，惡訟，寓主，法官，
甲賊，乙賊，衙役二或四。

第一齣 在依物的辦公室內

一幕 依物 寓主

寓 趨入跪求 求律師老爺救命！不好了！求律
師老爺救命！

依 快起來！不必慌！有什麼事？

寓 這樣大的數目，我怎能賠得起？我不得活
命了！

依 你欠了人家的錢嗎？你客寓的生意折了本
嗎？

四一 寶箱

寓 不。他們要誣詐我。

依 誰呢？甚麼事呢？說清楚給我聽。

寓 昨天晚上，有二位客商，到我寓裏借宿。

他們交付我一隻很沉重的小箱，說其中有寶
貴的東西，故此託我代為收存。并且鄭重地
囑咐我：必須他們倆一同來取，方可交付這
箱；若單是一個人，任憑是誰，斷斷不可交
付；倘有錯誤，必定要我負責。我想這並不
是難事，當下一口應承了。

依 可也是你們客寓中常有的事。

寓 那料想今天早上，他們二人出門上街；去
了不到五分鐘，其中一人氣喘喘奔回，向我
說：他們要緊拿銀子辦物，忘了攜帶銀箱，
故特奔回來取。我一時倉忙，不加思索，即

一九五

把箱給他帶去。

依 你太粗心了！

寓 我真是粗心！過了一下鐘，那別一個回到寓中問我說：箱子怎麼樣了？我說：給你的夥伴帶去了。他就着急頓足說：『好糊塗的東西！昨天怎樣吩咐你的？你竟然給一個人帶去了！你該知道箱內有金洋一千二百元，還有許多莊票契據，莫非你存心不良，見財生貪，竟把這寶箱吞沒了！』

依 真嗎？你知道箱內真有這許多金銀嗎？

寓 我怎能知道呢？但是他揪住了我，定要我交還這箱子，定要我照數賠償。可憐我一個窮苦人家，就是把衣服器具，把這客寓完全變賣了，也怎够償還如許金錢？

依 若使你有錢給他，要是早已償還了？

寓 他實在凶狠可怕，使我心驚膽破；我怎敢

同他較量？要是沒有錢，怎敢不給他？他說我違背了約定的話，遺失了他們的寶箱，他硬要我賠償。他請律師告狀去了；人家就要來捉我了！我說：我沒法，我是窮人，我祇有去求依物律師！

依 你真太好了！

寓 求律師老爺救命。

依 但你原不該這樣糊塗：沒有知道箱內有什麼東西，就買買然收下，還要一口擔任；并且你既是答應了他們，就該仔細，不該把那箱交給一人。

寓 求律師老爺救命。

依 你是太糊塗了！這事情難辦！

寓 那是我沒有命了！救命！救命！

依 沉思半晌 有了！有了！破綻顯出了！妙計想出了！包管你沒有禍患。

二幕 依物 寓主 惡訟 甲賊上

認 上時請甲，想不到他要去請教依物的！你該仔細，依物很精明，很有本領；他又很古怪，專喜拚命的幫助窮苦人。你總要得到他，幫那寓主纔妥。

寓 向依就是這人。

依 上前迎着 貴律師駕臨敝居，有何賜教？

認 老兄不必客氣。指甲 他有事求教你。什麼事，想來目寓主 這壞貨已告訴你了。

依 畧知道大概。

甲 請先生幫我個忙，定有重酬。

依 對不起。他先請我，我已答應他了。

認 老兄，你看這寓主吞財圖賴，可惡可恨。并且犯罪的證據，這般明顯，毫無可掩飾的餘地。甲君爲人忠厚，受他欺騙；小弟弟人微才弱，無能爲力，故特來求教老兄，萬望勿

却。目寓主 至於這壞貨，罪迹昭彰，定案重辦，吊死刑架，想是不遠哩！

寓 大驚重辦嗎？吊死嗎？趨跪訟及甲前求兩位老爺救命！求兩位老爺加恩免小人一死！小人的產業拿去罷！

甲 你若怕死，快快把贓物繳出。

認 你這做賊的東西，滾開！向依老兄，你看他做賊心虛，真情顯露了。

依 未必的。事未審明，怎知道誰是賊呢？

認 冒言心虛 老兄，你定要幫他嗎？他胡鬧得討厭，可叫他出去嗎？我們有句秘密話奉告。

依 有什麼秘密呢？大丈夫磊磊落落，正大光明！罷了！寓主，你放心回去罷！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上堂審判的時候，你件件事老實說，就是了。寓主退出

三幕 依物 惡訟 甲賊

認 老兄，甲君不敢一定要你費心帮他；只要你不幫這寓主，他就有很大的酬報送你。

甲 金元一百枚，我也肯送的。

依 難得這樣慷慨；我謝謝你們的好意。但是

……

認 你嫌得太少麼？指甲 他原來請我出庭，只許我五十元，說這寓主是好欺的；我再三商量，纔加到了一百元。你如今却現現成成的，就有一百元了。

甲 我再加你們每人各五十元，合共三百元。

認 老兄，儘數了。

依 不穀！不穀！世上的金銀財帛，我依物早

已視如糞土。我依物斷不因貪利而埋沒良

心。

甲 真古怪！世上竟有不貪錢的律師嗎？

認 直爽些說，不必假仁假義！

依 沒有什麼假仁假義。我是敬畏天主的人，單照良心做事，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你若能幹發此橫財，儘管獨自享用，好了。

甲 尚認 想來他是吃硬不吃軟的。

認 恣依物，你不認得我嗎？你不聽我的好勸，反要刻薄我。我必要害你得落花流水，熬刑受苦。我要控你唆使寓主吞沒寶箱，并且是你窩。

依 憑你控我什麼罷了！

認 你如今嘴硬；吃了苦便要改嘴了！

甲 尚依 你真不識利害嗎？仔細看我的刀！你要壞我的事，我要取你的命。

依 何必如此！我依物不怕窮，不怕苦，也不怕死。你取了我的命，人家必要嚴緝凶手，

你怎麼還能詐得寓主的錢呢？你但送我依物殺身成仁，早升天國罷了！

甲 今日我事不成，定必殺你。

訟 你的性命不保，禍由自取，你錯怪了我。

與甲同出

依 這種行徑，明顯他實是匪徒。求天主保護好人！

(幕下)

第二齣 法庭上

一幕 法官，依物，寓主，惡訟，

甲賊，衙役二或四人。

訟 這案件的證據，想已充足儘數，被告自己承認會接過那小箱，承認許下不把那箱交給任誰一個，又說他已把箱交給乙君了。被告實在無罪可逃。

官 被告有什麼話？

依 被告會接過那小箱，會許下不把那箱交給

二人中任誰一個，後來受了騙，把那箱交給了乙方：這都是實情，被告早已承認，決無

悔翻。

寓 都是實情。我是不會說謊的。

訟 那麼，請堂上追究這價值重大的寶箱，着被告如數賠償，并且把被告依法嚴辦。

依 但是？……

甲 有什麼但是？我要他的命，但是第一我要他的錢！

訟 原箱內有金元一千二百枚，別的契據價值金元可一萬枚。聽說被告的家產，但值二千金元。如果屬實，原告情願認虧折減。請堂上判令被告立繳金元二千。

官 原告竟肯這樣讓步！

依 這是叫：多有則多詐之，少有則少詐之而

已！被告絲毫不請折減。

訟 哼！依物，原是你唆使富主，吞沒寶箱，

并且是你窩贓。向法官 求堂上也把惡訟依物
嚴重治罪。

依 只要你有證據！但是被告的話，還沒有完

·被告現向堂上，鄭重聲明：原物現在某處
，單等物主來領。

甲 鶯賊決不能有此事！我知道決不能有此

事！

依 你怎麼知道？

訟 既然如此，快拿出來交還甲君。

依 不能。

訟 怎麼不能？明是欺罔。

依 堂上聽者，原告不是同被告約過麼？「這

箱不能交給二人中任何一個，必須二人一同
來領，方可交箱。」現今乙君不在，怎麼可

交給甲君。

訟與甲 相顧失色，寂不做聲。

依 何必驚慌？你們邀乙君同來，便可領取原
箱了！向法官 堂上明察：他們是共同串騙，

誣詐善良。

官 向訟甲 你們還有什麼話剖白？你們的驚惶

，明証你們是有罪了！向甲 該知這樣的誣詐
罪，關係非輕，向訟 你是明白法律的，怎麼

敢胆大妄為？快把實情供出。

訟 叩求 求大老爺加恩寬恕；小人實不知情，

是受了原告欺哄。轉向依 求你想我前罪，

出隻手援救。

寓 你這無恥的東西，滾開！你今天早上何等

利害！

依 向寓 我們不可以怨報怨。

訟 求大老爺寬恕，小人是受了欺哄。

甲 嗔那個欺哄你？你自己教我這般這般做去

，包可詐得橫財，爾我平分享用！

怒向甲 好糊塗！你不知圖賴，救條狗命；

竟不打自招，一口承認，好糊塗！

依 惡人利盡交疏，反相賊害！不必我陳述他

們誘我嚇我的情節了。堂上若能拘到乙賊，

必可水落石出。

甲 叱該有什麼糊塗？是你害了我！

訟 哼！害了你？索性害了你罷！尚法官 堂上

，如今乙賊藏在我的家裏；二三分鐘內，

就可拘到。

官 衙役，立即去拘乙賊。

役 知道了。二役出

給他們上銬罷。

役 是。役上拷，二人爭扎

甲 天下最可恨的，真是陰險無恥的律師！

訟 天下最野蠻蠢笨的，也要算是你這強盜！

官 法庭尊嚴之地，不准胡鬧。

三幕 同上 一役牽乙賊 一役持箱上

乙 求大老爺饒命，待小人從實說來。小人原

是漂落此城，衣食不周，因而隨從甲君，供

他指揮，做他嘍囉。這回他叫我扮着客商，

同他下寓。次晨，又一早出門，叫我轉身去

取這箱。取到了，又叫我快帶了箱，往他掛

訟家裏藏身，不准拋頭露面。如今被他連累

，逮捕受罪，小人後悔無及。

官 這箱中有什麼？

乙 小人不知道。求大老爺寬恕。

二幕 同上少二役

官 看來二人的罪名，一定是不免了。衙役，

官 爲什麼你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隨從匪類

，作奸犯科？你用了他們一二塊的錢，如今

同他們一齊受刑，好不糊塗！

依 求堂上念他鄉愚無知，又屬初犯，姑從寬

發落。

官 向役開箱驗看。

役 開箱傾出 都是些鐵釘！怪不得很重。

寓 原來是這種東西！險些嚇殺了我！大喜拿

這釘來，釘殺那輩光棍！

依 休得胡說！

訟 向依求大老爺重辦這二賊，寬赦了小人。

小人定要改過了。

甲 你這喪盡天良的惡棍，會得改過嗎？

訟 你這該死的老強盜，是你不會改過！上月

某處搶物殺人的命案，凶手不是你嗎？

甲 不是你替我設法，教人家胡亂控了張三，

害他枉死嗎？

寓 真是可怕！

依 狼狽作奸，竟到如此地步！

訟 依物，我深恨你，我恨你切骨！沒有你，

那個肯幫這孤弱的寓主？那個能破這奇案？

啊！我也不得不佩服你。我若有了你的道德

，豈有今天這一日！

官 不必多語。罪案已定：甲賊與惡訟，朋

比爲奸，罪狀累累，着執行絞刑；乙賊姑念

初次，又係隨犯，從寬監禁六月。役牽三人下

官 向寓主，指着依物 他盡力幫你，不取分文，

你該深深感激他。向依 依物先生，你學問精

深，道德高尚，真可做律師的模範！

依 讚頌天主聖名，常保護善良，降罰惡人！

（幕下，全劇完。）

四二 蘇辛詞七首

江城子

蘇軾

鳳凰山 ① 下雨初晴，

水風清，

晚霞明。

一朵芙蓉 ②

開過尙盈盈。

何處飛來雙白鷺 ③

如有意，

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

苦含情，

遣誰聽 ④

烟斂雲收，

依約是湘靈 ⑤

欲待曲終尋問取；

人不見，

數峯青。

臨江仙

蘇軾

夜飲東坡^④醒復醉，
歸來髣髴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
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
何時忘却營營？
夜闌風靜縠紋平。
小舟從此逝，
江海寄餘生。

鷓鴣天

蘇軾

林斷山明竹隱牆，
亂蟬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鳥時時見，
照水紅蕖細細香。

村舍外，
古城旁，
杖藜徐步轉斜陽。
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涼。

鷓鴣天

辛棄疾

陌上柔桑破嫩芽，
東鄰蠶種已生些。
平岡細草鳴黃犢，
斜日寒林點暮鴉。

山遠近，

路橫斜，

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風雨，
春在溪頭薺菜花。

西江月

夜行橫沙道中

辛棄疾

明月別枝驚鷓，
清風半夜鳴蟬。
稻花香裏說豐年，
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箇星天外，

兩三點雨山前。

舊時茅店社林邊，
路轉溪橋忽見。

生查子 有覓詞者，為賦。辛棄疾

去年燕子來，
繡戶深深處。
花徑得泥歸，
都把琴書污。

今年燕子來，
誰聽呢喃語？
不見捲簾人，
一陣黃昏雨。

武陵春

走去走來三百里，
五日以為期。
六日歸來已是疑，
應是望多時。

鞭箇馬兒歸去也，
心急馬行遲。
不免相煩喜鵲兒，
先報那人知。

註 ①在杭州。②芙蓉，就是荷花。

縣治東，蘇軾謫黃州時居之。

③湘靈，指所謂湘水之神。

④在今湖北黃岡。

四二 繡 枕

凌叔華

大小姐正在低頭繡一個靠墊。此時天氣悶熱，小巴狗只有躺在桌底伸出舌頭喘氣的分兒，蒼蠅熱昏昏的滿玻璃窗上打轉。張媽站在背後打扇子，臉上一道一道的汗漬，她不住的用手巾擦，可總擦不乾。鼻尖的剛纔乾了，嘴邊的又點點凸了出來。她瞧着她主人的汗雖然沒有她那樣多，可是臉熱的醬紅，白細夏布褂汗濕了一背脊，忍不住說道：

『大小姐，歇會兒，涼快涼快罷。老爺雖說明天得送這靠墊去，可是沒定規早上或晚上呢。』

『他說了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必得送去纔好；不能不趕了。你站過來扇扇。』小姐答完，仍舊低頭做活。

張媽走過左邊，一面打着扇子，一面不住眼的看着繡的東西，嘆口氣道：

『我從前聽人家講故事，說那頭面長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聰明靈巧的；我總想這是說書人信嘴編的，那知道就真有這樣一個水葱兒似的小姐，還會這一手活計！這烏繡的真愛死人！』大小姐嘴邊輕輕的顯露出一弧笑渦，但剎那便止。張媽話興不斷，接着說：

『哼，這一對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裏，大家看了，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門也得擠破了……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着合式親事。唔，我懂得老爺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有紅鸞星照命，主……』

『張媽，少胡扯罷！』大小姐停針打住說，她的臉上微微暈紅起來。

此時屋內又是很寂靜，只聽見繡花針撲撲的一上一下穿緞子的聲音，和那扇子扶扶輕微的風響。忽聽竹簾外邊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叫道：

『媽，我來了。』

『小妞兒嗎？這樣大熱天跑來幹麼？』張媽趕緊問。小妞兒穿着一身的藍布褲褂，滿頭滿臉的汗珠，一張窩瓜臉熱得紫漲；此時已經閃身入到簾內，站在房門口邊，只望着大小姐出神。她喘吁吁的說：

『媽，昨兒四嫂子說這裏大小姐繡了一對甚麼靠墊，已經繡了半年啦，說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線。我不信。四嫂子說，不信你趕快去看看，過兩天就要送人啦。我今兒喫了飯就進城。媽，我到那兒看看，行嗎？』

張媽聽完，連忙陪笑問：

『大小姐，你瞧小妞兒多麼不自量，想看看你的活計哪！』

大小姐抬頭望望小妞兒，見她的衣服很髒，拿住一條灰色手巾不住的擦臉上的汗，大張着嘴，露出兩排黃版牙，瞪直了眼望裏看；她不覺皺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會兒再說吧。』

張媽會意這因爲嫌她的女兒髒，不願使她看的話，立刻對小妞兒說：「瞧瞧你鼻子上的汗，還不擦把臉去。我屋裏有臉水。大熱天的這汗味兒可別薰着大小姐！」

小妞兒臉上顯出非常失望的神氣，聽她媽說完，還不想走出去。張媽見她不動，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說：

「去我屋洗臉去吧。我就來。」

小妞兒撅着嘴掀簾出去。大小姐換線時偶爾抬起頭往窗外看，只見小妞兒拿起前襟擦額上的汗，大半塊衣襟都濕了。院子裏盆栽的石榴吐着火紅的花，直映着日光，更叫人覺得暑熱。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膈肢窩汗，濕了一大片子了。

光陰一幌便是兩年，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線活，小妞兒已經長成和她

媽一樣粗細，衣服也懂得穿乾淨些了。現在她媽告假回家的當兒，她居然能做替工。

夏天夜上，小姪兒正在下房坐近燈旁，縫一對枕頭頂兒；忽聽見大小小姐，便放下針線，跑到上房。

她與大小小姐搥腿時，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閒話：

『大小姐，前天乾媽送我一對枕頭頂兒，頂好看啦，一邊是一隻翠鳥，一邊是一隻鳳凰。』

『怎麼還有繡半隻鳥的嗎？』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說。

『說起我這對枕頭頂兒，話長哪。咳，爲了它，我還和乾姐姐嘔了回子氣。那本來是王二嫂子給我乾媽的；她說這是從兩個大靠墊子上剪下來的，因爲已經弄髒了。新的時候好看極哪。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繡的是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頭一天，人家送給她們老爺，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當

晚便被喫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在地上，便有人拿來當作腳踏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腳印。少爺看見就叫王二嫂檢了去。乾媽後來就向王二嫂要了來給我。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祇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裏的小魚兒，真要繡活了；那眼睛真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繡的。」

大小姐聽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小妞兒還往下說，

「真可惜，這樣好看東西毀了！乾媽前天見了我，教我剪去髒的地方，拿來縫一對枕頭頂兒。那知道乾姐姐真小氣，說我看見乾媽好東西就想法子討了去。」

大小姐沒有理會她們嘔氣的話，却祇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繡過一對很精細的靠墊，——上頭也有翠鳥與鳳凰的。那時白天太熱，拿不得針，常常留到晚上繡完了工，還害了十多天眼病。她看看這鳥比她的怎樣，

吩咐小妞兒把那對枕頂兒立刻拿了來。

小妞兒把枕頂片兒拿來說：

「大小姐你看看這樣好的黑青雲霞緞的被子都髒了！這鳥聽說從前都是凸出來的，現在已經踏凹了。你看——這鳥的冠子，這鳥的紅嘴，顏色到現在還很鮮亮。王二嫂說，那翠鳥的眼珠子，從前還有兩顆真珠子鑲在裏頭。這荷花不行了，都成了灰色。荷葉太大，做枕頂兒用不着……這個山石旁還有小花朶兒……」

大小姐只管對着這兩塊繡花片子出神。小妞兒末了說的話，一句都聽不清了。她只回憶起：她做那鳥冠子，曾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黃的線，繡完纔發見；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一次記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繡……荷葉太大塊，更難繡，用一樣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

做完那對靠墊以後，送了給白家；不少親戚朋友對她的父母進了許多諛詞。她的閨中女伴，取笑了許多話；她聽到，常常自己紅着臉微笑。還有，她夜裏也會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穿戴着此生未有過的衣飾，許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羨慕她，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那種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永不願再想起它來撩亂心思。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來。

小妞兒見她默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頂片兒，便說道：

『大小姐也喜歡她不是？這樣針線活，真愛死人呢。明兒也照樣繡一對兒不好嗎？』

大小姐沒有聽見小妞兒問的是什麼，只能搖了搖頭算答覆了。

註 ○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這三十天中都是大熱的天氣。

四四 湖畔 Lamartine 原著

嚴蘊梁譯

在時代的汪洋裏，

新的波濤，

天天把我們送到了新的沙隄，

把我們引進了漫漫的長夜；

在時代的汪洋裏，

我們那得有一天，

把我們的銀錨繫住？

湖呀！忽忽又將歲暮了，

看！清漣的波濤，

又將逢到新年！

我孤獨地坐在那岩石上面，

想：從前你也曾看見

我的同伴坐在那裏……

有一夜，你記得嗎？

我們幽靜地任着清流蕩漾，

遙遠望不出水色天光，

只聞到幾枝蘭槳，

一下一下地擊着那汨沒的波浪……

忽而來了一種世外的神韻，

間斷了明媚的湖畔的回聲，

——波浪頓靜，

我的同伴口吐瓊音，

在這幾行裏寄託幽情：

「歲月歲月！別再前飛！

「韶華韶華！別再消逝！

「好讓我們回首再嘗一嘗

「平生佳日的甘怡，

「匆匆流過的甜蜜！

「啊！不少可憐的人，

「在向着你們哭訴苦求；

「爲他們，你們快快飛，快快流；

「帶了他們的憂，帶了他們的愁，

「快快飛，快快流！

「但是，請讓逸興盪飛的我們

「却在這裏淹留……」

湖呀！

無情的岩石呀！

深秀的林壑呀！

你們沒有遭時代的摧敗而零落，

時代也許要給你們一個新的裝飾。

啊！造物的美麗的手迹，

請你們至少爲我

保留那一天的回憶，

那最甜蜜的一天的回憶！

選自慈 六卷十二期

四五 采蓮曲 朱湘

小船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嬌嬌。

日落，

微波，

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蓮舟上揚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間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樂聲應答着歌聲。

藕心呀絲長，

羞澀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蠶繭，

絲多呀蛹裏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沈，

波升，

波上抑揚着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誼譟，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蓬，

耳鬢邊暈着微紅。

風定，

風生，

風颺蕩漾着歌聲。

升了呀月鉤，

明了呀織女牽牛；

四五 采蓬曲

薄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

衣香

消溶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聞，

虛空裏裊着歌音。

選自草莽集

四六 洛陽遊記

徐宗澤

(民國廿四年七月)廿六日午後，我乘二下二十五分車，離開封到鄭州去了。坐定不久，有一位在車上服務的先生，忽然來近我，問我是天主教的神父嗎？我說是——到那裏去——鄭州——從那裏來——從上海——上海有一位徐宗澤司鐸，你認識嗎？我說：就是我——他很驚異地說：就是神父嗎？他似乎有些不信；又問說：徐神父是聖教雜誌的主任，就是你神父嗎？我說：真是。他問我後，我也開始問他的履歷了。這位先生姓薛名懷玉，河北長垣人，在隴海鐵路上任膳車總管事之職，已有多多年。他是一個新教友，領洗不過七、八年左右。他的入教，完全是因他閱看了許多天主教的聖書，因而信從的。他今年二十八歲，很誠懇，很謙和。他是一位很熱心的教友。

四下二十分鐘到鄭州。我即下車，到賈主教公署；承主教歡迎接待，有賓

至如歸之樂。是晚，我們聚談有二下鐘之久。主教救靈神火，非常熱切；他的傳教方法，很切實際。往往傳教士自己同傳教先生到鄉村中，借一房屋居住，不怕吃苦，菲衣薄食，和鄉民同化。始而二三人前來聽道，繼而十多人；不久張三全家來了，李四也全家來了。聽道的時候，也隨各人之便。鄉民和教士親密往來，眼見教士的日常起居，所作所爲；因而感動，全村都肯保守，學習道理。一村傳教成功後，就到別一鄉村，做同樣的工作。一教士如此傳教，別的教士也同樣傳教。又有國籍若瑟會修女，也到鄉村去勸化婦女。并且各新教友也做傳教工作，就是去勸化親戚朋友進教。因此一年的成績，很有可觀。本年有成人付洗一千五百人；去年有一千四百人。以少數的教士，而感化許多的教外人；又以有限的方法，而收穫很大的效果；真引起我不少傳教的神火。至於栽培新教友的工作，主教也毫不疏忽。各本鐸區立有聖體會，以便養成新教友勤領聖體的習慣。凡進會的，不但自己要熱心，且個個要作成傳教員，向自己的

家屬、親戚、朋友、勸教。主教又說：『聖教起初時，除去宗徒及少數教友外，大抵都是外教。外教的羅瑪，成爲進教的羅瑪，其惟一的方法，也是各勸自己的人進教。爲什麼在中國，依恃天主的恩寵，不能做同樣的事呢？』

每年的新教友，在主教座堂做避靜。據說去年男女教友來的，有二百多人，一律均守好默靜，卽婦人也如此。這樣訓練成的教友，自然有熱心的根基了。鄭州主教座堂共有教友八百，每年領聖體數有二萬六千。

繼而主教引導我參觀教區的一切事業，真是應有盡有：如男女學校，保守間、育嬰堂、老人院、工作場、田園、花園、牛棚等等，宛如一小徐家滙。二十年前鄭州分劃爲新教區時，一切事業，都該創始。二十年內的成績，着實可觀。

廿七日晨，我在鄭州主教大堂正祭台舉行彌撒。是日雖是平常日，教友來堂望彌撒並領聖體的很多。早膳後，我同主教又去參觀若瑟女修院，都是國籍修女，共五十七位。修女的服裝，都是中國衣裳。在這裏，又設有天主堂醫

院，每日施診約二百人。尙有小修院一座，因路遠，未曾前去。

午後乘四下二十二分車，往洛陽去了。鄭州以西，風景很好。過汜水後，多土山，土質堅密，不高不低，如塔然，層層疊疊，上上下下，灣灣曲曲，斜斜歪歪。我無以形容，故用了許多字句，爲引起各人自己的想像。山上一方空地，一塊平原，凡可以耕種的，沒有不利用。人民又於山坡鑿洞而居。洞很深，冬溫夏涼，別有一種自然風味。我想都市中住洋房的市民，夏則用電扇取涼，冬則設水汀得煖，萬不及洞居者的天然自得哩。洞居者並非都是貧民，也有富者。你只審察洞戶、洞牆、四周的土垣，就可知道了。火車經過處，有山岡很高；於是鑿山成洞，車行其中。山坡斜形處，火車如在夾壁中行，很有趣味。汜水後，就是鞏縣。鞏縣東北多山，又當黃河之衝。今年水漲，縣城在水中央，縣知事辦事處遷居別處。過鞏縣就是偃師。我們都知道這次偃師水災，慘不忍言。據這地人說：水未入城之前，縣知事卽率工人外出搶堤，及見水勢凶猛，湧湧而來，大禍難免，乃

進城閉門，不准人出外；想這樣，至少城內居民，不致死於波浪之中。不料伊洛二河的水滙集而來，高二丈有餘，冲塌城垣約八百丈。當時適值夜間，全城陸沉。現在城內積水盈丈或數尺不等。

我在車上，遠望風景，很有興味；薛懷玉先生又時來講話，頗不寂寞。天將晚，薛先生請夜飯，款待很周到，很至誠；旅行中遇一好友，也是一樂。夜八下二十八分，車到洛陽，我即喚人力車至主教公署。承巴主教殷勤接待，無限快慰。不久，我即安睡了。

廿八日。天氣很熱，但熱得爽快。晨六下二刻獻彌撒。早膳後，我開始準備外出參觀了。

我出主教公署，喚人力車，進洛陽城。城比開封城小，也少新建築。我先到舊書坊，採訪各省方志，但一無所得。這處書店，也知道徐家滙天主堂的藏書樓，說道：『你們有二千數百種志書，再收，也恐難覓了。』這裏舊書店不多；古

董店反不少，售陶器，碑帖的獨多。但有許多古物是偽造的。我是門外漢，又無古董癖，不過走馬看花罷了。且在北平和開封博物院已看見很多，所以不甚在心上。但早晨的光陰，都消磨在舊書店、古董店中。

是日天很熱，遠過上海天氣。午後乃休息，不外出。迨炎日下降，出西關去參觀周公廟。廟在西郊五賢街，相傳爲東漢太學故址。建於何時，不可考。國難時期，南京政府要人來洛陽的很多，因有議保存古跡者。民國廿一年，考試院派員督修。正殿中供元聖周公，兩廡供歷代名宦。後殿爲定鼎堂，供周公，左爲召公，右爲畢公。前代崇祀，以周公爲先聖，尊禮同於孔子。周公廟中又有一事可記的，就是有許多歷代石碑的保存。這廟雖有黨國要人修葺過，可惜無人保管，現在已坍塌不少。

是日晚，天氣稍涼。巴主教公署中，地下也有洞屋二處。夜飯前，同主教入內取涼；內外的熱度，竟有天地之別。據主教說：洛陽教區中，聖堂在洞中的，有

多處，且很深，有門有窗，堂中有祭台，教友跪凳，苦路像等，悉如平常的聖堂。可惜我沒有時間去觀看，并在那裏作祭，否則也是一好紀念。

廿九日清晨，喚人力車，往遊龍門。龍門在洛陽南二十五里，有兩山對峙，崖石壁，立伊水中，出北入洛河。

龍門的名勝是佛洞佛像，洞有大小，大的如高廳大廈，小的如烏籠鴿龕；佛也有大小，大的高七八丈，小的不過一二寸，都刻在山石上的。

余遊觀時，適當正午。天氣既熱，升降崖石，又很疲腿力，幸在伊水之濱，有一清泉，乃以雙手掬水，飲了再飲，飲得舒暢而止。又尋路而至一村，村上的飯店，不很衛生；我乃以二大毛買了十七個雞蛋，又以十二枚送給同遊龍門的二浙江人，剩下五個，我卽以之充飢。

洛河兩邊並無高岸，河牀甚淺，和平地無甚相差，水無時，可爲通行的路，所以我們也在洛河牀裏行走。河內有沙泥，有石子。我回到主教公署尙早，到

後不久，卽大雨傾盆，約一小時，夜間又大雨，天氣很涼了。

三十日：昨夜大雨，我的遊興並不減少。彌撒後，早膳。早膳後，喚人力車到離城廿多里的白馬寺遊覽。白馬寺是中國第一佛寺，相傳是漢明帝建造的。車出東關後，因昨夜大雨，不容易前進，我就下車步行。穿鄉過村，倒可以探問民間的風俗。途中遇見洞居的人家，我入內觀看。又和村婦談話，知道些農民的生活情形。

回到城內，天尚早，所以又到舊書店內，看了一會書，買了些舊家譜。三十一日早晨，我乘了七下四十一分的車，離洛陽往中牟。在洛陽三天，承巴主教與諸位司鐸誠懇的招待，真是件頂快慰的事。

節自聖教雜誌二十四卷十二期二十五卷第一期

四七 蛇肴與鼠肴

陳心純

中國的諺語中，有『著在杭州，死在柳州，食在廣州』的話。這話的意義，便是說：衣服的原料，要算浙江省的杭州爲上選；死後選擇墓地，要算廣西省的柳州爲最適宜；如果愛好吃的，那麼，要算廣東省的廣州爲最佳。實際上廣州的食物，的確是豐富的，尤其果實方面，枇杷、荔枝，乃是天下之珍。至於肴食，最特異的有蛇肴、鼠肴。

說起蛇肴，我們中國有毒無毒的蛇，有數百種之多，而不論那一種都可以巧妙地加以烹飪而登諸筵席。從秋到冬，乃是蛇味最鮮美的季節。酒餐館的門口，便有幾百尾的活蛇被陳列在鐵絲的籠中而蠕動着。客人窺見這個鐵絲籠，向着廚子說：『那條烏蛇！』這樣點定了，廚子便伸進手去，將指定的蛇無誤地抓了出來，決不會掉槍花欺騙客人；有時還可以當着客人的面，

將牠宰割。大抵是煮成蛇湯。美味之外，另一目的是強壯精力。如果吃得過多，就不免要頭痛，因為蛇肉是那麽亢上的。

「喂！看看這菜單，請隨意點一樣吧。」

當我初次蒞臨廣東時，東道主江君把那張紅紙金字的菜單遞了過來。我雖然不懂，但是看了一回之後，我說：

「這個叫做龍虎菜，龍鳳菜的，是偉大的東西呀！龍和虎，龍和鳳的菜肴，究竟是怎樣的呢？」

江君拍手笑道：「龍虎菜是蛇和貓，龍鳳菜是蛇和鷄啦！」

「原來如此！」我失笑了。

因之而追想起來了：不論在香港，不論在廣東，碼頭上有着蠕動的麻袋被拋卸着；原來這裏正是裝着捉捕來的貓。不論什麼地方的貓，偷了來賣給廣東的酒店，便成了這個生氣勃勃的名字「龍虎菜。」

在距離廣州不遠的潮州地方，鼠肴是有名的，並且還是吃活的幼鼠。這名稱叫做「蜜啣」。

剛生下來的幼鼠，在三四天之內，只舐着蜂蜜和糖蜜。這樣飼育着，不但把鼠的腸胃潔淨地洗滌了一番，並且使牠的骨變成柔軟。於是這種幼鼠活活地裝在巨大海碗裏面。吃的時候，把尾巴捉住將頭蘸着醬油，放進嘴裏，加以嚙噬。那鼠是吱吱吱吱地叫着；在那吃者的唇邊，尾是在抖動着。

至於爲什麼要吃這種樣子的鼠呢？據說：是可以旺血液，愈衰弱。但是，我是無論如何不敢領教的。

廣州人也有把鼠宰割了，做成像魚乾一樣，畧加焙一焙之後，放在飯上面而嚼得津津有味。

四八

誰是萬獸之王 Clyde Beatty 原著

溥祺鈺譯

博物學書上這樣告訴我們說：獅子是萬獸之王。這話是真的嗎？或者老虎、象、非洲的水牛、哥利拉（非洲的大猩猩）或別的莽叢中的權威者，也有資格擁此「萬獸之王」的稱號呢？

憑着我自己，在獸檻裏工作了十六年的經驗，和參考了別的動物管理者、動物學家和曾攜着來福槍和照相機在叢林中游歷過的專家的意見，我想來回答這「誰是萬獸之王」的問題。

當我第一次涉足在鋼條圍成的決鬥場上時，第一個必然的疑問就是：虎能戰勝獅嗎？不，我想，在大多數決鬥中，一隻發育完全的虎往往被一隻發育完全的獅子戰敗。你祇要觀察獅虎二方面在戰鬥時的準備，你就可同意於我的結論了。

老虎戰勝的希望，是依靠在牙齒和四足上。牠像烈火一樣，憤怒地衝撞和咬牠的敵方，但除非被牠擊中了要害，牠的攻擊是沒有甚麼大危險的。牠跑時飛快的速率，能彌補牠在身體重量上的缺點。假使牠一旦被敵方壓在下面了，那末牠會很敏捷地採取一種自衛的方式。

獅子却不然了，牠戰鬥時像狗一樣，祇用前爪和牙齒。牠攻擊老虎時，集中了牠的力，咬着對方的喉管；牠自己的喉管，却由重重的鬃毛保護着。牠沉重的前身，足以勝過猛虎。

當戰鬥時，獅子就不像「上等人」的風度了。一羣獅子和一個敵人戰鬥，却沒有一點良心上的不安。我曾看見六七隻獅子和一隻老虎鬥爭。在另一方面，假使一羣中的一隻老虎捲入戰渦，那末別的虎祇「袖手旁觀」，有時雖也會舉舉前爪，可是絕不是爲了正在戰鬥的同伴的緣故。

自從最初我開始將這二種動物關在一起的時候，就有二十五隻老虎

在馬戲場內鐵檻裏被獅子咬死了，可是獅子却沒有一隻受傷。然而二十五隻被害的老虎中，有二隻是西伯利亞種，其餘都是孟加拉種。我想：假使那較大較強壯的西伯利亞種老虎多出來幾隻參戰的話，那末，老虎方面的傷亡一定不會如此重大的。

照我的意見，非洲的大耳象應是莽叢中的主人。在開浦城 Capetown 的博物館裏有一具象的標本，大小有十二呎二吋長，重量在七八噸之間。這種厚皮動物的腳却是很靈活的。一隻狗躺到地上再立起來，要比一隻龐大的象，來得麻煩呢。這種象可由後腳立起，前腳立起，還可把頭豎在地上。

不多幾年前，一隻非洲大象逃出了馬戲班的樊籠；就有一隻老虎，也逃出了樊籠去追逐那象。因為虎象之間相互地仇恨着。老虎飛跳上象的背脊。象想震搖那虎下來，可是那企圖祇有使虎圍繞咬着象的後腿。最後，象拼命地一踢，虎也就被掀到地上躺着了。當虎立起來時，看見一隻小駱駝立在母

駱駝旁邊，虎的注意力就由象移到駱駝上去了，牠很快速地殺死了那二隻駱駝。

在墨西哥馬戲場裏戰鬥時，「白乃」，一種矮腳的象，曾連勝獅子好幾次。

我們要替莽叢中的戰士們列成階級，那末非洲的水牛也是不可忽畧的。牠有殘酷的性情，尖銳的角，堅硬的前額，四隻尖銳的腳蹄，和別的足以殺戮敵人的武器。打獵者曾告訴我，有一次一隻獅子埋伏在一旁，等一隻水牛走到充滿着水的洞穴裏去時，那獅子突然出其不意從背後跳到水牛的背上去；水牛想把獅子掀到地上來，用角戳死牠，可是牠的企圖失敗了。

用了牠雙重出角的鼻子，犀牛常使莽叢中的獵者們發生慘局；但是牠短距離的目光，使牠不能列入最高等的戰士裏去。大猩猩的胸部和雙臂很有分量，並且有很高的機智，和許多戰鬥的武器，但是據已故的曾在非洲腹

地消磨了好多時候，專門研究大猩猩的習性的大探險家馬丁·約翰遜的意見，大猩猩在戰鬥時並不像我們所估計的兇狠。

河馬在形狀上似乎性情很好，實際上却很善於戰鬥。我知道這件事，實因為我起初的時候，曾做過一匹河馬的看管者和訓練者。牠形狀雖然和酒桶一樣，但在轉動着牠八千磅重的身軀時，却敏捷得驚人。在水中，牠最能發揮它的擅長，而且大家都知道，牠能用鼻尖把一隻本地的船掀翻。

別人告訴我說，印度有幾個地方的土人，懼怕着懶熊，如同忌憚吃人的老虎一樣。懶熊雖然身材短小，却天性兇猛而不易馴服。別的熊類也一樣。我所認得的馴獸人中，有六人以為北極熊是野獸中最危險的一類。在我早時的一個包含着北極熊、俄國熊、獅子、老虎、黑豹和美洲獅的表現中，凌御着這些猛獸的是一隻俄羅斯熊。我們在一個大獸籠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一定會在南非的大草原上發生。住在六十方呎的獸籠中的野獸，和在森林中覓

食的野獸比較起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我所知道的講來，一隻老虎在山林中能襲捕別的動物，而在決鬪場的柵欄中却不能夠。

有一天，當一隻孟加拉虎羅格正在走到最高的台上去的時候，突然被潑林斯，一隻性情不好的獅子，出其不意地捉住而拖到了地面上。鈴聲開始之前，另一隻獅子已加入了這場混戰。羅格開始用敏捷的行動退到籠子的柵欄邊，爲避去從後面來的襲擊。二隻獅子兇猛地要想咬着牠的頭頸，但他把牠們反擊回去。我用竹竿把牠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潑林斯和二隻獅子蜷伏着，擺出一躍而上的姿勢。但我的空槍的一擊，使牠們再不敢有傷害人的心思而回到了自己的台上。混戰就這樣地結束了。

有一次，我的廿一隻獅和九隻老虎演了一幕「擊昏而後拖出」的活劇。活劇是這樣開始的：一隻名叫斯納的雌虎突然從台上跳下來，想經過決鬪場的門和木通道而回進籠子裏。我命令牠回上去；但牠躲在台的鐵腳的

後面，不服從我的命令。於是一隻雌獅躍在牠的背上，另一隻名叫荳克的雄獅抓住了離牠最近的老虎。

除了最高的三隻老虎外，其餘的都跳到了決鬪場的地上，並不想戰鬥，而只是想離開那決鬪場。那些獅子像人一樣地立起來，同時撲在牠們身上。那地方雖然已完全陷於紛亂，我仍能注意到一隻老虎吉斯探。牠撲擊着，踢着，抓着，正在單獨和七八隻虎子交鋒！這時，那三隻處中立的老虎仍是非常鎮靜。這晚上好像不是牠們打仗的時候。

我正要離開這個「瘋人院」的時候，吉斯探突然向我奔來。幸虧在路上正有二隻虎子等着，我才能再走向安全室去。我離開目的物不到幾步的時候，一隻虎子從戰場中退避下來，坐在安全室的門的一邊。於是一隻雌虎停止了爭鬪而坐在門的另一邊。吉斯探從獸堆中退出來，又停在我的路上。所以我只能在這二個自我任命的衛兵中間的空隙中溜出去。這次騷動

在我所有的紀念，只是一件碎裂的襯衫和一條抓破的手臂。那事件最後是把阿母尼亞噴入決鬪場而給束的。阿母尼亞的烟霧消散之後，地上橫着一隻死老虎。還有一隻傷得異常慘重，後來也死了。

每一秒都在戰鬪中的吉斯探，後來走出來的時候，身上只有一二處輕微的表面的抓傷。

獸類中雖然強弱不一，但却很不容易定出絕對的標準，也不能確切的指定誰是萬獸之王。猛獸制勝別的動物的天賦利器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善於咬齧，有的善於衝撞，有的善於撲擊；各利用對手的弱點和自己的擅長，為獲得能延續牠自己生命的戰利品。在每一種天賦的特長中，我們簡直能夠發現每一種動物都可譽為「萬獸之王」。

四九 美與同情 ①

豐子愷

有一個兒童，他到我的房間裏，便給我整理東西。他看見我的錶面合覆在桌子上，給我翻轉來。看見我的茶杯放在茶壺的環子後面，給我移到口子前面來。看見我牀底下的鞋子一順一倒，給我掉轉來。看見我壁上的立軸的繩子拖出在前面，搬了櫈子，給我藏到後面去。

我謝他：『哥兒，你這樣勤勉地給我收拾！』

他回答我說：『不是。因為我看了那種樣子，心情很不安適。』是的，他曾說，『錶面合覆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氣悶。』『茶杯躲在它母親的背後，教它怎樣喫奶奶？』『鞋子一順一倒，教它們怎樣談話？』『立軸的辮子拖在胸前，活像一個喫鴉片的老頑固！』

我實在欽佩這哥兒的同情心的豐富。從此我也著實留意於東西的位

置，體諒東西的安適了。它們的位置安適，我們看了心情也安適。於是我恍然悟到：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學的描寫中所常用的看法，就是繪畫的構圖上所經營的問題。這都是同情心的發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於同類的人，或至多及於動物；但藝術家的同情非常深廣，與天地造化之心同樣深廣，能普及於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類。

我次日到高中藝術科上課。就對她們講這樣的一番話：

世間的有各種方面，各人所見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樹，在博物家，在園丁，在木匠，在畫家，所見各人不同。博物家見它的性狀，園丁見它的生息，木匠見它的材料，畫家見它的姿態。

但畫家所見的，與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樹的因果關係；畫家只是欣賞目前的樹的本身的姿態，而別無目的。所以畫家所見的方面，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實用的方面。換言之，是美的世界。所以一支枯木，

一塊怪石，在實用上全無價值，而在中國畫家是很好的題材。無名的野花，在詩人的眼中異常美麗。故藝術家所見的世界，可說是一視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藝術家的心，對於世間一切事物都給以委曲而熱烈的同情。

故普通世間的價值與階級，入了畫中，便全部撤銷了。畫家把自己的心移入於少女的美秀的姿態中而描寫少女，又同樣地把自己的心移入於乞丐的病苦的表情中而描寫乞丐。畫家的心，必常與所描寫的對象相共鳴，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備這種深廣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劃，決不能成爲真的畫家。即使他能描畫，所描的至多僅抵一幅照相。

藝術家的同情心，不但及於同類的人物，又普遍地及於一切生物無生物。犬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的，都是能泣能笑的活物了。詩人常常聽見子規的啼血，秋蟲的促織，看見桃花的笑東風，蝴蝶的送春歸。用實用的頭腦看來，這些都是詩人的瘋話。其實我們倘能身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廣其同情心及

於萬物，就能切實地感到這些情景了。畫家與詩家是同樣的，不過畫家注重在形色姿態的方面。沒有體得龍馬的潑力，不能畫龍馬；沒有體得松柏的勁秀，不能畫松柏。

爲了要有這一點深廣的同情心，故中國畫家作畫時先要焚香默坐，涵養精神，然後和墨伸紙，從事表現。不但如此，普通的人，對於事物的形色姿態，多少必有一點共鳴共感的天性。房屋的布置裝飾，器具的形狀色彩，所以要求美觀者，就是爲了要適應天性的緣故。眼前所見的都是美的形色，我們的心就與它共感而覺得快適；反之，眼前所見的都是醜惡的形色，我們的心也就與它共感而覺得不快。不過共感的程度有深淺高下的不同。對於形色的世界全無共感的人，世界恐怕沒有；如果有的，必是天質極陋的人，或理智的奴隸，那些真是所謂「無情」的人了。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讚美兒童了。因爲兒童大都是最富於同情的，并且

他們的同情不但及於人類，又自然地及於貓犬，花草，鳥蝶，魚蟲，玩具等一切事物。他們認真地對貓犬說話，認真地和花接吻，認真地和人像玩耍。其心比藝術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們往往能注意大人們所不能注意的事，發見大人們所不能發見的點。所以兒童的本質是藝術的。換言之，即人類本來是藝術的，本來是富於同情的；只因長大起來受了世智的壓迫，把這點心靈阻礙或銷磨了。惟有聰明的人，能不屈不撓，外部即使飽受壓迫，而內部仍舊保藏着這一點可貴的心。這種人就是藝術家。

聖經中說：『你們不像小孩子，便不得進入天國。』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黃金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我們可以因了藝術的修養而重新面見這幸福、仁愛而和平的世界。

註 原註：十八年九月廿八日爲松江女中高中一年生講述。

五〇 毅 力 ①

止 之

近來社會上發生了一種流行病，——一種很可恥的流行病！——就是任何團體裏，學校啊，工廠啊，鄉村啊，城市啊，少數的暴徒得了勢，多數的善良份子，竟然無抵抗地屈服，俯首帖耳，要簽字就簽字，要出錢就出錢，要長就長，要短就短！

這真是可恥！

你們屈服的善良份子，——好人呀，你們自己覺得可恥；那些少數的暴徒，——壞人，也正在趾高氣揚，恥笑你們，奴視你們！

爲怎麼這般地屈服呢？

信從了他們的胡亂語麼？不是的；你們很明白孰是孰非。
想得些好處麼？——不是的；你們單是犧牲品罷了。

你們是，是怕他們的虛聲恫喝，怕他們的冷笑暗拳，怕他們的沒有上彈的手鎗是了！

然則你們原是好人的，原是很願意爲善的好人；不過缺少一件寶貴的東西——毅力——爲善的毅力！

你們愈怕懼，他們愈猖狂；你們愈屈服，他們愈凶狠。

好人呀，欲免却可恥；只有仗着毅力奮鬪，表示那百折不撓的志氣，那樣牲到底的精神！

但是毅力是那裏來的？

是在我們的道德心，責任心，義之所在，水火不辭。自問良心，這是我所應做的拚命去做；這是我所不應做的，抵死不做。

切實些說。有毅力的人，不怕罵，不怕苦，不怕死。

牢記這三句。每天晚上，把這三句問問自己，考察考察。

小事上多多操練，大事上也便易了。

休忘記，你們究竟還是多數啊。團結起來衆志成城，力大易舉了。

毅力單是好人能有的，壞人斷不能有的。他們沒有良心可以自信；他們的目的，莫非是尊榮，金錢，享福作樂；他們只有烏合，只有暴力，只有欺壓懦夫的本領；他們終必利盡交疎，反相賊害。

勿遲疑。勿畏縮。精神上最後的永久的勝利必歸於有毅力的好人。

選自滙學雜誌六卷第八期

註 ①此文作於民國十六年針對着當時上海的工潮學潮澎湃情形。

3